

# 靑藤書屋文集卷七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七言律詩

###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玉皇龍號眞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壇中祝壽千官滿宮裏傳旛兩道長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 九重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子
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一行
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匣
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弄輝
安得姚家紅線縷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禖呈瑞色

主人臺榭有輝光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愈長
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投老入
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羽衣
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暎苑墻銜花泛羽唼群芳霜迷萬瓦單棲渺
草綠千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流黃

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女彝時寄蓬萊集載登州海中蜃景）

牙門遙映列僊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别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値春花帶葉抽山障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蕩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筯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尙賓呂君天台之約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欣烟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龍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麗
作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别沾泥帶水不能歸
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
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
最是虎邱此時節淸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 時子初解繫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豔葡萄千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劒出應雙躍㠎觀緣多且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園逼東隣鈕給事家

紅葵古盌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眞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㖞深給舍酒厨東壁是縛拚畢卓可能禁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收死士

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雨弩矢成行夾晝輪
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主客集魚鱗

十四夜

野外虛堂夜不扃遙遙秋漢數峰青舊栽菱葉侵河路
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
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朵光閃雪搖冰偏倍晝
迷枝浸葉總生涼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整夜粧

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蘂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墻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都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栗梨雲鬬淺黃萬點綃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會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艷映斷長天别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暗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顙籠巾半覆鍾千古真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畫裡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減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簷飛細雨除清暑燭笑麤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廹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

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澌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知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會與衆人群幕外閒聽說使君破劒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詼諧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淸千山見日天猶夜
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沓𡖖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
歸來正値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烟嶺樹蒼舊遊會記泊桅檣對啼江岸霜初歇
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縑素翠衣今復見茅堂
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雨宿齊雲下憇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攢嶶袤更向松間尋舊侶

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儼若遊
歸路欲迷何處覔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堦酒未酣豈有滿庭持漢節
終無箇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魂夢亦甘
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劍之鐔

下第同値九日登塢士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婦
葦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幾層

話了出門月初上岈蘆汀菊也相應

訪王芝之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喬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卧行單坦片氈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攜一少伎同坐鏇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劒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裀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會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尙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酡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矣
四十五春知老何幘軟漸知髩髮少興豪那計酒籌多
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遶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
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金波
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縶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水

手拖蒟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卑品欲拔雞羣亦上昇近日嵇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豁然堂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窻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凉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泱泱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海棠

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連歲雪多甚

雲黃亙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幔吏人彩仗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參師曰半斜不向秋風怨團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篳身爲雨夜繡茅君線作霞見說緱山閑姊妹尙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去
是水當門盡遶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花隈
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錢
塘僅一勺而夜氣滃之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
一杯江氣欲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大還
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孝陵正韻漢高彷彿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而是日陵監晷陳其先
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柹葉學書才不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醑家廚釀霜折紅蕉道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詩朋酒斯亭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緣桂隔年疎彩暈
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外僧
醉後忽呼長劍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砧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洗
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瓦醉喚紅裙緩下樓
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鷫裘

邦憲死 朱氏而俠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遥幾度
詎知此别卽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客眠
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卽潸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血
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
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悽霜雜霰飛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寓之

西隣為朝元觀多棲方
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已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萁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上谷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厓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鶻處閣道都欄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將登黃樓問 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

有髓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黃樓
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烟鑾輿新幸北郊旋圍花韎軡蒐春日
細柳旌旗㨾辦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
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文皇九葉元

張雲南遺馬金囊 時余倘羈而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暑淸遙聞謫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
馬棱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古攬春餳

年來不爲臨卭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堠台吉求生款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戈年佩鶡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鎔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梢畔露麗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窆石也魚鱻也楊梅樹下亍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啟予塟罷桓碑猶豎卯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菡萏鬚中氣所居即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鱉浮尸出八尺黿蠵臥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
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
烟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慶成與宴圖

躬耕既喜陪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左个
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饔盎歸餘瀝馬後蹄肩帶割肴
笑語細君將毋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甕謝雞鳴之妙景輒馮

短錫𨚫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趺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鷲鳥冀文殊之親覿别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敷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佛家以耳為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時内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鷟事即杜詩李少監也李侯高廟錫家有所賜手書又有眞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色罌鶩直賤丈前醲月斜苑樹寒孤鵲字暗番經集萬蜂倘有御緘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為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興國

隣家兄弟逼炊烟不見于今四十年頗有長顉堪佐暮

頭多短髮尙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大川
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
玉露淸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上
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㬥郊西新魄正垂弓
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矣
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夢

說向人間恐未眞風雨故將銅網罩魚龍欲活石橋鱗

尋詩正是迴驢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晞三握

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氷仍綠水稍聞鄉雪盛黃精

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水

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騷短雞偏促雪滑泥長馬不堪

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大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子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同李生眞是可憐才生匆解識徐家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鎮千埋不得青楓剌繡任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蠐螬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獝手提一串縛狂獶饑來換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宦

胡牀雪夜斗牛裘親待同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最
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捐厮養百鞘朱提買絡頭
倒死瀟攔姑諾諾大宛終敗匿驊騮

自坌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晃晃
故來樸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兠冒以紅氊
疲羸數頭匣劍笈書相後先冰氣栗冽肌粟晶
晶如南夏痱痤苦吟凍肩倍聳憊甚矣却贏得

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去

半日關山雪裏過銀髩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成河
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氊擁數騾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鐺纔地主
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處家
想見皇都堤草綠春鴿細語遶梨花

代壽黔公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群星北
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刼火王喬奉藥儻九泥

何如翊戴勳臣府𠂆永鏞金書鐵馬䗁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事
勝會見鷺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烟霧百蠻香
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爛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錦
光添繡褓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髮弧矢先懸志四方
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高阜

亞夫墓 墓在巢縣此亦廬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千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酋王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輒屢阻於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頓渦涎亜燕子
般般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路通
一語稍嗔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儂應坐視犒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
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鼠腥逃井蛻骨專車雪硬風
莫倚豢龍終豢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樊弔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旣難扶後主

廬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息聲
腦子不靈尤恠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趙氏
一宵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魄存
安得扶筇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虎
行藏四足畫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簣時泛荷花到若邪

記得萬峰高頂鹿竟睎黃犬獵人家

香烟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甌待爾灰軟度低窓領風影濃梳高髻綰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京賈漸疏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烟妙賞始今朝龍拏雲霧終傷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遥細思絶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欞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僊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又

薝蔔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何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㑅蛾眉雪挂佛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烟時陽成鏵口飛逃汞
太古坑中刷臭絲想見當初學造化亦如此物辨恢奇
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窓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煆銀杏
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烟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
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蟣虱窠窠逃熱瘴

烟雲夜夜輥寒氊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揷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布香毯

春興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鍤挑深筍兼好提尊餞落梅雙蹇百錢苦難辦片槳孤舟盪莫催見說山家兜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紫洪筍絶佳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

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攝提尙復指蒼龍當時小祿慈闈繡
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千蜂
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淸一枝帶藥馮吾折
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何黥
因思花草猶難掇却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雨天忽燃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盜砍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饈飽小巾箱舊閱鞦韆在臨濟賦詩數十首幾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舶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爕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攏何方發箇箇會揚着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微赴李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褸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會蒙公子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弔天險羊腸路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攬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秖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一見書

至

天寒地凍正霜宵破冷風號入帳驕茸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脊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尚滯遼好買紫團蔘一搭急鞭歸馬補虛勞醉後跌損脊爛而瘠少陵病馬詩日暮不收烏啄瘡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楝粱今喜梗柟勝市場春後皆青草
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眞足仗眼前修短劫難憑
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
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鼓鼙
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相傳蕭翼竊蘭亭記掀閣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罍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

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韆薦清明還競夜餳非
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閶門記憶微

重修乾清宮成迎慈聖再御輔臣用此題選翰庶時予客京師漫賦

閶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軿移慈顏既近趨承易
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曲花繇輦路舊時枝
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
百鳥圖中態未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

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待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聖慈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學却照金籠别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䳇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映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淸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媚客前遙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命書貞松白石畫中公再舉鄉飮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入旬尚有嬰兒色

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蠅作字夜燈前

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

粉額縣題晚暎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店

買筍眞教揀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官稾止栽桑

僦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兎肥壞榜幾更金刹字

饑魂應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
千古興亡眞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先生齒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蟲無魚蝦古人往往
如此用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日紗一竹靑靑支國杖
數榴灑灑動江花社筵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萬家
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食

雨共青燈管夜愁萬戸新粧譁月鏡一天彩勝亂風毬
流思忽到苕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爭飯豘羹又換春橐印可望天上客
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急柵暗縲藤鼠正巡
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圖夜大風雨冰厚
尺詰朝得子廿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榻三人雨

冰斷黃河一夜風馬僊豈堪重蹀躞烏飛何苦辨雌雄雲天萬里嘗嫌窄恰作庖犧鎮日籠

王師挽章 師蛻棺以兩瓦甕頓駐蹕嶺庵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箇邊刼火只思將骨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瀟然作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再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注參同契成家釜炊飯盡黃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出嬰兒已而復入殼時尚縶

黃粱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寬終有兩

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濵刑且養生見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柚將菡萏誰邊水割取蓬瀛若箇峰江左枯棊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先巡撫貴州遷擢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岸草春

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 白牡丹姓張名珍奴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漢水鴨頭教作帔
隴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輩逡巡醉可頻
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鍊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翩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
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鑱柄故壓梅花入帽簷
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 何仙姑食雲母粉而仙去予亦稍畫

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灞水驢邊色
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
今朝穆滿觴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嫋嫋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劒底白猿鏖越女
槎頭黑瘦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仞霽後人多曝一簷
笑憶小姬誇黨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揷髻鴉海鮫輸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

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榼赤稍併付酒人家

蛺郎迫使劉伶去恐别青旗燕尾义

青州贈鼉磯研副以詩奉答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繡

雀臺萬瓦賤漳銅醉來好蘸張顛髮老去羞箋鄭氏蟲

應有紅絲蝸匣底宮鬟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聾矣 長洲人向佺 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目
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漁津
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弩
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縛蟹麤
却問黃塵飛未得秖言鹹濕滿頭顱

又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甓魚龍後

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陵風
蓮姫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滹沱合
信是鰍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襪年年舊雪漲城陰
阿宣也鎖書堂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笋籜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誾將邛竹杖
一篝輸與老門生邇來婚嫁麤酬債此去風波任打萍

五嶽高頭誰掖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懸婦弔集弔集云懸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紿其子不認其母云少時乳母也

孀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眞見一兒生噴乾口血梟初大

絲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崢嶸爭奪雪百吟風雨響窓晴

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中郎别唱行

擬弔蘇小墓

一抔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

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

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闌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等
趙尉栽儂定幾行蜀魄啼盂乾夜夜猩魂搏血濕蒼蒼
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憨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蘂逐時開當取當壚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帕
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畨買一朶分簪破帽來
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篋茜奩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闌干笑語腮堪譯
浣火衫裙焰未凉白浪有絲陪賈客江潮無伴醉檳榔
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菡萏
海人澆醉歌枇杷似聞此地春猶雪悔上孤帆曉載霞
臘社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遍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

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耗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箇底（底字鄉語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上

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朵茜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春箔卧銀僵扶桑蠶長七尺子如燕卵

又

扶桑一擲百樗蒲賈舶槌趺馨鏇塗萬鉢鍬鋤宼汝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盡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木奴

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頻中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鬓對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煖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崔閤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襞榴花無槖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暗際天烟漲一裙紅細腰迴雪憎魔女濃顏闌燈笑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尙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名成器休寍人時予初出繫吳勦倭功多在處有碑

紫頷舊映郡齋長聞道顏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遙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淸涼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此枚貰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興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再扣哀鸝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窓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贄文得貂帽領皦其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裌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盂嘗一腋收狐白

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空囊
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磬 敝儆多竹而鷄𠯿振林每歌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舊
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誚一葉師襄入海遊
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一束丹青半贄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棊得
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贋估傾箱拵共蠹魚饑

臥遊忽奪正惆悵壁隙何遮風太吹

賣書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況書乎作音傚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繙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書我亦王家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迹巾箱一日去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凉雲絳色微朝來南烏北龍飛一九自弄元黃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刼鰲蹄撐略住大人龍伯負將歸何年姤復鞭爲馬數盡河沙未放畿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莫言白首疎狂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温風輕散凍數尖濃葉醉塗鴉試教拄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筭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杪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幕日莫紅簾訝美人小頬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宵唇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賞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岣嶁山人於靈隱寺 時被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岣嶁詩客學全眞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
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槳八
兩岓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時一舊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溝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畔
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酩酊歸何事望到茱萸節尚賖
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鏈堆沙

某伯子惠虎邱茗謝之

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
紫沙新鑵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炧一燈
合向吳儂彤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其子成進士疏母節

三遷近俎若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嬰臼少
誰家嫠婦帝王知高齋客飯宜餅髮落葉寒機幾斷絲
見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鮓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

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
羅敷雖老攜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梢詎許牛涔活
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獺穩搖鬐
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鯖正在斯

擬送巡滇者先君後先兩撫賊敘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襜帷冷
幾驛紅氈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沐黔宼

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土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撫

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高頭

況無杯酒爲儂別安得忉忉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

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染

小兒百件欲拏迴言歸背問遲和早再到宜 知得與不

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苦濕雪
折足雙鐺愁斷烟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谷不成遷
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瓦轟折椽跋凍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
買傭呼酒賒百錢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窻前
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黰黰天

送婁某丞丹陽乃祖御史

吾兄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雙杪長松聽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鱘鰉糜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餞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剩之特旨

鯫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嘗口腹省教半李奪蠐螬百年生死鸕鷀杓一殼元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螯膗下村醪文待詔卻唐王黃金數笏而小人持一篭饈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齒時崩苜蓿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勝賞猶懸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東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邱紅袖會酣樓上舞
黑風仍墮海洋舟偷醅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留
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棲遲高樹顛向夕旣來迴客夢
凌晨特去喚霜天韻飄籬外雛俱集頸漲花前繡愈圓
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

燈前直聽幾宵闌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爻喧亂鳴欄五寸卽且留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肩自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背横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飈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頹然雙棲入夜遮烟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梵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禁况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垂手
曝衣帷障一邊陰不辭搖拽將池遠似解蹁躚照井深
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歌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鷳俄殪於野貍信至燕京以三曲

予四畜鷳而輒敗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保公行閩分諸廩饋一爲錢子酬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杜甫詠鸚鵡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鷳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掌

綉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成空定知此夜魂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素姿馴態碧山空劇爪貪涎一飽充殘菜幾乾遺甕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攜兩鑾嶠四迴豢養一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憶昨含悽下主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正憐妙羽搖孤雪怂爲饑饕爛一腥草色應枯武夷道書聞亦濕建陽纓

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擀濃陰渾覆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太眞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父黃泉一笑嫗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鍬函夜壑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眞贋總輸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鮮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鐺油

十七夕宣城中遶溝皆流水至是冰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墻倒酒劇戀河高松入座無人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鶻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烟波愁日暮半程風物趁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舶舸晚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 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已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典寶君之譜

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子不能道之至若
其不求似而有餘則子之所深取也急掀一過
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飄然於是呼管贈典
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
跨驢向霸橋而畫思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又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寄
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倍團
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山館障闌干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固是難攀折入帳還應惱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擕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岸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收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塲門前畫静堪羅雀

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中郎
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宦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
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新春
相隨惟有孤龍劒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淸秋落葉

白帝乘秋秉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意

搖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淒隨角散孤城月白伴砧飛
鏡中不久緐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牛巖竹淚猶啼月
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藁砧還破鏡秖持完璧碎強秦
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　曝黿死於牛觸實事也道人言之

徽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下
廣陵濤色漫窗來曝黿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石埋

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弟子
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鸜鵒當泥迸帳裡桄榔入夏淸
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廬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
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莖蓍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自呼
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
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
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賒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趂風嫌未急
簷堦負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眞應捉領襟
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韲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榼榼清酤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𤥨最難客路是長安虀鹽雪糝充瓶立蔗藕霜消飽腸酸四海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青藤書屋文集卷七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八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亦未匝兩把而廣團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拄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生蒼赭騫撲又若龜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特一世所

無即鄧林見之亦當却避而偃也然所云丈餘者榆橛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援以植者或云文皇子視之非百年中物云文皇蓋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行殿當槐處意槐植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參戎宅圃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迺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直贖之遂稍新其搆用以備講武饗士予過鎮公與萍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榼至爲數酌起

步稍北得曲甃似以浮笋而涸不流問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漱冷不可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而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籠目尖成兎絛絛結綰龍乘涼翠葆颯撑暑碧油烘開府何年買天王舊物鍾賓鷊飛遞外塞略坐籌中鵬翼垂天下鼊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泓的的朱門

照霏霏綠霧濛千雲榆所接影月桂能通赭莢承新蛻
青絲斷墜蟲五楹團廣廈百柱卓雄風大漠馴驕子長
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烽矢石無忘備尊罍
稍可從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巃虬擬皇情悅黃猶御
氣家長陵如可作願柱大明宮

水仙

棄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挿金雁織女洗銀河敢
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烟行作雨不黛黑掃成蛾渡海
群騎燕橫江或跨鸞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剩馥迷

湘芷餘嬌付越荷兎房秋杵藥鮫室夜珠梭道子描難
似非烟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進兩宮

並賞殊瑞聞而賦之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鶵向壁只道㔶從梁易
許青藜映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並語
栽薇處交栖覗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壇潢御水沿
溝峅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遞拂宵麻
素爭搖曉禁暮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未及郊禖候

先歌命鳥章兩宮看帶笑萬乘盼生光或向罘罳度閑
馮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墮綃襠啣蝶欺殘粉捎蜂
糝嫩黃古詞皐首蓿新曲斷滄浪出入皆清禁差池半
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巾揚巷咏偏諧詭廷裁必雅
莊冰霜俱入句咀嚼總生凉飲啄如知介飛鳴逈不常
瓊瑤報聖主文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
看今稷契還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賡酬久玆晨伴侶稀百觚澆鶴卵一硯匣龍磯漸

到鳴灘岍徼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搨字墨光肥霜白
興雞早茅紅掣兎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水遠緘
魚斷山深脯獸睎客來供鹿蹠雉下謷羅扉竹筏何會
爛躭元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輟耕錄持荷筩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暎長壕黑時泗巨浪漫有
顛背積垢無尾不藏瘢出沒漩渦口崔嵬鶩岍端巴蛇
吞未下灩石浸還乾決盪麓泥落吹噴細雪殘鼻卷荷
屈水牙劃藕穿瀾逐隊趨蹄易呼群拭背難秣芻厮養

習湔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不爭儔力大共荷主恩寬帶濕鷲鈎鐵攜凉臥槖搏竈鼉心不畏鼠豖頷何攢昨曰誰狂走今朝爾頓安從玆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圍團遶棘柴青天縣鮒涸黑洞鎖龍乖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鍤許渠埋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眞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身去盼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淸夜裏去聽長卿回細
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眉下
波含柳顫心風落梅對人蓮欲語袖手藕藏芳浣水傾
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縞珮響細衝瑰絲帳愁單
掩朱脣似善詠冰絃寫離怨洞閤遠誼廐曉戶玲瓏啓
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莓苔蜀國倡嬌薛河
中色妙崔試將同佇立正慲兩徘徊宮髻鬟一尺明珠
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烟煤或薦珊瑚枕如傾玳
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按曲迴成雪徽車響軼

雷翟衣眞帝也荇菜合悠哉箜篌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眞若遡沿洄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採藥人聞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罍皎似珠遊浦淸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鬬草砌隅臺約伴攜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猜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偎臨波郞帝子食肉亦蓬萊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合稿復

令灰絶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毋乃夢蛇
虺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隤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騄
豔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恹恹湊
兩難爲粲爲屏併作傀儡香新熱餅獸鼎舊安能茲畫
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暾鶩臥榻助腕汲新醅持過西
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潮長日初
仄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嗾犬捕雉又張罥上下覓鷗沒
孽夆翡翠毯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處女元吾守明
時肯自媒有時求杜桷不信舍祖徠忌嫉生宮闈匆梁

飽蟹騙秪聞饞婉戀不見斥虺蟦戲論摛多韻談虛遍
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頹既已成圖畫其何忍剝
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為災書舍瀟瀟影奇花一一栽
對卿長比並顧彼獨澆培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
時漢武見又道李魂迴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凉朝興驚六出午晏俛千篁兀
坐愁空甕群棲塞壞墻摶酥幾鶴卵絮柳未鵞黃堪取
為毬打行看挂霤僵明年從大有連歲却餘殃見說開

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髠擔化主十殿做閻王猶記迎春昔長頹此地觴解姬梢誕馬蠻子襖綿羊樓角嬌波聚亭椒嫩呆粧百壚忙酒保四郭擠村娘獸圏攘牛土蟲枝試烏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縣寫躍難爲逸猫蹲易犯妍臀肥隈草㷇尾大刷瓜圓叫喚孤雌别銀鐺舊伴牽坐思禁一飽豎產大如拳

雷

列缺儼雎盱緋冠絳襌襦襪禪鮮舌哆烟焰漲天噓侍從排焦額槐檀塞太虛丸中藏栲栳麥處借旛旗雞吐朝官綬龍逢海犴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逋或見熒鱗尾徒聞遠斗樞金蛇穿雨劃赤兎駕雷屠煨燼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鐺斗何工煆硫磋若祭儲旱乾於閂魃冬蟄伴泥豬萬竅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滛威神鹵莽僥倖鬼揶揄昨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聲海白跳珠但劈梧桐去何曾打郎

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蘤發莢檐玉蘭爲媵姊木筆是曾元十一齊蓮菂尋常類馬肝圻難劙海蚌瓣厚落河蚶香色無非斂蜂胥有自開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好孱我昔南過嶺巒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和荔燒天紫同柳蓋海炎别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不道孤亭畔言柚徑尺團逸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太華尖崩半平原

頳脫刓鹿遮樵者夢魚枕美人丹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覩咏歌附驥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轤牽遠井破屋傍隣椽脫帽當茶竈持鍘掘笋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却說渠家圃如承帝眷惓瓜雖非五色蔕却領雙圓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纊縣孿胎咽井紐蜼尾鼻俱穿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癭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未羡三眠柳

那論並蒂蓮嬌黃濃鬢鈿淺黑撅針綿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晝捲月令特書傳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駢拇從來賤重腫自昔憐馮他開估校何處定媸妍

宴游西郊詩有序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攜尊亭兩區而翬矯迫若珍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飄結幄鳴

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騖大白屢浮爰揮紫兎雖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蒟醬木瓮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舉其尤者他可知矣園樹有白櫻桃

芝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凌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衛幨排擁薇並馬得崢嶸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擘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蒟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掛木瓮剪虎綴冠纓絲扇臨杯

寫蒲團就几凴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菡萏含冰腦
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甍熟果從枝摘磯
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買竹金千鎰溫瓜
火一星鈎彎遲桂魄流曲擬蘭亭菱藕堆盤雪蠅蚊避
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折簡招群彥聯牀勝百
朋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鎭零
舞腰寬 自賞歌曲遲儂聽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
供春色滿尊展晚凉迎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醑觥習池
淹席幕金谷較輸贏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

不進玉笋月誰賡孤悶當蘆發頹軀倚樹撑長空生咄
唶懊緒付娉婷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眞俗話
放浪自浮生毬遶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鴉分樹掠饑
馬望芻鳴入郭斜榆影迴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
絲簾明貝葉書難譯蓮筒吸判醒轄沈驚座睡樓迥景
陽訇朝馬搖鳴佩升烏影畫檽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
鯨

張氏子黃鸝鴻

見說黃鸝鴻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竟

奪春鸝羽金爲漢鴞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稍桂
楊絲亂聊毬菊㩦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惱燕依
人紫愁鷹掠兎蒼香拳開鋏爪妙影閃銅梁江夏埋詞
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夢兆呈妃子
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已音韻合宮商百鳥窺應噪孤
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渾如昨新聞
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鸜鵒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隔

顛孤碧峒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回頭
忽不見交睫夢成賒䃺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照拳明
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眶寒暈啼烟淚溢沙端州鸜鵒
研蠻郡石榴砂睥睨雄生慾迷離媚作邪傾城秋水顧
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如憐蔡家女分
鏡斃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生
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時愁呂紀妙處失黃筌久挂

方知定初驚只欲翮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鷹呼二句亦強眞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嫠非遠物冬狩是雄圖冰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兎烹豈遽韓盧羽搏紛迷素毛獰慘共疎一聲非口吹萬壑偏鷹呼馳影爭

飛霞蹲身卽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㛹微濡固取矜獝

猲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糢糊



青藤書屋文集卷八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九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七言排律

### 上督府公生日詩并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賓客以公自鎭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於今年春

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天闕戢兵海隅
民物熙和甸宇清廓惟茲嘉誕適屆其時萸菊
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彌肅鐃吹協商
飈而並遠慶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
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間嘗一佩筆操鉛以奉
侍幕下雖愚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
於仰清光祝久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
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
知拙陋無所發抒然慕戀恩私忻喜盛事自不

能已於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颸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誕繡褓當年遶巽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產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定遠遙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管領華夷新士馬掃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劒倚扶桑三承寵錫恩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

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到遐荒千齡柔質雙麋鹿
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
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居東久缺斨屢觸歊炎辭羽蓋
轉巡郊野憩甘棠軍中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
敵日轅門標大纛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
寶劍衝星出豫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
量兼滄海涵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
百番貢道出東洋曹彬賜劍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
引至偏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據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

翡翠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
功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待糧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張
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啟衆賓藏鶴鳴流響聞天漢
芝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嗣重陽
樹聯月桂輝花蓂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歌須譯問
文身獻舞傚專塲地連玄嶠仙常集候傍黃鐘日漸長
共以精誠抒華祝況兼佳麗屬錢塘鯫生本住山陰里
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堂前結客憶周郎

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強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徵檄時佩管毫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鴈俱翔縣知陳阮時游魏豈之鄒枚並寓梁博採燕昭期致駿曲存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己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搆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值高門挂弧矢且賡小雅賦桑楊却慚未協宮商調莫並當筵巧奏簧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有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蘺作帶
龍潭水積劒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扇傍
日暎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停何事
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管拂青緗
閑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嘶群行雜錦
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後殘碑蘚更香
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補成行松杉借翠連幢碧
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壁輕裘叔子在襄陽
庾樓無月人猶往郄幕開風客不藏遠眺非關躭麗景

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
却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歲
雪高越瓦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鶴不是登橋聽杜鵑
吠犬從今無一處喘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彤雰暗
杳杳璣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水瀉銀錢

銛鋒插戟包難見深穽穿泉粉愈塡萬里蕭條昏井邑
千家淩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竹眞摧幾個圓
鼻醋醲寒先慣吸虀鹽調劑未堪煎傾危作兎當山頂
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飽吹柔害物素猶拳
綿針絮刺俱叢棘玉瓣銀筒假淤蓮陽德盡闕閶闔上
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
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沙白骨新捐稀如尸蟲穿雲去
細似繩蠅點壁旋急舞魚鱗明扈跋蟹遮蝗陣暗胥騫
袁安臥苦僵猶得解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

有時終露髑髏寃

次夕降搏雪徑滿鵞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之

八十韻

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卯低終宵有許垂鵞伏
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潤掌團團捲擲碎霜梨
紅塲盡海毯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棲崩屋塌簷支正急
窺窓入竇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稜導且齊
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狻猊瓣觚出六擢桃李
瑞舛過三黨稗稊博浪金椎狙擊遍彌天白纛殺機提

鸞髩鵲豬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穿重解深三窟兎
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拍亮誤雞司短曙啼
灰燼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人綈流蘇旣縞堪鈎桂
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難可擬烟蘆舴客幾成迷
公孫被襆凉如鐵子母蚨緡瀉若澌獸徑易漫麋散跡
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周處南山額毴盡蘇卿北海羝
鮫室百窗簾蛤蚌羌胡一國水玻璨饑脾苦逼長安殍
酸鼻寒凄宰相齏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
洪厓走汞流松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髩髻樣

金釵都換柰花鎚儒薹瓦甕鹽韲糝俠噉屠門蒜太鸛
蝙蝠假仙搖石乳蚺蛇馮膽攬銀堤將綳作蓋俱成羽
取綴爲裘盡是麑鷹隼攖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毉
軒轅鏡色飛橋頂歐冶鐔霜掣劒谿蕩樣乾坤成玉合
紛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元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粱簡赤曾題霽微未必清鐘磬
灑急如堪付鼓鼙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却須奚
寒郊瘦島吟成蟄煖肉肥肌屏作闈漸離荊卿僵易水
趙王代姊洽摩笄瑤枝上漢祭雲霧銀鬣行天賭駃騠

併是淩寒貞歲柏不同趨熱媚權烓親淹上國袁曾徹
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從雉兎較罟罘
高培蕢梗團成菌柔倣山毛嫩作荑肖像雛盱變罔兩
塑嬌咽項女蝤蠐粧塗恨少施肌髮刻畫爭先解佩觿
何事井噴煩蜥蜴祗憑陰焰颷虹霓瓠犀璀璨排嫣齒
櫑子齟齬墮老齯解襯柴騧鮮豹犢俄穿翠襪化貂袿
宮奩鏡煖因椒瑾塞壁刀斜謝鷓鴣木稼怕官謠雜讖
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煉石霄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
凍霤尖持燕七首明窓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闐帶

沙礫巃刓令尹珪連日大醎粲儘搦傾筐堆帛取如攜
騎都爛漫糜羊胃庖坦縱橫解犢脆燕頷不醒頹錦帳
蛾眉邀醉疊金椑卽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傖許滑稽
蕩甲搖犀明練組長鵬大鏃拭弧鉀孤烟罷突眞三日
破釜懸膺僅一鼇水木騎羊來代遞勝封弄兩各訶詆
心憂掘閱衣麻矣狂走芃蘭帶悸兮霎爾黃腸漫贔屭
俄然白骨壑鯨鯢爲燈跋燭須臾滅沃鋌消瓅頃刻齎
公向蒼儀騰皓㴔竟忘赤地混緇窠隨飈過越迎關吠
度蘖爲花帶鳥棲蜂蛺諛猜堪蜜蠟清明纔斷正餳餹

西池萬里吹黄竹東郭雙𨓆趼赤𩨨想見穹酉鳴立圖
親看牀足縮趺蹻恰妨青帝迎春仗無救朱炎病夏畦
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幾時千仞消凌蟬
何處雙桑赫海輗形虎似鹽虛晉俎調梅無味枉商鑴
蝗螽未必沈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封莊語夏冰蟲定恠
趙襄冬日褉爭徯風偏助勢長成練月總輸光不到犀
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盡上埋奎豈無黄道𩁹葵藿
斵以丹心許蒺藜火急寄言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士牛一夕添神釆雨霰連朝妬客鞋邀隊本期相跳躑踏遊不暢只擠排冰牢北斗璿璣澁凍滑東郊仗引乖老病似蟲吟葦賣少年如夢憶蓮簰飛香塞巷堪經宿立帽平簷別墁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槌朱鷺水店壚姬餽紫鮭小市溫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荄蕭條邑里難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隅掩鼻眞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靑帝稱今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靑藤書屋文集卷九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五言絶句

題畫墨竹杏花

嫩篠捎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朶朶西施㔩年年墻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墻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搨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趂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桃艷比夭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睡不足春愁奈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深雪打茆茨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夊蘿蔔

圃內一鋤淺毫端兩詫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𢈈司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毛魚作隊遊菱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晝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疎簾三尺雪小簟一枰棊

詠晝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潤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雁群初起

警鴈避羅舠江長起未高眼拼一餉後看到人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趐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鸜哥毛

對岍觀崕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蠹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夜窗賓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羹鯉稻粱餐沈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淸苦

尖頭麻蟄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羌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别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餐霞人絶無烟火色誰牢武陵𨿽來作漁郎食

竹塢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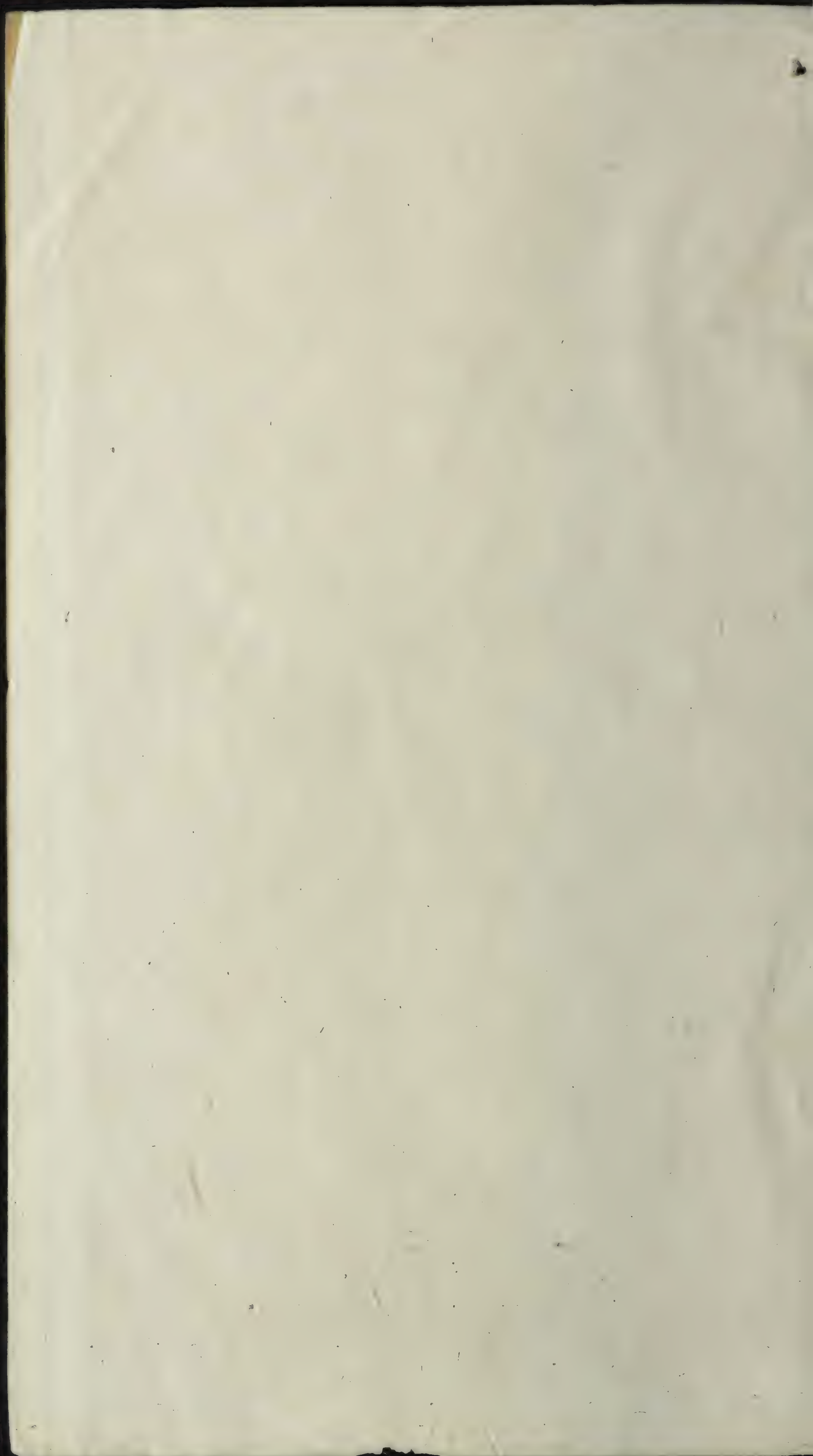
别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様荷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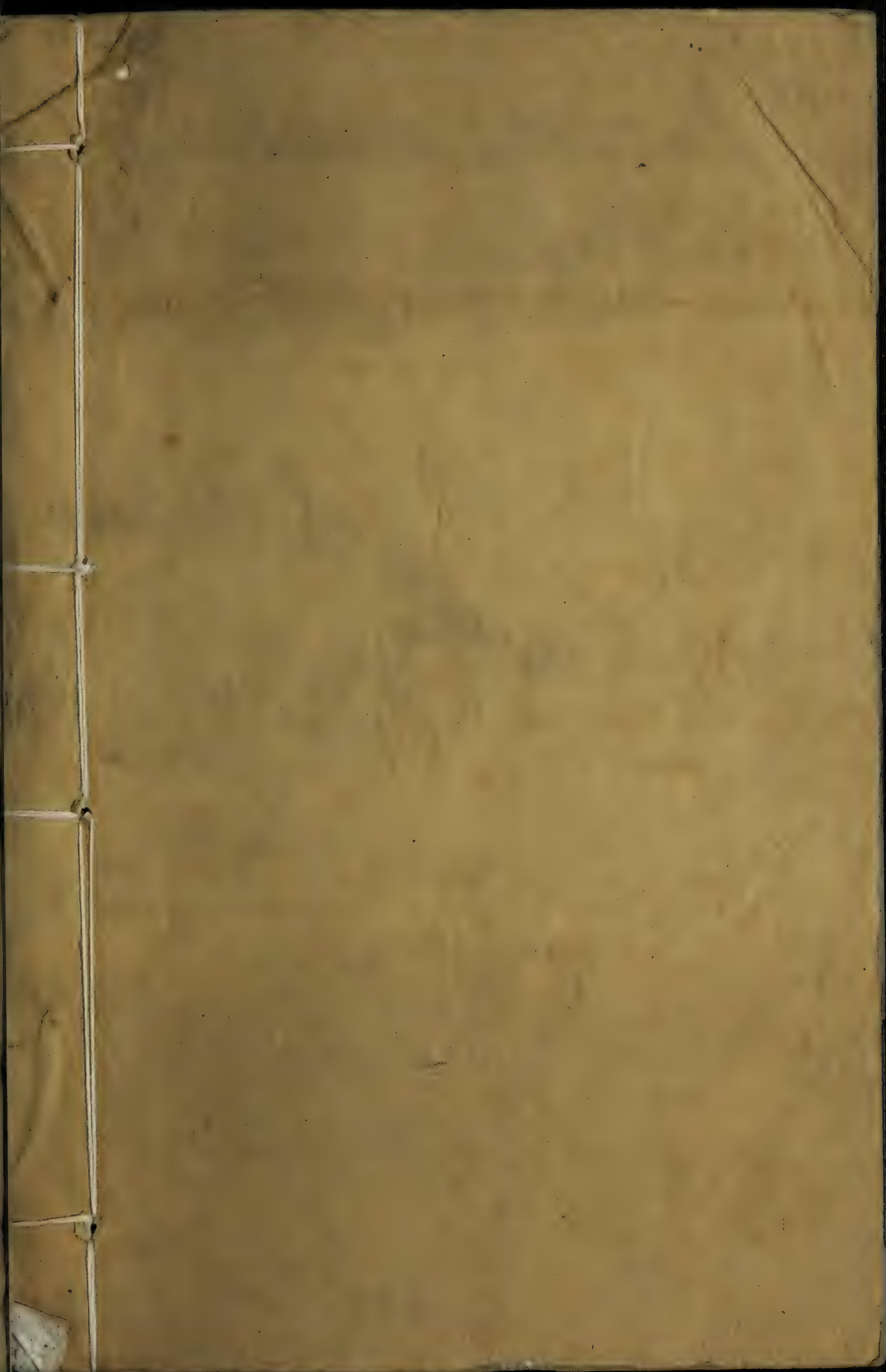
芙渠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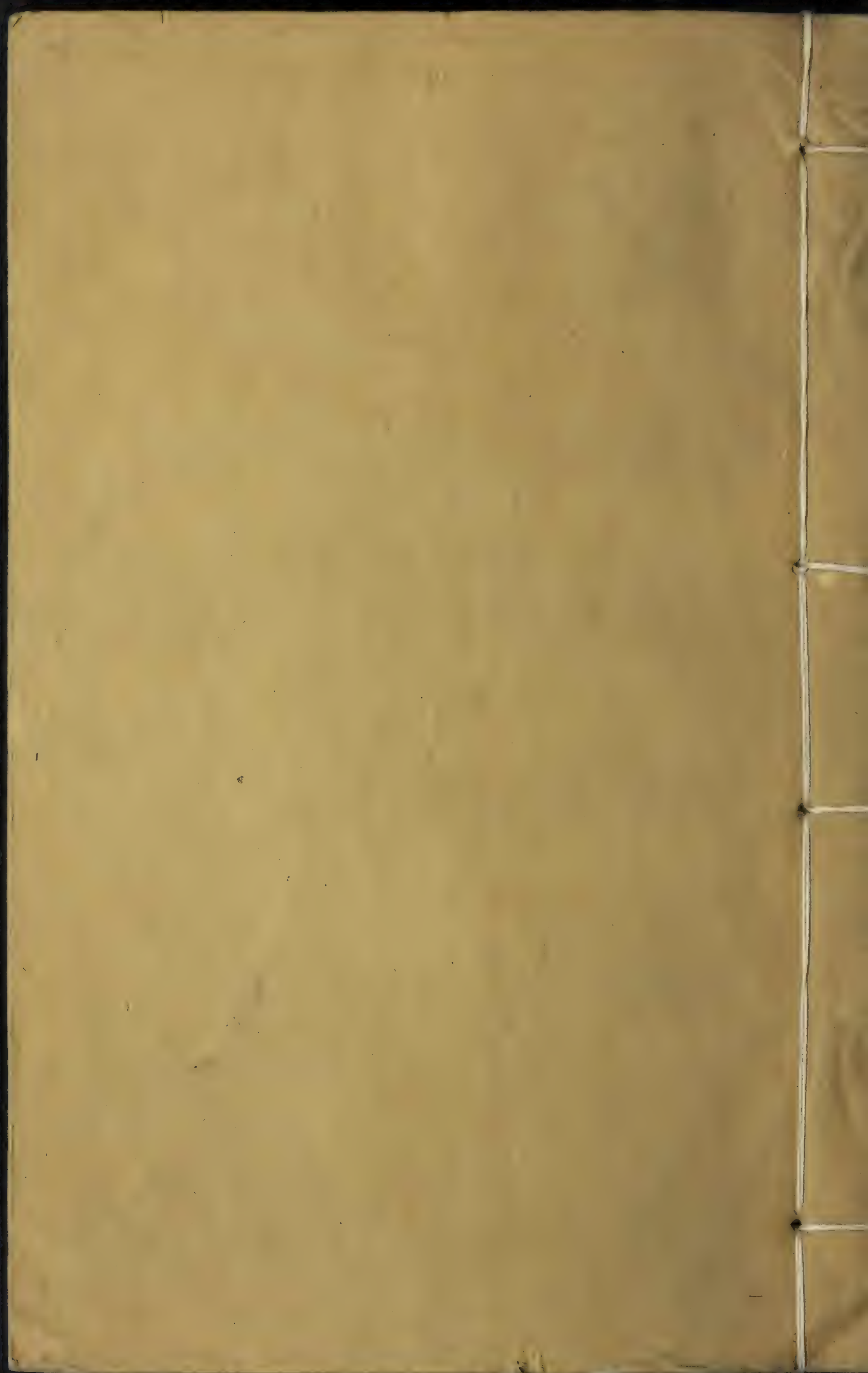
歸何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七言絶句

###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

十載關門傲長官

### 龕山凱歌 為吳縣吏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

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
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淒風秋幾度
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無首有身祇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馮將老譯傳番語

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旗裹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厮養眠營竈
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予合
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絶見遺後
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
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

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了
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在
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

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窻暗

飛盡寒梅雪未晴

内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

頸汗尚泚余為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

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闉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叅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揷鬢紅自送夫君出門去

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

爛柯山下正圍棊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

先禽賊將出洞中

又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嫗乞者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卧元龍安窻偏向梅花角
去暎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泗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
星辰盡夜殞寒流

又

淺水礬頭藤幾堆淸涎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
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號天峰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巵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
騌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煅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
鐵欛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
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眞時月月眞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

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揷頭過市上

疎疎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初綰同心結尙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

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郵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
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
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
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
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鵓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
一邊窓打撲燈蛾

閶門送別

送別閶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半生不解依枝宿
今日翻成遶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

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絶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遥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冉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别畦又掘竹毋數根而去時薄

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春來攜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羡爾宦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别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别離却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入抱

鋳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鋳青銅淩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長怕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船久不到
欲寄玳瑁簪未會

嘉則撥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
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帳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

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為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

眞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巨羅雪裏茶花儂似否

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人云斗牛眼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

只看眉潭白雨毬

又

繡人須榛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

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猛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

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别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盡

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濶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牆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會眞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

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朶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葶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

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

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沒

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

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

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拴馬長鬚鬢插紅却說看山須霽好昨宵濕馬費梳騣

上谷歌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逶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噴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睇儘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槖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
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千金赤兎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碁嫌盡殺
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並客燕時到馬水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鋏削圜枉敎鄧艾裹氈衣莫言屬馬愁難度
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别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一圑蜂子擁人飛

又

墻頭赤棗杵兒班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鞬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揹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賖順川流水落南涯眞憑一堵邊墻土畫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𡷊盤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禽地也得其胄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鐶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坐黃𦋝餵鋏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攣頦挼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宣府之降胡

又此下四首並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叵羅遞與遼東黃鷂子側將雲鬢打天鵞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况能粧態學南閭怵將皁帕穿風去
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胭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
時時茹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萇弘血
傳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紮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睡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入似花枝嫁與遼東厮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解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宼遠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迹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獐麇怕阜鵰

長干行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畫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住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

滿江鶖鶴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

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竈下青衣嫂

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戛江邊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綳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淸貌苦羸却說故人禪竈冷為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轄我飮青春焦革賢閨釀絶倫若舉醉鄉祠祭與沆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跏趺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别

麟

汝寍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歷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

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群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卽今馬家橋至磚橋

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𨚫方樣湊縫所在並襯現紫色𢇁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删削彼處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羌馬獻蘭觔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為吾皇厭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萬歷初有獻千里馬者𨚫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皇眞主聖臣賢盡鳳麟即看閣上千秋畫不羡牛邊數葉麟

又

吾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躕五朵麟尚恐越裳重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淸時麟天不須傷野老沓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語欲傳一語奏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鰣片屬新五馬敢團茶葉餠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圓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午腸鱗甲知何物于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火冷燧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爭翠羽不知鸂鶒在高樓

又

虎邱茶葉崐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看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凫芡菱芡菰香芋落花生薯唐九黄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羮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錦
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瀲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
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
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妍劍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秋日高城大道邊黄花無處不金錢撩鈿惹鬢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鬟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虵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灰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灰窰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簑衣件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憑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畫要看一線午時睛

五洩

紫閬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匣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絶似海門潮正急白頭𪋤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香煙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恨
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鏡
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
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束緋而西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絶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别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嚴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𥹢霞弄日長空上

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濶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

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醬草奔風馬自蹄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别有姿顔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食射穿楊葉一錭風虜最嗜糖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倒與鴟夷留一滴

回韁猶作卯兒姑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榼頭爲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谷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丈
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厓立馬苦迷彎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片
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涼衾枕

未剪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攬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眞新出浴湯溫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終

# 靑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題畫絶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淸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茗帚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衆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

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雨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

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

枉用鍬钁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蚍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

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暎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碁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

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

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

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

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

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閒來問答
眞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眞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
何人不是戲場人右帳竿木偶圖

又

一處飛槌一踏橇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集

也要丹青費筆描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橇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熱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木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

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

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皃牛兩𦈢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靑酸滿樹

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
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遥墨籜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
恐於篷上作波濤

又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

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

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榼

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

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虵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兎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窻涼似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窻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揚向溪藤上

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為言峤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

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

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笋遺許口北口北嘗許啖我以笋戲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笋燒壚曾聞止渴消梅子

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鎖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些用

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荊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

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虵挂一梢應有斷厓藏半幅

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礬盞內空爛潁掃來孤鳳影

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旣然成海蛤轉敎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縧𦈢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怪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兎拳醉裏偶成豪健景

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陁暗裏爭餐鱠
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却憑一七硫黄末
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頴上

頴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綠

但願君爲衞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貰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逋竹梢墨色潮如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

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蜜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眞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

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礙畫船搖想到薰風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眞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

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苧蒲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即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外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

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蘂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
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
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

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

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抛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

却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憑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濱仙子波心立

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

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郄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絶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絶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陸子剛蘇人碾玉妙手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

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
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軿趂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
如此淸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

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抛閒擲野藤中

又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

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毋蚌太鼾眼明珠一夜無人管
迸向誰家壁上縣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
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

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匳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

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眞無奈

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

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
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蕀黃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
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

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東如筆穎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鬬姸料得將開園内日霞箋兩墨寫靑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

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加會見
郤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
短擨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兎申藤善爲生何事胭脂鮮若此

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

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

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

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禿盡
難畫鸕鷀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憑伊遮蓋無鹽墨
免倩胭脂抹瘿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

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朶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

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讓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羮一吸葡萄春五斗

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

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問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鸜鵒類也

又

金縷團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上

飛入誰家苦竹林右苦竹鸜鵒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須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鬬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

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鬣邊忽一逸

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鬣不殊點頷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蠏

魚蝦螺蠏藻萍鮮一榼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甚

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蟹

誰將畫蟹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穴去
付君甲胄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二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
頭上青天憑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粱夢中有客刳腸看

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蝌爪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

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
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穀

片墨圖枝布穀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速
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兎中有一白雛

劣蹟凡毛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眞逸足

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絶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

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

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際

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鷂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

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淸明節

鬬買餳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鷂齊線長線短迴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

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横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

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颶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餳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餳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

可憐帶殺弄傷兒

又

剡藤湘篋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

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使

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鷂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鷂飛不顧脚

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

若人紅襖不鏖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件沒尋拿有人指點春波外

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鷂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

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鷂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

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輩

壞將多少綠蘼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脊如弓項領柔看鷂觀燈都好景

正難高處去撞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鷂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鷂材料取剩糊窓却嚇天鳶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扨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

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鷂兒高别兩三層春郊十里餳糖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

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箑金泥半月歊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纖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　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　可是華淸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麯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眞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子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作時鶻打雪風天停猶燕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栟櫚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咪蜂撩未定戰殺其花　匀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遮將紅葉應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表

###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

過險於泥淖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秪評亦為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釁佇看溟渤都為鷹鸇之地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歴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兹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錬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遥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摶冰天上瑶星應瑞是葢神靈之所召夫豈

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宼彼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淸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玆夷狄尚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歳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遊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

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望闕馳情尙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謬叨閫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凋遠曩昔淮陽之

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恥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效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

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閒歲末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麇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株玉

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䕶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温旨謝表

天語春温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兹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

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塡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代某宗師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

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

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偘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疇昔所聞搢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

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大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

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勦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敢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

不白廷臣未盡非未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
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
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
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
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
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

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

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眞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眞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雖可洞視徒以猜量

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
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
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
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
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救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周公
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
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
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
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葺祭贈謚之

禮悉從故事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啓

###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

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鑾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遄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

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項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同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皐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入秩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

公結社之時蓂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値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鎭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卲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

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延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菀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顚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為計惟知告雖既往尚立嚴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

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戸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戸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用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剤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準甸迥邈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蓂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𢢽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遺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

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黄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毋在而喜頽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

擲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
辟如雉兎觸罥於籠牢盻盻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
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寛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
繼之以泣蓋雉兎之待鼎鐺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
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
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猾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
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

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戸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

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餽魚

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御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膺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

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恆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宼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槖弓而

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冀聆謦欬之珍借筯爲籌亦效悃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蘢葱紛水禽之交戞雙闌虹卧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兎如斯絶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贍

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迹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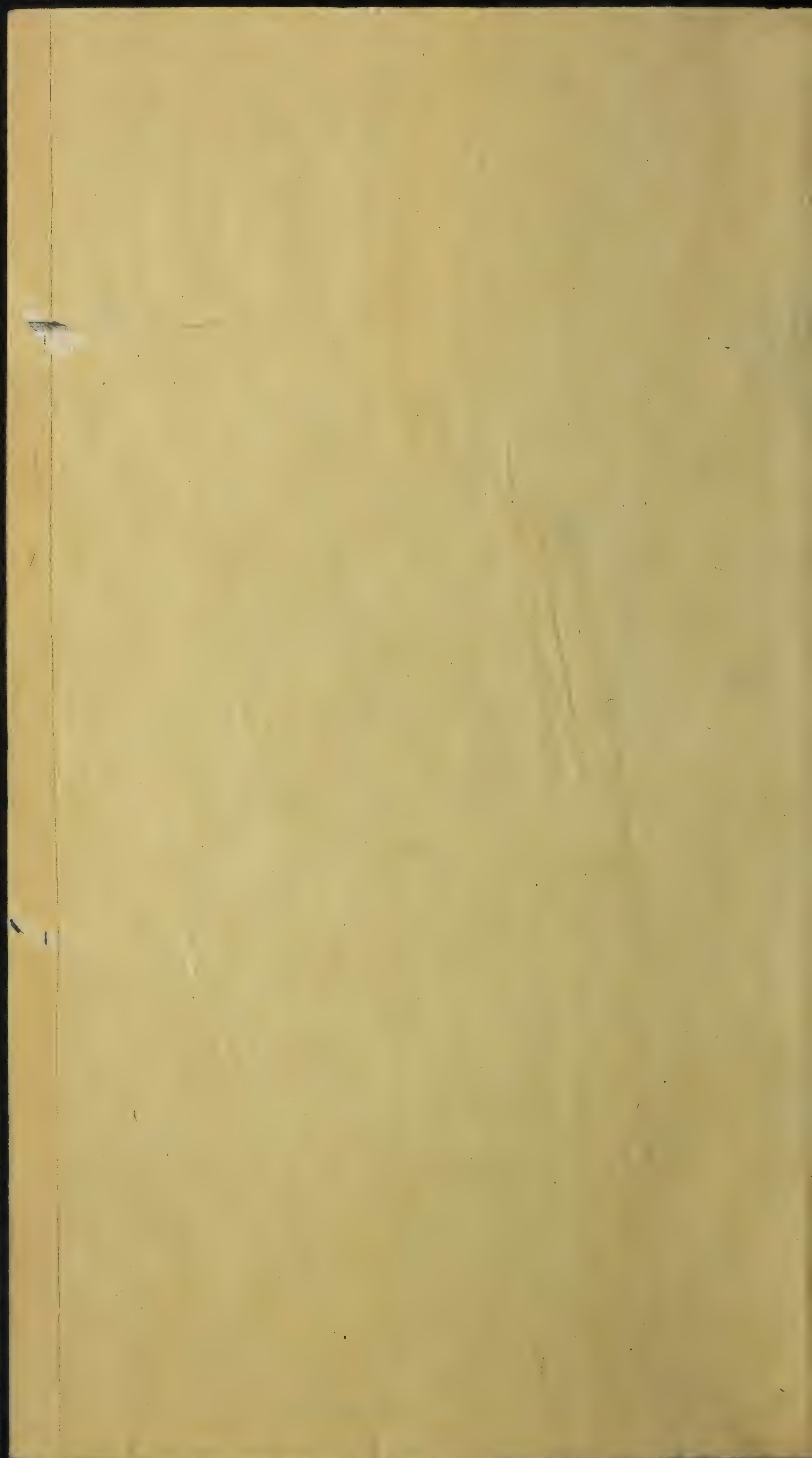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絶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絲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向醒欹枕裁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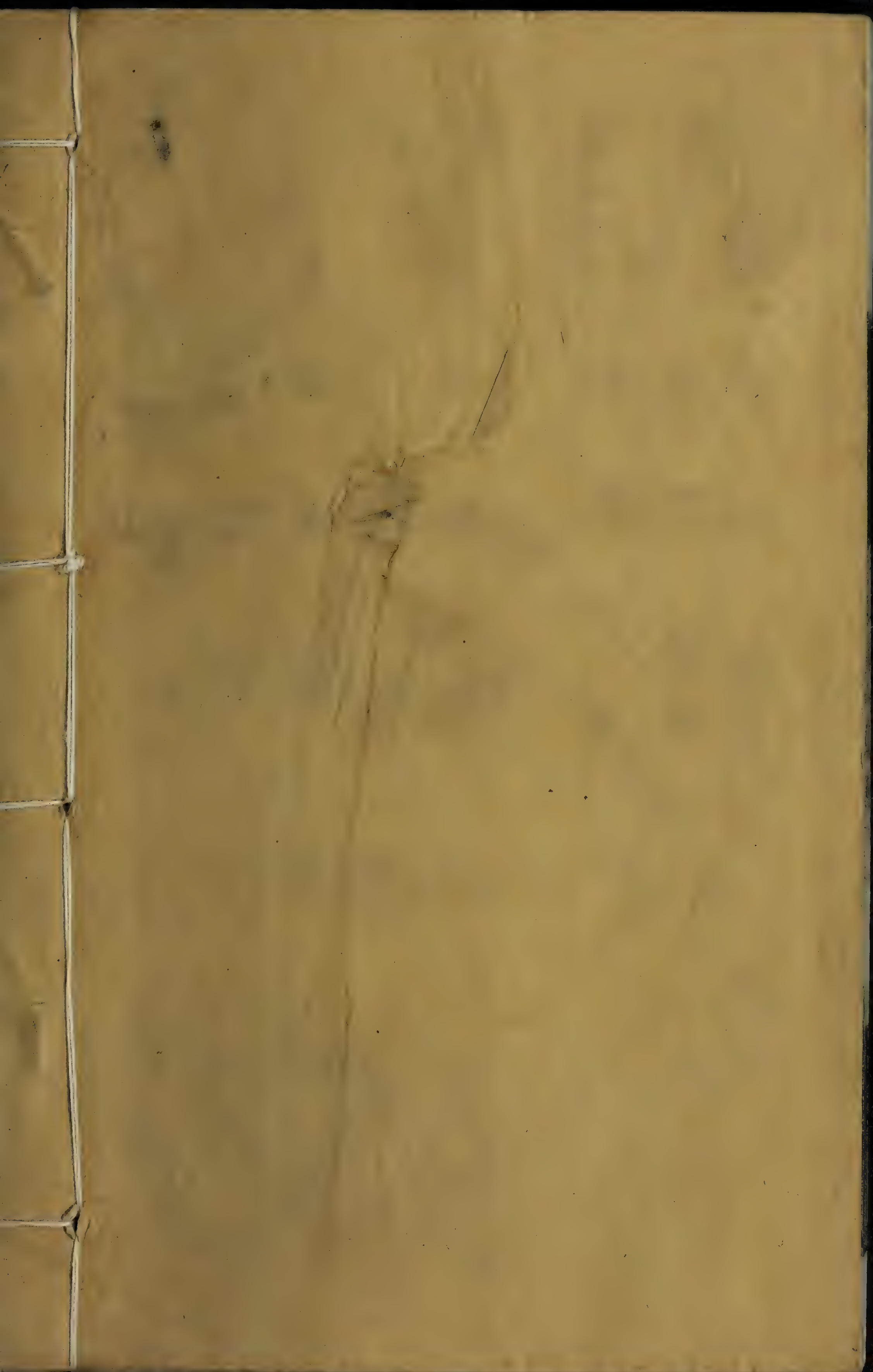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驂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網樵

悴非人偃蟄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
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
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
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
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並逸
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
灑不停驊騮失騄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
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
刻眞愧蟲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山陰　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書

與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書

###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内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卽在内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

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
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
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
匠手靑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
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
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緣紙多礬粉深恐浮糙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潁博十年粟藿為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踢翅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

得兎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即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臠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此之眞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犂不動而淚瀆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圃榭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别去乘醉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眞昨日事耳舊景殢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圉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値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凉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蠏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

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兒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兒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種種正逼歲除眞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

擅技名氏如此此則不若辭也

又

孱從某拜荅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杠橦酒戸也何宜如之慚乏之報耳别帖云云無可荅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疢蠱

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峰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緞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

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儆箑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槖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

可惟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𠠵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體違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劑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款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葢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葢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

斷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鬬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

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

其得主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眞可慮也入秋酷熱伏
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啟奉獻付尊門云待錢
信去便故尙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
體起句絶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
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
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
皆然此直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

黙會亦自有妙處决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諳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遊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

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徒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

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岸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覘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

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薇野斬其榦以搆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淸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旣章卽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凉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偸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

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

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囘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

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戸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

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為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為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

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

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

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

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

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

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

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

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為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

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斂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撥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

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儁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藞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令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點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點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

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為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卹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為無敵之兵永收萬金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儌倖於屢北之間乎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為不可乎夫轉敗以為功

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卽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盧書記之室至如今玆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

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奬而勸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旣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闗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旣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

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闒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

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樸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

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旣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

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致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遮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秪覺其妄然即欲更伸其妄以復非

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即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内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内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

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

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巳所妄見者爲對大槪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昔參同內經篇但除却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

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是嬰兒本相如畧攙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戸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滑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嘗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鼎器即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未簡之圖五相類即靑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

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郎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眞可黙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

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卽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卽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

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白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尙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

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恐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若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

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内甲之後此則諸
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
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
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
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内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
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兑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
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
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内甲一了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
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

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用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
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
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
匡廓消亡卽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
篇特爲挑剔以丁寍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
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眞切
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靑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
寍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倘
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因曩而大豕之萬

一少緩刀鋸尙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捧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合
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
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兒者初九也
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
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
縷圍㚔口中加以人字乃四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
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眞人眞下之
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宜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寍後生語而兪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歛元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

列曰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魄逐宵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

故緊緊接過入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覿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入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

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為情出而為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即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元寂也日月正撣持

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静至黙之道也而不知
者顧譊譊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
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
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
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即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
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
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
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値其平

鋪漫序律麻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寍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即有丁寍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

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五相類則用圓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卯之白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月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擬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

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
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
何註哉蓋懷元抱眞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憂
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
末乃徐從事本自已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
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
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
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
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目

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
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
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
肯綮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
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
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
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
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
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

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

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況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嘆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

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兎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兒者九也十字寄中竪

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竪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𠂤𠂤冬冬者隆之左旁爲𠂤其下爲缶缶音同𠂤是爲𠂤𠂤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盧推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𠂤𠂤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戸之戸言慶之广戸字之下鈌故曰開戸也支窓之窓言慶之㞢似窓楞之支於開戸間也然㞢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

自阜阜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逢參三也斗上加以亻若逢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訢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

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朿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丣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如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揑弄以混入耳如此並屬

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何有數段稍關於義
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
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
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
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
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麻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
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闔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
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

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昴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

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
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
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
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
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
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
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
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腎之一物然莫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烝亦相須烝字當是水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

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

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淸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

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實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

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鞹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

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

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為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輿岐也匾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為農也自為軒也自為岐也而匾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

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為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蜺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

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恐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

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與不與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與而急彼之不與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温涼而 取温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

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蚤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與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鏹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衘如彼則今衘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與於人必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耳者也取與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凉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儆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

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淵矧其上是其諸所為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餕以為腴而自以為養間從而論其與於必并其所謂與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袭夫其獘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偭也偭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

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虵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貎不足也指畫并攫摶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丐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丐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

贋而貴贋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贋而彼宜不贋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贋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贋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冠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

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汲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汲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

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

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
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
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
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
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
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
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
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目之豈直四
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

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

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觧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即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淸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淸濁之景

而自間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乃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日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嶀山諸

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

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閒有鈌畧故截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

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

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娶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蓏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為生羣少年日鶩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篤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馨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

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黷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目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

藉彼所籍民亦絶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
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
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
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玆土者知之
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
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
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
宜苟瘉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焉
必瘤而决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餳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拏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髮爲髢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恆

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𧇊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昴而秫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𧇊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

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衞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

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旣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

退郡縣之設官耶

##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衞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

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 戸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漊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入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

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著之貢與諸榷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葢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傜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恐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

承上片檄則往往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緐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𨬡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愼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𨬡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戸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
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
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
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
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别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
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即令不
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
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
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畜泄之時不啟敵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蕃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

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敎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

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

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閒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

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剏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殀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

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黑冊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遁上世遐引玭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愼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遒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

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

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眞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人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

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易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

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

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擇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淔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

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螗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禎末已語云驕子誶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

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

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

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

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

有嗚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

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

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

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衞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況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

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
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
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擬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
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即握符控
方而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即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
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
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徃輩有所仗而徦以得者也
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

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怡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

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日般輅周冕則輿人
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
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
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
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

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李長沙公所盡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

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
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
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
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
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
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
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
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日
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

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

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

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叩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惘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

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眞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尙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𥻘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

或昻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驁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𥳑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叩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帋爲脈圓孔爲穴脈穴名字

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覯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

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為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

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衞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剌缺漏按駁禁持冒招而瞖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猜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寍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奥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寳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寍者淸心怡

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筒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桂林府以忤貴人𨇾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

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寍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寍者矣

又　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衞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

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戸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子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摟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

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董塡榷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鬭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寍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尙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

先生寛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宼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八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

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
脫而牴牾之較駮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
草屩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
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
又類比試卒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鏑不
避乃為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墻鏑矢中否襲否何
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
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朘剝以饗致
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闖通幸虜

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帷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

卿下自相協和以求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

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

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

布謂瀝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

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

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

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壖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卒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别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葢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

魚决破留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旣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予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戍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淛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緋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君其再戰之日則以百

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旣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

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歎乃今得閱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為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

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閲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袜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廻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

迻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眞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泝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眞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

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自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

則慕慕則戀戀而有所宜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宜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欲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豔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豔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龐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

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絶父子蔑君臣矣既音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饕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絶

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眞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見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恆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須之

云爾

##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捄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

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

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卽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伯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蔞藪也乃子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立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立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

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日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其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

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閤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

作賀白龜表詞近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紿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奬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

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

砥世則非陳無以堅也陳之爲用猶療之於艾也枳與牛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鑴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

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纊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倘喘則一日尚樂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涙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顧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

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覩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 李伯子畫冊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

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鵞鸛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

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宖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玆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斡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

劍袖椎目䕺䕺以睨過市饔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
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昃知無所
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承簿妝
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
奮尙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
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
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
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
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

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炎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鬬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叉以秩滿膺贈與麾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評參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憑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倉

妄裂惡掇如萬手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倘誦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子覺其然乃取盧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旣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餠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㬢

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
旣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摶控糟
粕希不見詣斲輪矣臯臯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
心於中開戸支窓參之斗邃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
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兎三雙而雞十雙蒼箕中
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
樂之余固能琴令从乃難繁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

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卬鼻如乂剎然所對者拲桎縲紲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君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蔚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與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再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

子急人患難可紓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願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紓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覯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

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晃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

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
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
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强餐霞者以肉
食睹川澤之産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
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
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闒茸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
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濅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

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倘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

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己某以卜居為豪無賴所詿誤
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
以前二事為某營治髮幾為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
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為不情之
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
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
壻不為利則為名不為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
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
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

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踈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
獨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
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
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
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
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
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
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

斐然可觀然士或疾雔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决大機豈直承簿所不敢為乃服劣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日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

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
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
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
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
又烏足以闖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
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
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
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滅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為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定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

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刷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决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邊草數箇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邊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予巡邊時會王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

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恥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儆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儆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予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

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䕺草產善馬至金鐵錫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竊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知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强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牟尋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

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見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蓍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適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産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劒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襲元而段赤城以身餌大蟒

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遥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鎭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衞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寍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几橫亘三百里徙衞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

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
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
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
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
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
奉詔修誌時尙未聞有此說也豈郎誌後乃始改祀耶
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
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適奉公使
命意庶幾且了夙遣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

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即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鎭也岳方岳也方鎭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細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迯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

也列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
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
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
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旣有周之婦復有周
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
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
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雖實禍於生而徒獲
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
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

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
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
幸以免遂謂天眞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
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
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
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寃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
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
不能他有所爲者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
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

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為善而名埋匿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酇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瘼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

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没耳竅而不知痛
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
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
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
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
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
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之者余貧欲為文以
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
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即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

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四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候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交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迫於

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瘠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即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顚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

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瘞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廕之不延

##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

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嘗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

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櫜弓而不射曰以實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實吾眞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

黙焉若實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寳眞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靑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寔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歷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

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駭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

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騎驟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甿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曰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邊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遥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柄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

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劒出塞埋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劒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顚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

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黄曰銀褐曰棗騮曰黄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火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

因地不索也自註曰布序本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特删去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畀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一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雖肝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

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擣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鉄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戸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


海山仙館叢書

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饔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饔其所鈌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饔以人苟有所鈌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饔勝易牙之自爲饔也昨公在兩鎭易牙饔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饔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凡筵之備之甚

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閫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

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贄誓旦夕間威以拏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披韉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

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為結襪而籌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榷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瘞輒給槥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效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宦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即與一語不當即脫牏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

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子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宜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與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即疎者亦復然故譜作

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該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子

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儁彥校馳驅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爭遠計於圭組中吾不

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蕭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茇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簵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命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命非致命具耶抑又豈可以命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茇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

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薔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棹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寍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汩沙旬晝未泚馮夷

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元晢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即有微摇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蘖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礬也而馭萬鎰奴

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最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處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

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曁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禰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衞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褸褸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餦餭或出

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
不憚細瑣而閼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
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衞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
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訶兩兒子意若期
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縛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
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
子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
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
治俎脯釀黍秫敎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

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𦠆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鳲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

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須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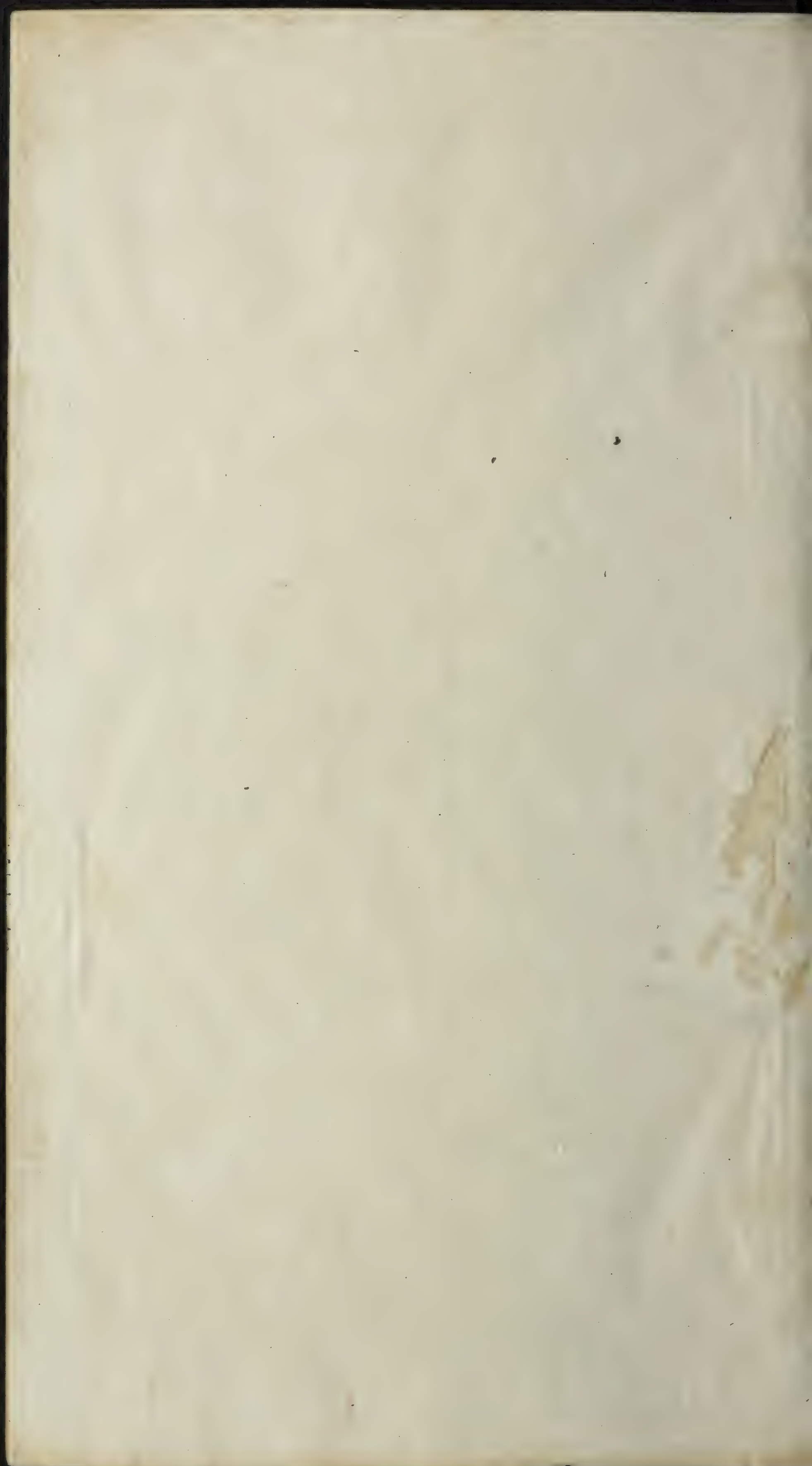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刲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鍼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為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為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薺也而太君則為荼也與蓼也者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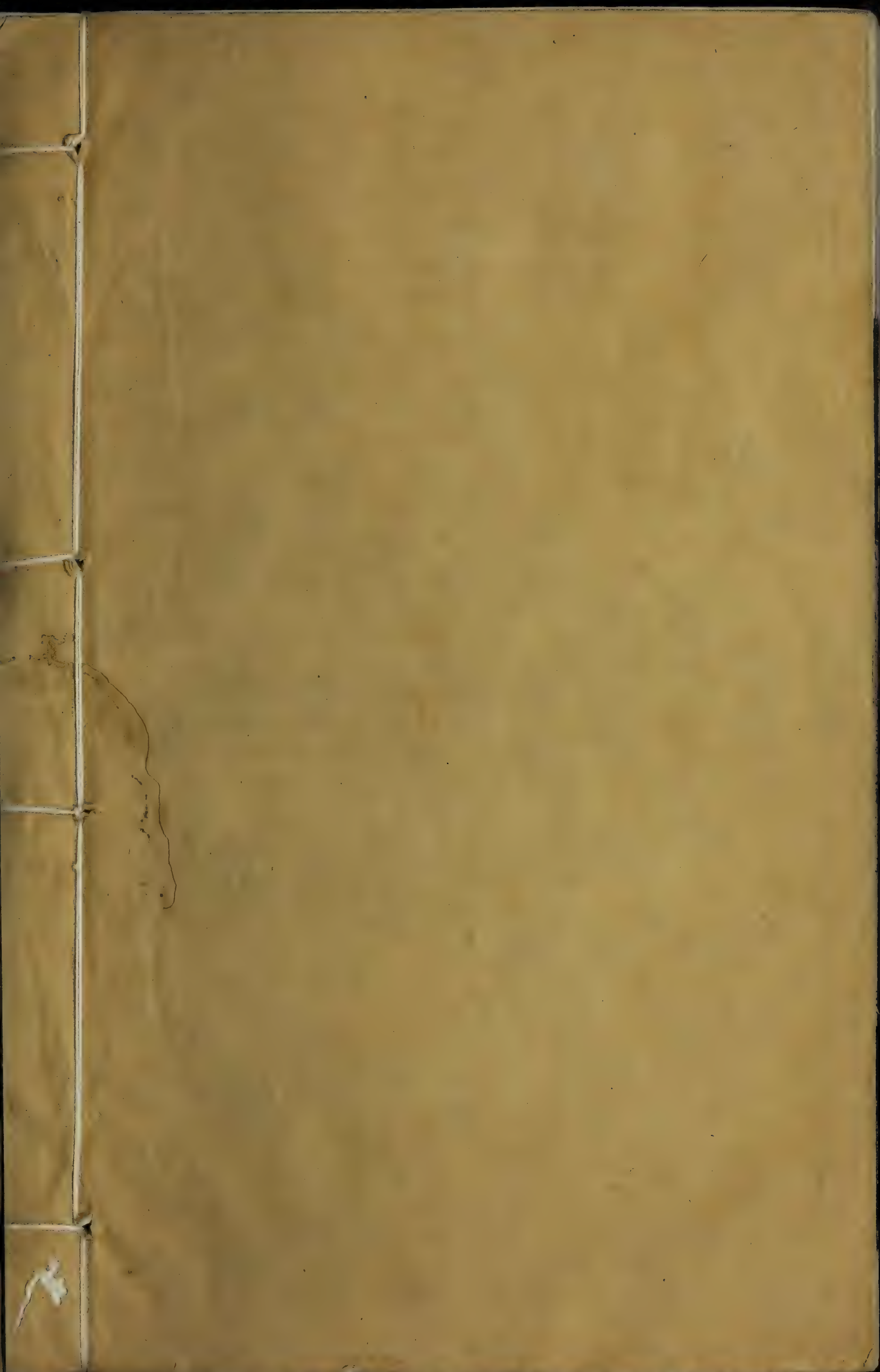
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嘗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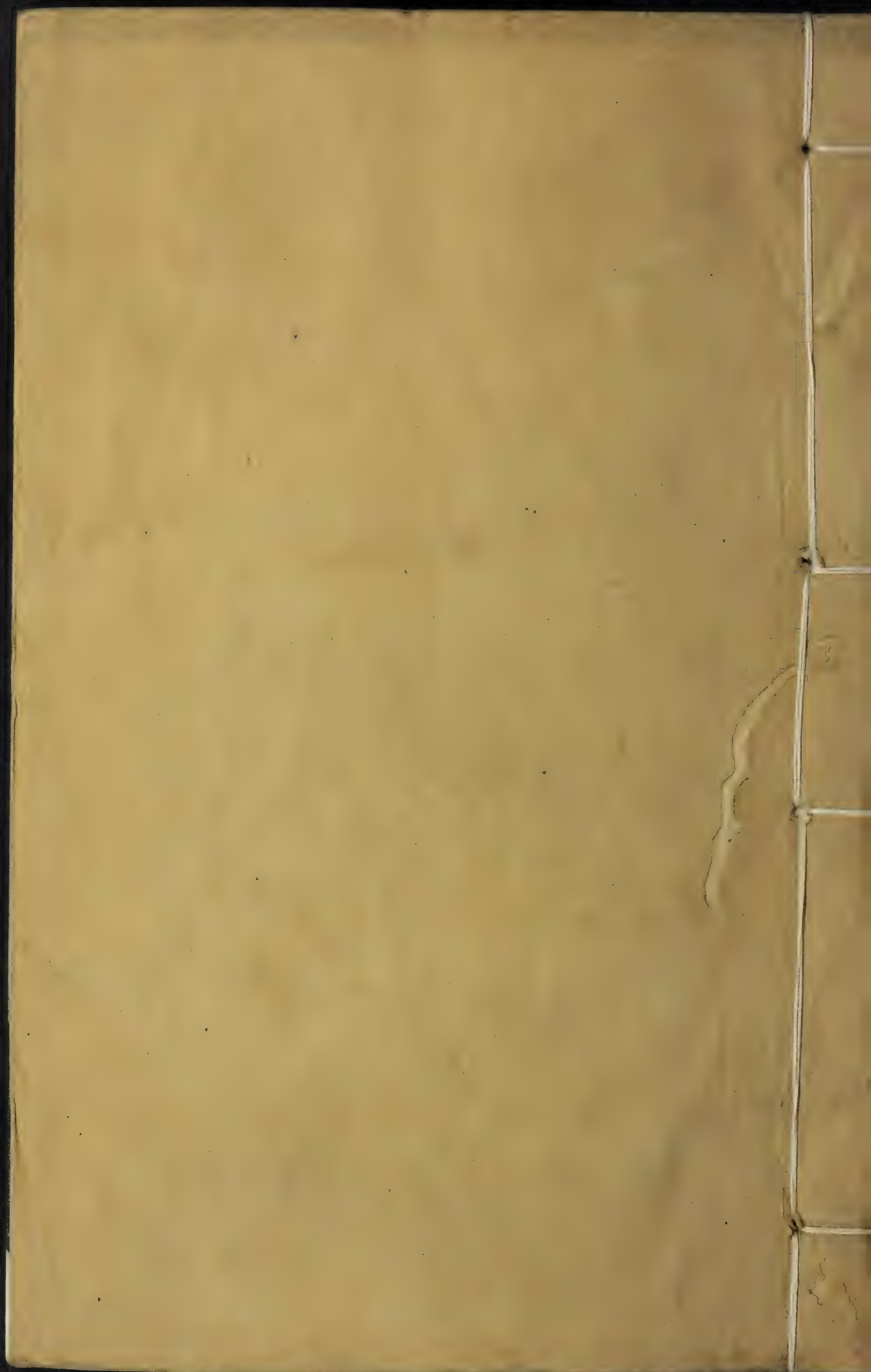
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跋

###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岩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此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尙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暑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尋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梢振

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贋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媸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

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子警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卽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晩痺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韡肉

##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淸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焉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贗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

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盖帝冑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溢頹靡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壘
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矢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問斷亦
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
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略於骨
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

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斵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

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為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此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懸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舟

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滿剌人能辨寶朮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剌蔓交戞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

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别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贋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敏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視京
兆希哲行書鈿其尾以余試而視此書稍謹斂奔放不
拆校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視京兆變也
他人烏能辨哉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
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
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
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

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絶旣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

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絶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葢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巳所云朝聞夕死葢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恆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遊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恆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

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衰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㒵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

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兹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

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轡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眶耳而瘢痕烈然爲朱孔陽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歙人持文公篆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愼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母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别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徵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動

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

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横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圏槽甚至齵齒而笑蓬首而搔盖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眞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鄷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兪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錮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覩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躭覗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濾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

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蠏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蠏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含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

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頁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兹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懐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喑聾子如此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陰隲兩言是眞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瞿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敎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珉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鐵枴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嵓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覔今其下驢欲覔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棉孼胡

而握漢統維斯之與㖽耶眉朵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

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冑耶是為我聖祖高皇帝之面

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稟古人托喻似

拙而巧誰為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

得之允為吉徵

嗚敎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

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

其語執冊肘若𨈆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點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

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眞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

陳編驚𨈆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

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巳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

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

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梟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治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鄗以記刻

之貞珉宋[illegible][illegible]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頗須
竹朗頫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illegible][illegible]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子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
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
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公亦仙
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
聞東吳矣櫨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
哉東白寔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間矣屈指其歲六十

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鬑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顴有物郎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頹圖且敗觀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縣者

瓜匏白肥但可醃葅松栢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穎是助碎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翛然其止蕭然其理亘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穎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贏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豈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蕭然之姿子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橛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殼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

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廹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攜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為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為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

零星於是蔕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荼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銘

### 歙石硯銘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人曰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告者也時王仲用賞之

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長玄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栗一掬朽
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戞墨有聲如蠏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
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疵

端石螭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螭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

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之鸜鵒以鏖隃麋崐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閤而不染赧難爲乎苦

吟

疊磯研銘

稠喻槩一何捷敗顛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踣齧才難哉

又

抜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郎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團而横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蝦蟆啄沼勺水鬼徽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喻槩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濵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

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闢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猨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内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劾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擘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檟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斂而閉之惟朩扭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其爾檟

靑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鎭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宼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鎭莫宜詔曰有君至則一省關榷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鏹爲死者

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羸值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己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封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者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

予家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痾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追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寍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昬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攜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倒屣虛左是眞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

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

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絶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

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
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
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
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
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
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卒如此嗟夫土城一
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
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
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

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嘘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玆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

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為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為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為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

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九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九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靑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九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

未得若㔫㔫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宝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

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内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鋏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

三洞之鷩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鷩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騶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

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 閘記 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歷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戸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

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渤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子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

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麛裘繼衮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内外漁迺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順逆闢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

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聞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棨一也斮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旣

請其高者以牧禍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不果入明田旣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宋侯旣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古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埭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玆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

括浮畒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三者括地復得隱
畒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羡於某所者
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
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
之凡三十有六所闢之以豬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
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
並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訖事是役也不
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
畦之枯槹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子子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

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醻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既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

不瘞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胔之政西伯之
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値遺枯而
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壄特專爲不遠
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
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尙未遷岐時
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
不足故補以埋胔岐之枯骨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
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
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

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别嫌籍地舍者工始末時者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而董之者

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
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
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温凉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
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
瀫志慮儲於心膂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
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
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
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
以至改一檐蔭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

之具也氣留則為諸祥氣不留則為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舡入面而九梯之其為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為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為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為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

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歷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柝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寍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

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即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歙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

得君最晩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違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殁瘞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炅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之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炅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尙緩後六日炅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炅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

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
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
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
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
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
卜日命工面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
梁疊石下覆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核雜樹
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
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逈無

埃塵始某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凢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飮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玆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飮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潼眞人仐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

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潼眞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元變染而

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
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
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寍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
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搆建既成
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
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
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
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
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碎如塑像工人以一石

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鴛雛孿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况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羲復如是天池居士方暨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眞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

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咸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戸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鈌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

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漶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劖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鉥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

木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

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葉雨

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虜大起

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

臣自剙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颭於鎌

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

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玆景祺是不在我福由

祖胚作祠於姚實舜故址宏搆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

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翬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鬚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鬚近鄖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額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熈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

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榷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嘗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懐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

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
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録忠孝
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
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
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
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
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
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
事如右因感之而歎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

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絶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 鎮海樓記 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

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
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
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
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
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
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
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
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
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

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

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
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
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
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
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
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
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
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
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

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肴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日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

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買文物如公數買城
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
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
數十箇筍迸雲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
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碑

###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寍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内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隷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

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盻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簡傲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劒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歧然兩相望豈偶

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紞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傫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鬬

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爲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鬬雞場所至宏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熒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寍

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寍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拔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寍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鬬雞有場則眞非無據者鬬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眞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愽用獄以自攤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圜場中絕奇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即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即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卯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為作歌曰卯卯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倮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膊腷腷兮戰靡北兮舍博而徒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殁而不可測兮逶圜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殛兮

##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𢿏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華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絶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

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不治何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入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寍會寍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一拒院檄勿往即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

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刱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愼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卽不樂於

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頡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鶚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

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歿於某水遊於某樹某邱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歷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别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

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皁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

北口漸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
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
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旣至
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
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
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
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値餞則又
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

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須公眞忠氣益切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淸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淸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玆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眞能審所用
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
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
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鄉人至今
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鶡翔蓬蒿鵬
摶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
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掣絛以
揚摶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

或借尙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淸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 龎公碑文 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頌之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日甲首錢又五年而長卒民詣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

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

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籠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竝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葢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

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釀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罷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袵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袵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

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尙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

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與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

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

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也於名此更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傳

###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

茌平再徙淸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孰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旦莫射捶

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衞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

其事蘗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

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歎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鈌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媪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

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倘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

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旣棄署走匿他所毋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毋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暑時出毋之意毋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

溢郊野其婦人戴槀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毋都一
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
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愼以率先其帷中敎子孫使
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
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决疑難斷不平有不
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毋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
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
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
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

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彍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財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毋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毋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

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貢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愼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墊其考時鉠志銘懼遂殞殁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潁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

第不高等且閒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受一鄉翰林托令簡墳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報

者食之終其身爲一寠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耰鋤兄弟以故業而鬩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迯白皙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論曰懋新君雖寠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飯俎衘杯喜翩翩也即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

之辨景豈眞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鎭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鎭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鬬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怴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

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墓誌銘

### 高君墓誌銘

君諱堃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劒少卽露鋒鍔師叅議胡公

某某數晛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額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額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恩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

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貓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茌平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惟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

曰茯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子以罪不可某君澥曰君志也余亦遂澥以銘銘曰

颸雪蹇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縉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橄爾兮孰

##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埜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毋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絶聰明亦絶疏

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之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耽

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絶以某年月日瘞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翥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人道嘗瀹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闥冬燠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搆忘母辰一弗

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尙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贍云子曰鳳暘籍諸生以依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

有文雲南府廣狼衞百戶某之弟爲黴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衞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鎭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

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戸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憒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

益廝其長子婦宗親入及越之風物迫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
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
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
君塋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
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
出入籌策騐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
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
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

數欲攜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㳍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劵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壟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

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値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兒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眞可托妻子里中兒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兒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

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瘞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戍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塲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迨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

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舁歸衛迨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祖餞繪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

爻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戸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瘞爻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爻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

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
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者六年
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陽江壁趙
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
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
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
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
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
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

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
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
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
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塋舅姑
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魂悵然其踟躕生
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魂釋然而勿憖生則
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為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籍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

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儼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與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覔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

死之日至無以埜獨餘書數千卷浮罄二研劒圖畫數
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
命促之以貲埜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
書自謂别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黄帝素問諸
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
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
子婦遂以毋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
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已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

諱鐖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
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
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
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
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
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
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
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邑可以

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啞渭既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 墓表

### 陳山人墓表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

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朿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頴悟絶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戸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韔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

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為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元釋凌跨恢宏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咒櫂歌菱唱伐木輓石薤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鬮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

之語言樂師瞽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鬚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酬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

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搢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卧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詼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

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卒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之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内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

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
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
人百所能眞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
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
予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
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
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小子日所紀

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為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為之傳管晏列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

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靑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尙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

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祟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

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之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釃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

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扎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卒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楞殺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既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

馬倒死不宜獨責厮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
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
禮貌如是者凡十餘並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
南直隸蘇松常鎭四府巡按專蘇松苦水劇之善計吏
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釃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
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
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
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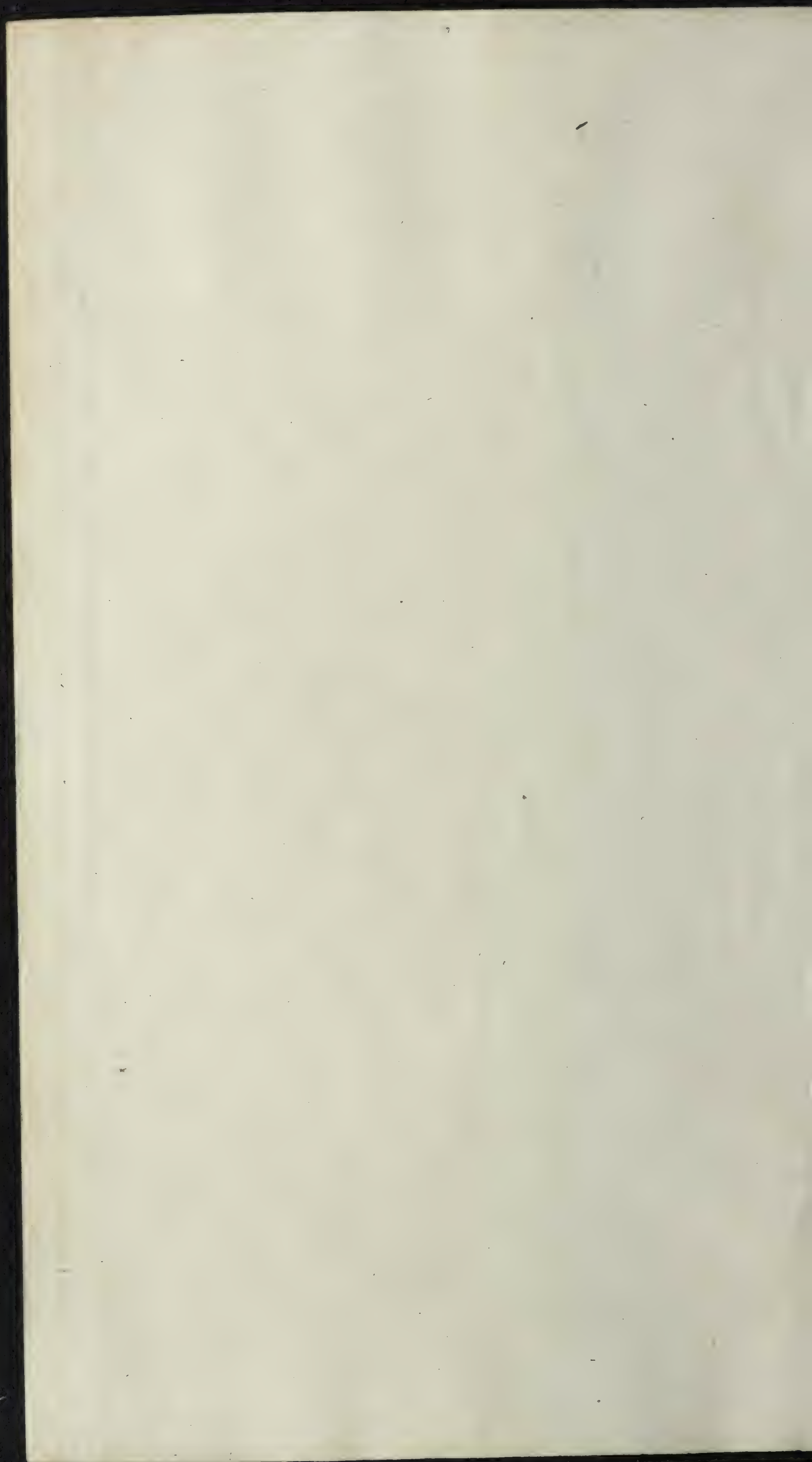
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
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捩
馳歸扎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
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
産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
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
之卒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楞殺戸侍郎晉公右都
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
既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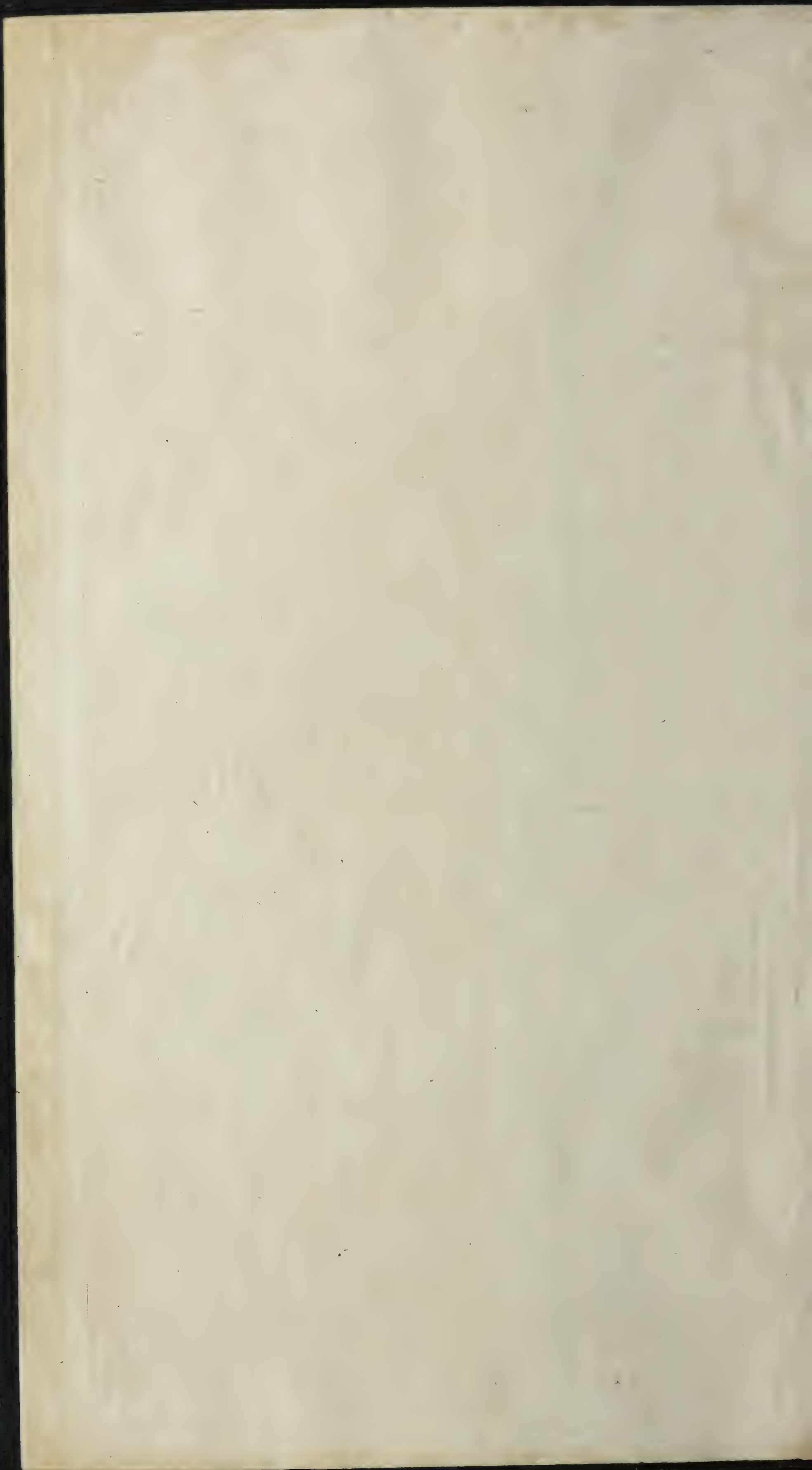
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貽徵若先子則交擊以
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貽徵則僅脫丁牘
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
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府幸
長有林泉以準換囊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
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
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
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
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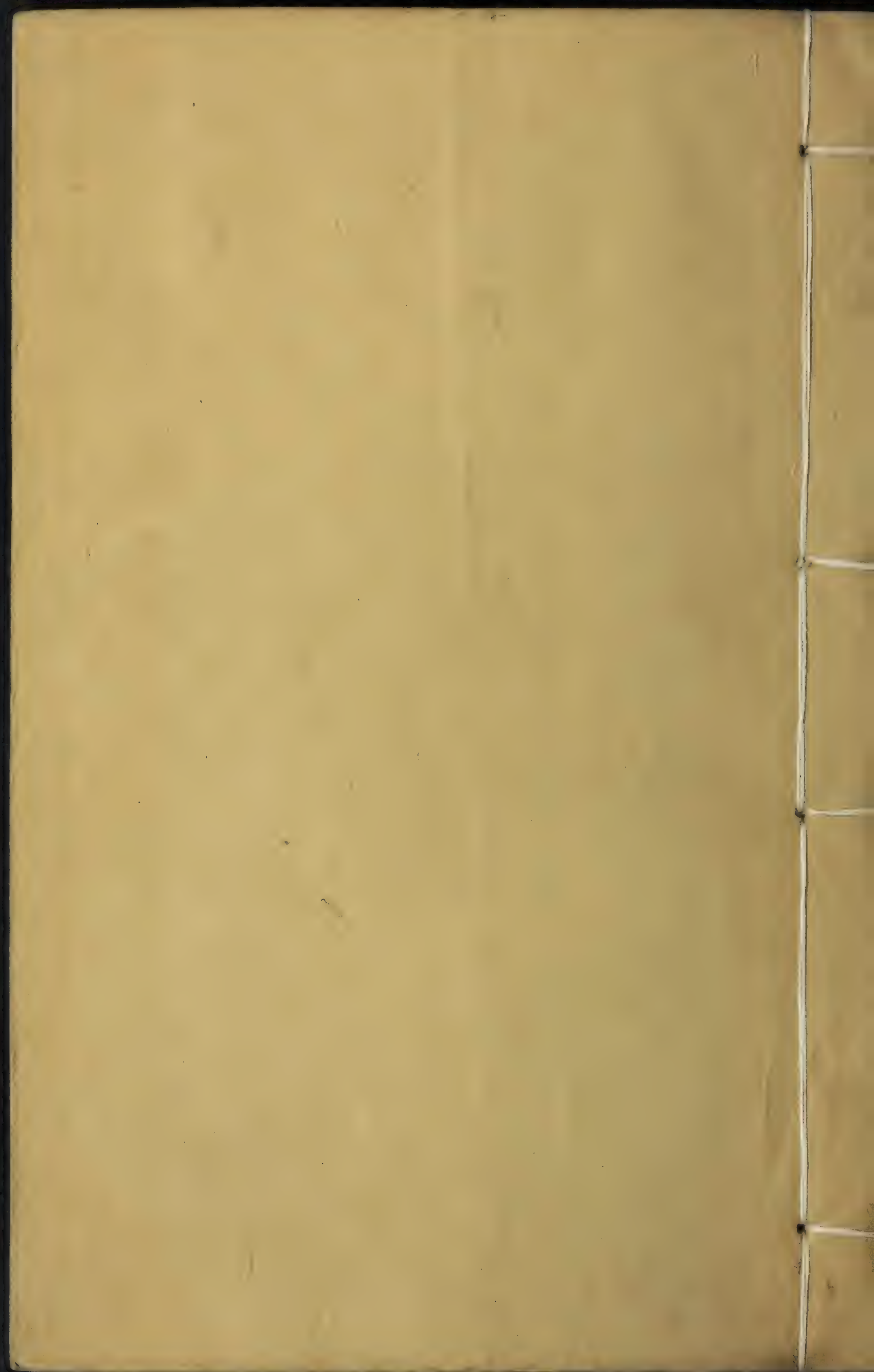
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歷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塟祭例得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塟黃杜原而公初末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宮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即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

長適何兵書會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茲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祭文

###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必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

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劒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怪何必不言總領魄魂詎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共

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跌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覘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劒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掎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並參既賜以玦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月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祼坐室隅屐戸自掩見疹其候呼涕激面脈數以頻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 春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

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内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

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
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
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
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聆潸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
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即息
尚噓噓也寍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
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

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

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餧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餡命之曰猶女吮蒺藜父咀蘖子咀蜜命之曰飴女其吮棘父虀蕒子虀芥命之曰帶女其虀蒯父啖荼子啖菰命之曰鼮女其啖麩父食

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己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答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雁蒸粱和羹清酤大人歆之毒且莫苦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為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娣姒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四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逭叔

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許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搆冀自今已後尚以永宝也

哀諸尚書辭

閔子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慍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飧無退不拒我昔未老獨嗜之至奪郎箑葦素逆旅命我毫揮酌以荷花鵝豕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蠆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侑斝迨闌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袒曰此迨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箸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慾公豈棄我殆

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羊曇悲來鄺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亳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奮斯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咮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貫殊以舌為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立楮必匭人往謁公以我壘贄昌歇瘖痂愈噉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

峻誼髠管莫既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眄殺身荊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衒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啓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亥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冢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失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卽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愊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

若夸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畀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庚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家壯激衝冠而攬讐以咟咟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釃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

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宜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髯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恆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眄

之產鶖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鶖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聃之元鳥鶖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予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殤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予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予予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四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當飲予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予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

又反炎凉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其在我而不問

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
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
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
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即安
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
孜孜至易簀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
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眞尙友於古
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
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

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為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為著蔡苟見義而不為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剎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裨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為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

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虞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珷玞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睍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睍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珷玞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珷玞魚目不睍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睍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即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

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承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虞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司之愼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終

#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 雜著

### 隍災對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皁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熖以入畀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爾則不應

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眾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㤪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

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元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必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

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眞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

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僇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

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
蚩蚩徒誘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
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爭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
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
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
大衆所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
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但若此質者曰子何
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
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

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斁與舍而作與曰斁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自褫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今

則厥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
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鶉則燬爾
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
遺鶉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
刼會叟鴟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期垂而刼之羽斯鎩
神茲所遭匪輪伊刼意者曇破的而會將示罰與曰數
兮刼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
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
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鴟其何知以子爲翌

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巔曰隋總管麗公玨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巔爲便故巔有祠審爾則巔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巔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

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玨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
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
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
神言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顚
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
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
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
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宼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埜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眞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白晳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既還道病欬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非久當自知之越數夕其家人曰

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

而入其堂馬高於窗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

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鈇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主

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趨入取主紗帽若圓領帶以自

着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

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桌婦愈

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撥其手痛不可

忍呼嘎嗓突入號迫婦乃辨某出覆神官云即矣凡官

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造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

酒畢起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俛雨如注霹靂震其擁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筯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為予道甚悉顧曰此道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命生矣相與掩口而

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不醒視其臂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始得詳俞倘末隸學我而領牒赴省試則躡公第文既首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劍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眞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

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盖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飈猨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窗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攜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

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蚤氣息滄溟之外始襲貔貅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鎭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

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箸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轂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荻兎豈惟三窟迺酋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賓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

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辭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偕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蔫麗

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行樂
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鸕鷀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
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嘗捨
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烏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
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卌金
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
廬使住守者可棲舐涎者無隙庶幾掩藏無主之魄免

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必銜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一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覯慨然輕擲蒱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

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謂正好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蘇鶡非眞空青是假難迯賈胡眼雙鵨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义泥一馬桶齷齪碎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倘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

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眞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眞至於褐寬博惴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靑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宜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

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祖尚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顏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徵痾未緣謝楊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塩徵材陳鼛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礎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弃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顗滅紫陽之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栟櫋方始試聆珠貫併入斤風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

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長洗筴餘墨草色猶為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遺隣猪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猫尙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朗越

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禖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元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誕况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徇齊生惟正直秉恢宏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捎鬬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名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既而鬻米以活萬人授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

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豐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承

熙純蝦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覡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壓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鞘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炧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淸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

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絲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

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烏鶩焉鷗

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頭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繙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島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

悉之不踰矩造次顚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

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驕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

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淩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宫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宫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

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人宮之與忸怩為不善之與為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鏬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眞於是以見起者為本來踰矩者為帝則因眞起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

而以黑為白自為黑自以為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為于于為喁自以為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為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既病之人必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

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室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

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

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瘢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

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玫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潤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玫蓋幸而徒與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愼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卬崍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愼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

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愼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愼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愼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園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園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愼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
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山人
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
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一　愚揣
諸序之跡王圍之刻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楊慎之序刻則杜
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
刻之之語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必須讀有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
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僞作之語敬必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箋註三篇爲一冊一三相類二篇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末各自

有序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不著日月中有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愼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愼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 井田解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

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髓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終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渭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稹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詩見卷七題為寄成文彝守備登州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馬無喧席每虛西去垂楊連古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窗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麁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眞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遜颯

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賔方至積向爐邊夢一炊
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靑霞曳逕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
避世身棲白鳳凰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終

道光丙午鐫

# 婦人集

海山仙館藏書

海[illegible]書

# 鄉人集

道光丙午鐫

婦人集

宜興陳維崧其年撰

如皋冒褎無譽注

長平公主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娖明思宗女皇后產也甲申之變御劍親裁傷頰斷腕越五宵且復甦順治二年上書

世祖章皇帝甚有音旨書曰幾死臣妾跼蹐高天㒟緇空王庶申罔極先是主議降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至是詔求故劍仍館我周君焉尋薨張晨長平公主誄曰當扶桑上仙之日距襛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華未歇又日公主埜彰義門之賜庄禮也

明思宗田貴妃維揚人性明慧沉默寡言笑最得帝寵吳偉業永和宮詞曰貴妃明慧獨承恩甲申李賊入燕妃先一年薨

長安女尼妙音舊先帝時宮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髮于北城之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切近常出入相國家談宮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盡先帝徧召內人命其出宮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宮皆大哭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護髮外施釵鈿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吳江吳兆騫白頭宮女行云長安女冠頭似雪

曳地黃絁懸百結手執金經淚暗流云是前朝舊宮妾

又云一托香臺已十秋每談遺事自生愁室中漫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游惆悵生年逢陽九戒珠持徧甘哀朽天家龍種尚飄零賤妾蛾眉亦何有晚樹沉沉禁苑斜山川滿目思悲笳傷心欲到扶風市零落金箱憶漢家

鄭姈故襄王宮人遭亂爲沔陽漁人所得常椎髻跣足釣于黃金湖頭獨着慘紅衵服云是故襄妃物也見董以宗楚游聞見錄張獻忠假楊嗣昌兵符破襄陽事出倉卒宮中無得免者姈奉命往麦儀賓家送生日銀絲因匿藻井上獲免又聞賊盡斮城中婦女纖趾囊之于酒間賭勝姈之跣足意或悼此見原注

姑蘇女子圓圓字畹芬戻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皐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

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覩則獨有圓圓耳崇禎末年戚畹武安侯刼置別室中侯武人也圓圓若有不自得者李自成之亂爲賊帥劉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圓圓歸某王宮中爲次妃吳縣葉襄贈姜垓百韻詩有云酒罏尋卞賽花底出陳圓

按卞賽亦金陵名妓家伯兄有贈畹芬絕句瀟湘一幅小庭收菡萏香餘暮色幽細細白雲生枕簟夢圓今夜不知秋秋水波迴春月姿淡然遠岫學雙眉清微妙氣輕噓吸谷裏幽蘭許獨知

臨淮老妓某戚畹府中淨持也後爲東平侯女教師甲申京都失守侯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騎充斥麾下將無一人肯行妓奮然曰身給事戚畹邸中久宜往遂易靺

鞈持匕首間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戚畹盖田貴妃長兄劉澤清也金屋恭順侯侯名吳維華姬人姿筆工也幼頴悟讀書善強記侯寵之專房一日偶有他事失侯意錮別室中姬乃以小赫蹏作書敘其辛楚中有長生殿卷中人語侯見之不解所出典籤某曰此用玉環崔徽二事實侯大喜即日迎歸邸第寵愛如初蘭陵繆推官有金屋歌歌長不載

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十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　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

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死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卽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按姬出後流落樂籍中吳祭酒作詩贈之有江州白傅之歎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蕙蘭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顧字橫波合肥龔大中丞名鼎孳其尊拙齋集中孤負香奩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諸絕俱為夫人詠也

人目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河東君姓柳名是字如是錢尚書謙益姬人尚書築我聞室以居之常于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

眠貴吳宮萬縷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元又云纖腰宜蹴踘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癲又云凝眸嗔亦好溶樣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拆綿清愁長約畧微笑與遷延君之風神才藝概可見矣

徐湘蘋名燦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眞姒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歸何處又裒揚霜徧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攝屯田淮海之勝直可憑衿湘蘋海寧陳相國之遴賢配著拙政園詩餘初集再錄其感舊二首

西江月

翦燭閑思往事看花倘記春游侯門東去小紅樓曾共翠蛾杯酒聞說傾城尚在可如舊日風流匆匆彈指十三秋怎不教人白首

水龍吟

合歡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眞个而今臺空花盡亂烟荒草算一番風月一番

花柳各自門春風巧休歎花神去杳有題花錦箋香稿紅英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舊侶夢中重到請從今秉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或于臺城舊内見二絶句云南朝天子一愁無石子岡連元武湖草綠離宮人不到日長惟勑阮佃夫臨春閣外瀏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懷長圍今夜合君王猶自在秦淮中有字畫爲苔蘚剝蝕或以意補之詞意凄婉類宏光時宮中語宏光時懷寧阮大鋮方貴幸用事詩中所云佃夫意或指阮

海昌彭幼玉名琰進士孫遹從姑也遺集一卷最新警王十一曾以小密花牋書其銀河吹笙一詩詩云銀河吹

徵玉笙遲淸漏迢迢睡覺時巫峽雲歸俱是夢鮫人淚滴盡成絲霜衾抱月羞孤影露葉經風刐故枝王偶遺記末二句幽思怨緒政自使人不能終曲也王惟官集中有舟中懷彭十駿孫時讀其從姑幼玉遺集一詩詩曰鳳脛燈寒共帝城銀河小院語平明蜀川消渴人如昨洛水微波賦競成寂寂武源春嶂遠迢迢江浦暮潮生謝娘柳絮班姬扇欲問仙源上玉淸

秣陵紀映淮有秋柳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世多誦之映淮字阿男詩人紀映鍾妹也　漁洋山人秦淮雜詩云十里淸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毿毿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計孝廉名東婦吳夫人善排調孝廉故貧士嘗置一妾夫

人揶揄之曰古聞糟糠之妻如何見汪琬鈍翁說鈴

吳江葉進士名紹袁三女長昭齊次蕙綢三瓊章俱有才調而瓊章尤英徹如玉山之映人詩詞絕有思致載午夢堂集中瓊章有侍兒名紅于天台泐大師序曰汾河諸葉葉葉交輝中秀雙株尤爲殊麗

桐城姚夫人名維儀無大師方檢討以智法號無可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贍亞于曹大家矣

宗梅岑名元鼎母陳夫人郡丞九室公名輔堯女有婦德兼工文咏然唱隨外不以示人每有所作梅岑欲受而錄

之輒不許恐言之出于閫也臨終取生平所作盡焚之故不傳一字梅岑每言及痛手澤之不存猶歎慕者久之王吏部爲予言如此

昭陽李夫人名李嫻游心元虛托情道味賦詩不多殊復令人咨賞可謂德音夫人一字元衣女子所撰詩集五卷文集一卷

石城卞元文名夢珏女曰吳巖子名山夙擅詩歌西曲諸女郎能音旨者靡不宗卞後適廣陵劉孝廉孝廉名師峻吳梅邨西泠閨詠序曰巖子著同聲之賦元文賦嬌女之篇詞旨幽閑才情明慧又曰趙明誠金石之錄卷軸無存蔡中郎薹臼之辭紙筆猶在詩凡四首今錄其二　五銖衣怯鳳皇雛珠玉爲心冰雪膚綠㡌侍兒春祓禊紅牙小

妹夜㩦蒲瓊窓日暖櫻桃賦粉箋風輕蛺蝶圖頻斂翠蛾人不識自將書札問麻姑石城楊柳碧城鸞謝女詩篇張女彈鸚䳇歌調銀管細琅玕字刻玉敘寒雙聲宛轉連珠格八體穠纖倒薤看閒整筆牀攤卷素棠梨花發倚闌干

黃比部名永與夫人浦氏名映淥字湘青伉儷最篤一日鄒大名祇謨戲比部曰君得毋昔人所謂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乎比部曰下官正復賞其名理夫人有題周絡隱坐月浣花圖滿江紅一闋詞云彼美人兮宛相對姍姍欲下恰此夕月華如洗花枝低亞盼到圓時仍未滿看當開半還愁謝與花神月姊細商量歸來罷　憐嫩蕋銀瓶

瀉迴清影晶簾挂奈晚粧猶怯鏡臺初架二十餘年芳草根兩三更後長吁態幾時將絡秀舊心情呼兒話附錄艾菴往事賀新郎詞一首往事卿思否十年來幾嗔幾喜相偎相守漫道悲歡如水去提起心頭都有卿自置一觴一笑拔金釵閒指點點椿椿欲說還搖手恐化作皤然叟　何妨慣慣居人後更誇甚筆搖千字胷盤二酉對酒當歌卿試舞長袖離披紅溜爲卿盡先生五斗醉看諸兒羣遶膝待長成五岳容吾走卿好倣尋山偶蒲氏有詩名北部弟京婦巢氏淑只亦能詩

王峯顧文康小女名隄亂後歸蘭陵董侍御一日與弟姪輩讌集小有唱和顧因笑謂阿寗名以寗侍御從姪也曰著紅罽衫弄虎邱浮圖輒爲捉搦歌新婦不如賢從賢風日清佳作曲室中語爾時濯濯賢從應亦不如新婦也侍御循環音理大加撫掌董以寗曰家孃以國破家亡流離不偶每論舊事不勝悒歎嘗有詩日舊婢僕來詢老母嫁衣裳盡典空箱每唫二語輒爲泣下未幾云逝家侍御刻其遺集百餘篇顏曰翰墨有遺蹟

金沙王朗學博次回名彥泓女也學博以香奩艷體盛傳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爲

古今絶調生平著譔極多兵火以來便成遺失嘗于扇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鬟淡烟低髻滑自也生憐　不貼翠花鈿嬾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陰天　一踈雨滴靑薇花壓重檐緗幃人倦思懨懨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　羅袖護摻摻怕拂妝奩獸爐香倩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　二斜倚鏡臺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个人蔫分付侍兒收拾去莫拭紅綿　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爲留住艷陽天人

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三才致如許眞所謂刼扇一顧傾城無色矣又王吏部爲予言夫人有春愁浣溪紗詞前段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窗薄寒春懶被池香愛咏之抱月懷風四字非温尉韋相不能爲也綠肥紅瘦何足言警又有詞云昨夜睡濃兼好夢一身春嬾起還遲亦是好句按朗適梁溪秦氏父彥泓任楚中學博朗集唐以餞其行中有君向瀟湘我向秦之句可謂雅當又有學綉青衣閑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綳毛空一詞才思雕琢殊爲巧妙矣

余嘗與諸賢品第閨秀或謂鉛黛之餘偏饒韻致筆墨

之外別有興托當今那得如許寧馨余沉思久之忽曰噫自有人衆或唵余爲騃吳語謂人不甚了了者爲騃夫銅鳴山應理由冥契陽回籥動感豈人爲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悅已者容皆是物也愚不可及願從甯武情至之談豈諸賢所能尋味乎

向于董二書舍見綾箋數幅寫會眞詞曲字法婉逸如花臨風後有題云桃花便嫁東流水不比楊花更化萍全詩殊耐尋想其印識爲釆藥女郎云得于童子手中以炊餅易之者

虞山吳永汝字小法毋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卽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

其母攜之毘陵十二而字于友鄒大後爲雀角所阻見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耦姬姜年豈桑榆忍甘駔儈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曰簾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消寂寂小窗寒寢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鄰姊妹閑相勸抽殘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四十四闋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霍王小女母號淨持衛氏少見父名鄭季淸風細雨無不訝其針神綺月流雲咸共欽其墨妙直爲抒寫無遺至云邯鄲才人終歸厮養左徒弟子空賦嬌姿金犢束

西不見臺邊之柳畫船南北徒開渡口之桃則千古傷心不獨我友爲然矣

會稽商夫人祁撫軍彪佳夫人以名德重一時論者擬于王氏之茂宏謝家之有安石慈谿魏耕曰撫軍居恆有謝太傅風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王樹金閨無不能咏當世題目賢媛以夫人爲冠

山陰王端淑字玉映意氣落落尤長史學父李翁名思任常撫而憐愛之曰口口鍾賢女遂損譽兒癖按山陰王家郎俱有鳳毛李翁情蕭山毛奇齡詩云女士一代稱王家玉映聲先知著書不數漢時史纖錦豈憐機上詩淸暉閣中父書在落筆爭開寫眉黛吟成紅雨滴口脂行卽靑籐繞裙帶風流遺世姿獨殊猗嗟四壁貧無如牽蘿補屋愁不寐天寒袖薄侵肌膚口今兵革滿途路欲走西陵過江去崎嶇宛轉進退難祇恐行來更多誤昨宵行李隘巷宿綉帙香奩解書軸

今朝寂歷風雨來令我停絃撫心曲梧宮木落無復愁清溪桃葉今難霤君行渺欲向何所長江浩浩還更流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皐冒推官（名襄）明秀温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艷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薈爲一書名曰奩艷王吏部撰朱烏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後夭葬影梅庵旁張明弼揭陽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庵憶語中）

黃（名運泰）毛（名奇齡）撰越郡詩選一書其凡例曰閨秀則梅市一門甲於海內忠敏擅太傅之聲夫人孕京陵之德閨中顧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尋章摘句楚纕趙璧援婦誠以著書卞客湘君樂諸兄之同硯其他巨室名姝

香奩繡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編題姓氏約十二家閨閣風流莫此爲盛識者以爲實錄云

張楚纕名德蕙適祁奕慶朱趙璧名德蓉適祁奕喜祁卞容名德瓊祁湘君名德蓮嘗見山陰徐緘詩云箕子國中許小妹錦官城內王夫人風流曠代不相接筆陣一門驚有神今觀諸祁才藻以方王許似猶過之

楚纕鬬牌詩 難遣離懷白晝昏紅牙牌裏強爭論不因嬌懶無情緒輸却金釵未敢言 趙璧和湘君詩 海棠枝上落輕紅花片隨春散碧空 但得與鄉同轉側不愁此夜逐春風 湘君夜坐詩 夏雨初晴後長空萬里天花間吹玉笛月下數金錢宿燕驚猶熱簷榴墮欲然齊紈裁自好棄置自何年 奕喜贈女弟湘君詩 深閨小妹動盈盈盤內題詩早得名初見落梅能弄笛還宜新月照彈箏又云春光點點逐春江春水悠悠度夕陽白理匣琴千種恨空留錦字十年香匣琴錦字無消息故將天壤怨王郎

雲間章玉筐名有湘龍眠孫進士名中麟婦也工才調常作詩寄姊云憶昔同在翠微閣飛文聯句誇奇作那知江海各天涯青鳥無情雙寂寞蘇合房中愁索居尺素遙傳錦鯉魚爲問江淹五色筆擬成團扇近何如此詩亦何減唐人韓君平也玉筐著作有澄心堂集望雲集姊瑞麟妹玉璜並擅詩名妹迴瀾妹掌珠俱以文章顯荆隱君序曰夫人之詩其旖旎則月中楊柳露下芙蓉其沉鬱則寒峯際霄白雲不動琉璃硯匣聯翩劉氏之風流翡翠筆牀掩映徐家之名勝荆隱君夏瑗公先生女也

虞山許太守夫人吳片霞有詩才其梨花雙蝶一詩世

尤誦之詩曰如玉雙雙透瑣幃鏡中斜見粉依稀西施舞罷春衫冷道韞詩成柳絮飛影過杏梁朝日澹夢醒巫峽片雲歸梨花深院無人到不是開籠放雪衣太守名瑤字文玉夫人名緒

武進徐太守名可先夫人謝玉英名瑛詩名籍甚性簡遠蕭脉不嬰世務太守之官後夫人盡斥其橐中數千金買青山庄居之時于橋上憑闌小立吟哦竟日其風味如此著有博依小草近留心禪理并詩亦不多作云

武林顧若璞黃少參名汝亨子婦也早年稱未亡人盛有

綺才所著湧月王西樵曰似臥月軒稿行世中有舅姑墓誌銘及外行狀文章詳贍學者韙之孫女㛃兒法名智生生而端麗能詩歌小令記其宮詞一首曰長信宮中侍宴來玉顏偏映夜光杯銀箏彈罷霓裳曲又報西宮侍女催又咏雪一首霏霏玉屑點窗紗碎碎瓊珂響翠華乍可庭前陰柳絮不知何處認梅花清警殊甚顧性喜學佛歲癸巳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鎗馬麥定業難逃大人獨不聞之乎且女特身痛耳心無所苦年十九天又夫

人子爕婦丁玉如字連璧忼慨好大畧常于酒間與爕論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壞爲恨其言曰邊屯則患戎馬

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奚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間田墾萬畝好義者出而助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名商田塞下則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西樵嘗言夫人臥月一集中多經濟理學大文率經生所不能為者其子婦丁繼母張名姒音才學與夫人相亞嘗作討逆闖李自成檄詞義激烈讀者如聽易水歌聲惜未之見也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忠烈諱鐸揚州知府天啓時為魏奄所殺）女王撫軍子次諸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之變語其夫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滄海君借椎報韓然願輿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弒義帝者遂建義旗適滇帥爨兵精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

謁夫人開壁門見之旦日報謁滇帥具牛酒于軍中高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陰持兩端又醉語爭長語不遜夫人怒即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頭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夫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用也索紙筆從容賦詩一首辭旨壯激帥悔且懼夫人曰妾不幸為國難以至此然妾婦人也願將軍好為之遂跨馬馳去見巢震林史闕文補

長山劉節之名孔和青嶽相國名鴻訓之次子讀書懷大略慕陸渭南之為人所著有日損堂詩數百首亦學放翁明末棄諸生從戎隸劉東平麾下其婦鄒平王氏女亦

善馳騎射南渡時節之與婦各將一軍婦號令之嚴過于節之每相見有孫權妹刀環風節之亦敬憚之後節之爲東平所戕王問關北歸爲尼王吏部爲予筆述其事如此

海鹽陳若蘭名麟端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芰荷亭上設棋枰局中彈出縱橫影笑問檀郎若個贏又云春閨三月養吳蠶南陌攀桑滿竹籃爲避行人回步急不知髻上墮牙簪又云女伴相邀織綺羅織織素手弄金梭晚來爭取紅牙尺較得工夫若个多又

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殘燈挑盡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咏去花蕋夫人何遠若蘭詩集有綠窗閒咏一帙

康鄰字相靈直隸邢臺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集其菩薩蠻詞有云徙倚聽疎鐘臨眠愁煞儂又玉樓春詞云妾顏自媿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載燃脂集中西樵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康又有小重山

起句云春雨蕭蕭杜宇愁綺牕驚曉夢歷眉頭亦致語也

王吏部夫人張鄒平總憲文定公之孫亦擅詞賦西樵官萊子時嘗作寄內詩萊子淹留我共君滯人春月復秋雲巡檐幾夜頻搔首海國鐘聲已厭聞夫人屬和末二句曰海邊休恨還留滯猶喜離鴻得共聞後王官國博官貧不能攜家每咏此未嘗不歎其有思也

陶令則名琬儀雲間陸進士名鳴珂夫人也有九日登高憶芳兒一詩云有意登高去遙看江水環長江連合浦何

日夜珠還見雄縣馬之驌詩防初集

吳中閨秀贈海陵宮婉蘭一詩曰雲鬟偏宜試晚妝石床苔潤恰新涼採蘭愛向花前立贏得羅衣滿袖香婉蘭宮進士名偉鏐女歸余友胥無譽名褒曲室唱酬才情朗暢伉儷之篤亞于塤篪矣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翛然有偃蹇瑤臺之思

仁和俞瓊英名桂詩文纔一十六篇才思頗清綺而遇合抑塞年二十而夭其擬義山無題云才唱驪歌日漸曛牽裳官道淚紛紛紅英陌上花無主錦翼雲中鴈斷羣

玉鏡幾時還照影金爐從此罷燒熏聞知天上無離別願得相攜駐白雲江南古意云江南三月花柳香青春欲徂白日長杏梁陰陰燕新乳頡頏差池弄輕羽美人午起自結束曳髻垂鬟手如玉春草滿園蝴蝶飛金鞍少年他日歸中秋云玉鏡澄青漢金波蕩碧流桂枝應欲謝空倚最高樓錢塘毛先舒有閱兪瓊英集詩云宋玉眞愁客江淹本恨人何當誦遺稿霜鬢又添新

錢塘女子陸么鳳十四而善吟嫁夫遊學於外陸頗愁思秋閨晚思三首云晚來疎雨過人頭風靜羅衣颺不

休漫拾亂紅題小字暗驚新句又悲秋湖烟漠漠晚啼鴉自掃楓香坐煮茶一帶芙蓉寒映水那知秋思屬兒家翠黛宜嚬不耐嚬病逢秋氣轉傷神空堂莫挂疎簾起黃菊丹花惱殺人（見毛先舒詩辨坻）

嘉興黃皆令（名媛介）詩名噪甚恒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間余常見其僦居西泠段橋頭凭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吳偉業題鴛湖閨咏四律有夫壻長楊須執戟之句想黃所適定楊氏也）

闞玉錢唐人甲申之歲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又有倍年之覺父母從小絶珍憐之已父亡獨與母暨兄嫂同

宏光時徵選采女誤爲賣菜傭所紿竟嫁其子曰令玉職爨炊喂豕稍暇令鋤泥蒔灌足去縑約頭如蓬葆面目黃黑衣服泥污玉悲甚仰天痛哭而作歌聞者莫不悲焉未幾死 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煢煢兮門衰痒兄嫂難與居兮扶我加目中之塵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罪我之實多彼六禮之或已愆兮曾貞女之不從劙要予以桑中兮夫豈其爲予之匹雙我獨有母兮瘋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衝髮我兄摩挲兒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之兮笑言啞啞我忽憤氣兮如雲指漆室女以爲匹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予不愛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憑兮爲凶之厲嗚呼哀哉我終死兮魂獨歸去明告母兮幽訴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爲遭此行露也縱謂行多露兮穽我之污也亂曰嘉名爲玉父之命兮幽辱糞壤終保貞兮憂思悄悄淚淫淫兮蒙此忍詬曰當心兮　王西樵

曰相其語意殆是女中之左徒徐淑蔡琰無其矯矯

辛卯冬宜興史孝廉名鑑宗北上道經淇水夜宿宜溝客舍見壁間有數行云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後又云妾廣陵人也從事西宮會不二載馬上琵琶逐塵長去愴懷賦此和淚濡毫促裝心亂語不成章時庚寅七夕後四日廣陵葉子眉識呼主者問之知爲宏光西宮也

王考功筆述云孫沚亭相公南征紀畧載女子趙雪華題李家莊壁三詩並有感寄不記其詞

鄒平西青羊店逆旅中有女子題壁者自署萬里女郎詩云獨抱寒衾憶夢眠第二句不記馬蹄得得行何已歸鴈提提又近年蓋和唐人韻也亦宛轉可誦

又有題濟南東王舍莊壁者不記姓名詩云夢寄車塵馬足中依稀綺疏夜燈紅無端對鸛鳴寒柳驚起愁心對曉風後小字旁注隨外北征作

陽邱道上盧氏店中會有女子于七夕題絕句壁上前一小序末署云天孫渡河之夕夢皃書夢皃蓋其名也詩後二句云惆悵佳期不復還有似銀缾墜智井餘不

復記憶矣數條予並載入朱鳥逸史中以俱題壁詩故
識于此
江都倪氏有鸝怨集其本序云内子爲閩中巨族依其
舅氏于白門孟夏歸余一病不起客有善李少君術者
爲余招内子魂叩生前事歷歷如響復作詩十數章本
序後附懺詞云生于閩海長于西江又曰衣不曳地七
襄錦織鴛鴦案可齊眉六禮書連鴻雁乃以兵戈萍散
魂驚拍裏悲笳兼之骨肉花殘影落天涯畫角爰求媒
妁締此姻緣纔詠關雎忽嗟瘖馬前端陽之一日鈿翠

埋幽會合丞之幾時爐香化燼又云二十五年之粉黛辛苦同休一十九日之牀帷沉疴不起氏詩有云已作蘼蕪離恨草莫看菡萏並頭蓮

柴貞儀字如光杭州人也能詩其咏羅巾絶句云拭去盈盈淚攜來冉冉香殷勤纏素手縷縷似愁腸亦極有思致

通州陳㙜字無垢幼博學詩文絶工著有綉佛齋集常作閨怨五言詩有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之句從叔文起名宏裔見之屢形唫賞自註姊有寄弓內子數絶句一云班管唫成字字珠才高皇甫

重三都寄言小妹慚非古文釆江南讓大蘇又云既擅
分金又借詩千秋鮑叔郎名師枯腸索句慚非錦聊當
梅花寄遠思蓋姊有
茹蕙集郎余作序
松陵周羽步名瓊一字飛卿詩才清俊作人蕭散不以世務經
懷傀俄有名士態生平尤長七言絶句居如皐冒先生
深翠山房八閱月唫咏頗多如贈范洛仙云顰淡消魂
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檐前垂柳絲千尺只繫吳腸
不繫舟蘇貞仙云一架薔薇滿袖香同行誰不羨紅妝
生平最愛清幽事肯惜凌波遶曲廊又寄懷洛仙云蕭
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

吹此恨到揚州此等語俱極似唐人截句也又羽步贈吳湘逸詩云絮語花陰夜未央細聆音韻轉悠揚君今幸作吹簫侶儂願期爲雙鳳凰蓋有爲也

茂苑吳蕋仙名琪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嫻矣與飛卿著有比玉新聲集蕋仙尤好大畧精繪染飛卿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黃皆令比玉新聲集序曰不意唐山房中而後復聞正始惜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筆展薛洪度十樣牋倩衛茂漪手書之藏諸白閒靚閨閤耳

吳湘逸儀眞人亦嘗推官侍兒也一名叩叩蓋摘繁欽定情詩中語資性穎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遍即能

覆誦年十九天聞者惜之按湖海樓本集有吳扣扣小傳郎謂姬也家伯氏有同湘逸水繪庵看桃花二絕云林坰深杏惢聊偎小霽偎紅露籠光癡態若雲誰得見畫堤飛起兩鴛鴦小閤湘中雲水鄉有人如玉共文房三吾昔日應無此嬴得幽情惱漫郎

王繡君名璐卿通州人馬孝廉名振飛之妻也閨房唱和時以小幅行世風調綿整人甚稱之嘗見其一絕句云青草湖頭花正妍綠莎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槳邊蓋咏舟前落花者筆情波媚與題頗稱云又嘗見綉君一絕云春寒日日雨如絲草滿離亭水滿陂寄語東風須着意惜花人去未多時亦自成調自注綉君妹亦工詩余內子嘗以白紈乞二王簪花格便覺瓊枝璧月爭映行間也

西軒集西軒淮南郎象隨所居軒名載妻江女子燈夕寄答一絶清怨迢迢耐人尋味詩曰荒樓何處忍吹簫寂寞燈前淚淚遥忽看病中書信至却傷今夜是元宵閨閣中有如許思理惜已軼其姓名原唱係襄陽年少所作有一行清淚了元宵之句辛楚欲絶亦不知誰家年少殊可惜也

王阮亭感事三章附錄于後　少小愁多不自持鍼床初綉合歡枝春風筵上迴巾後夜雨燈前擁髻時雙黛痕消鴛翠減單衾香細鷓鴣知定情三五遥相憶詎獨縈欽解賦詩　曼滌橫波溼鏡潮紅蘭當戶柳垂條爲歌白石逢郎艷會約黃金貯阿嬌酒病正濃過上巳春愁難爰近花朝那知更逐香雲去楚水巫山萬里遥　金鵲鴉鬟烏桕門琴川春水記啼痕機中錦字勞相憶肘後香囊是舊恩密約難忘松栢樹新居聞傍苧

蘿郡春江花月千餘里悵望流光欲斷魂　又附錄邱象隨摘語爲起句一首　夜雨燈前擁髻時上紅初引第三絲玉鈎穩壓重簾靜海燕深棲暇夢遲十七雲鬟年最少一雙星鵲誓先知風流意極消魂處半近妝臺有所窺

吳門家大僕名齊生示余以望遠圖乃十四歲女子所作霧髩雲鬟薄施水墨眞遺世獨立矣錢塘陸圻望遠曲十四首今錄其三

采罷蘼蕪望故夫藐姑仙子不曾殊屏間歷歷窺青瑣道上明明種白楡舉體作飄連理帶　定情羞解合歡襦可憐漂泊刀頭約坐看天街夜月孤　雙啼玉筯溼羅巾爲結相於訪故人自是口中生石闕何堪腹內轉車輪儂聞梧子心難變　郎北蓮花貌絕倫何事小姑偏獨處清溪簫鼓夜迎神　皓腕輕羅驗守宮纖纖手爪似春葱常將小婦誇中婦不擬賢雄是故雄九醞滿浮金鑿落兩鬟眞作玉玲瓏何妨深鎖青苔溼說與昭陽

絶不同

夔州李翰林名長祥崇禎癸未進士官庶吉士亂後僑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筆意曾爲雲閒董大名黃母夫人畫一粉箑烟墨離離深秀不可言香奩畫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畫仕女圖

江西康孝廉名范生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畫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頗矜重之嘗以一扇貽余綠篠明玕便覺白日欲翳王考功曰朱遠山夫人文江集有和康夫人寄外詞似又不僅擅繪事也

江陰女子周淑禧處士周榮起女也工畫花鳥在徐熙

黄荃閒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同時又有宜興盧丹善畫美人每作一圖皆婦爲之點睛云

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庵作水墨花鳥幽淡欲絕王吏部嘗題其芙蓉鷺鷥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嘗作芙蓉匹鳥也李是葛光祿無奇夫人著有竹笑軒集又以節著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題詩郵壁悽然有去國離家之痛焉詩凡四首猶記其一云風動江聲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君王下殿將

軍死絶代紅顏馬上來王西樵曰絶代一作薄命

秣陵崔秀玉父吳門老教授家貧僦居鷄鳴埭下常口授秀玉書史無不明曉著有玳佳閣詩集一卷如咏杜鵑花句云恰喜花名似鳥名絶可想丹陽賀宿述

賡明弟名玉堦自北歸以郵亭女子一詩示予予爲憮然詩曰淩波卸却換宮鞾女作男妝實可嗟扶上高鞍愁不穩淚痕多似馬蹄沙蓋流人羈子過之繫念矣詩更有自序云乙酉六月一日遇難寳林莊徬徨無地洒淚而書以爲異日訪尋之具廣陵十七歲女子張氏淚筆書于方順橋店中

耕塢老人爲余言乎壬寅過鄭州見驛亭有姑蘇女史芳芸詩猶記其末句云銀釭燒盡心還熱畫鼓金針月已酉最爲清麗其全首錄藏傚篋會舉似映然子卽采入名媛詩緯王考功所載亦余言之也乎閨人亦有和韻

乙酉澄江之變士子黃姓者妻秦氏被擄不屈過金山題詩壁上末二句曰蒲團夜坐三更月懺悔今生未了緣明日投厓殞兵去復甦適遇乳母夫過攜歸復合

劉阿李者李氏字小鳳長干里人也其父母故貧幼鬻

于耿進士章光家耿羅平陵之難自妻姚朱以外隨死者凡四人小鳳法當入官蘭陵劉生捐金贖之左右其事者則馬大將軍之力爲多將軍名允昌吳婁東人蒙古故將之裔明末爲黔南大將軍天兵南下因束身來歸　天子嘉之賜田宅金帛有差視諸儀同秩聞者義焉與小鳳同時入官者一曰雙蕚後代小鳳選入掖庭一曰服益則年最少後不知所終云鄒祗謨有傳新城王士正詩曰天涯芳草碧氤氳擁髻燈前感少君共道朱家輕一諾非因蕭寺識雙文定情欲賦明瑞醉心字初濃斗帳熏夢到葭萌關上去還如蕭總識香雲　花枝似玉映紅顏曉鏡明聰幾寸山小閣春濃香薇藤後堂蝶拂玉交關乍宜角枕袁生咏自賣清溪盧女還罷畫樓臺烟月夜劉郎應不憶人間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嘗一日者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皃事魏閹者又姬嘗以他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喟然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峻却之卒不往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辭今尚存湖海樓篋衍中又方域與陳處士一小札曰昨域歸來有人倚闌私語謂足下與域至契旣知此皐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隱少申夙諾不意足下誇李君虞作薄倖十郎也然則一夜徬徨失却十年相知羅袖拂衣又誰信此盛遇乎域卽肎受

法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誠之報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實天王明聖不介而孚遭際如此臣願畢矣今日雅集亟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昨日乘其作主而私譏十郎堅不可解則域雖欲過從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有當也

鈕此書辭婉生平風調爾爾

松陵吳氏名銀姊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妮後事露庭鞫氏拔所供狀洒洒數千言頗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辭多不載中有云昔淡眉卓女服縞素而奔相如漢皇弗禁紅拂張姬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宜然益放誕于閨房

寄濤狂于螓黛矣

陸姬孟珠或曰瞜城大家女也曾爲侯門寵伎侯裁于法姬邑邑不得志流落江湖間悽然擁髻有東京夢華

想製詩一卷自名紅衲道人贈姬詩二首云辭漢金人淚滿腮西園東閣
己成灰莫嫌烏爪麻姑少曾見滄桑幾度來剩水殘山
花信稀瑣總鸚鵡舊籠非儂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
燕子
飛

頫冰劉公猷比部比部名體仁寄王推官家集數種中有賢
媛詩三卷一名雲錦樓詩係進士劉楷妻李氏著李氏
中丞某女孫一名紉蘭軒詩進士劉佐清女著一名寶
田堂詩秀才劉振女俱可誦汝頫風流卯金爲最孝威
諸有天人之譽矣此條係西樵筆述并注雲錦樓偶成一絶曰花前閒步數蜂鬚露色初晴
小院偶巧試金釵移日影闌干劃處損紅朱紉蘭軒新
月一首曰宿雨夕方歇雲開天氣清星河仍欲淨涼月

復來迎簾捲花初好螢飛火自明虛檐移攙久新茗聽
新聲又櫻桃起句日竹實方成筍朱櫻已及時實田堂
雪夜起句日雪飛忽
滿徑入夜白瑤天

臨邑邢慈子愿名侗官太僕先生之妹善畫觀音大士莊嚴妙麗用筆如玉臺賦髮春日游絲慈淨適武定馬方伯馬夫人雅工詩文著有非非草蘭雪齋集二種錢宗伯選入列朝詩集者非其佳製也從馬官黔中馬卒于官夫人扶柩還途中作黔途畧一書文筆高古有班惠姬之風予在萊海時于劉幼孫先生家見夫人答劉一書詞極雅健又于張渤海家見其研銘二首亦皆有致又工書酷類太僕刻有之室集帖婦人筆墨見于金石者房璘妻高而外殆不多有然高文詞不少見
則夫人兼長爲尤難矣

余嘗遊宿遷北司峿山有石刻女郎湯文玉遊山詩云

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朵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詞極新蒨然與他游詩雜書一石蓋他人爲刻之非其自書也

女子琅玕濟南德州人也曾有句云自憐身似楊花願向天涯情死字數不多讀之居然悵惘琅玕題德州旅壁一序二詩序云妾家齊右歡是吳儂玉樹其人紅葉贈我既見君子信緣綺之可媒我思古人願紅拂以爲友佳人久嗟薄命好緣肯俟來生苦海斯離多露弗畏寶馬踏來剛牛夜老崑崙焉所用之彩鸞飛去向天邊莽叱利從茲逝矣聊題短句用示情痴詩一云何須押衙妙手五更暗度香鞯誰續奇女子傳小名喚作琅玕二云昨宵紅拂深閨今日高唐去矣後二句則所載也此女子不特筆艶人亦復奇

王菊枝工小詩雋令殊甚廣東程內史名可則為余說洵可謂珠孃之絕調矣粵中生女號珠娘菊枝有絕句一首記其末句云與孤窗雨一般聽語甚雋令選家或改作孤牕夜雨一般聽庸甚矣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唱和詞見倚聲右集文婉浣溪紗云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殘錦屏深護早春寒新嬾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且拈班管寫長歎又云獨坐無聊對簡編閒題錦字滿花箋夕陽西去轉淒然掩淚倀徊妝閣畔掀簾私語瘦梅前此時試問阿誰憐又云曉日凝妝上翠樓惱人春色徧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鉤燕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落恨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

長沙女子王素音為亂兵所得題詩古驛有云可憐魂

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見者莫不憐之王阮亭有減字木蘭花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鴈來蓋爲素音作也

乙未歲阿貽偕全邑傅侍御扆北上至白溝河頓此郵中見壁間有和素音詩者覓原題不得以問居停指墻邊積木堆五六尺許云在此中堵壁上時方隆冬阿貽與侍御亟欲讀素音詩乃同從奴共運木及半而詩盡出侍御執炬阿貽呵凍蘸筆錄詩竟共讀讀已復各爲和章書之壁書竟乃命酒劇飲如覺手腕欲僵各大笑

相顧謂癡絕也此事亦極可傳余後至此邸亦和韻末有也學低頭拜杜鵑之句素音原詩共三絕前有小序是儷語凡二百許字其精麗可與瑯玕女子相敵載余燃脂集中自劉此部以後共入條俱係西樵先生筆述并注以下俱係湖海樓自撰并注

江西李侍郎名元鼎與夫人朱中楣字遠山有文江唱酬一集盛行于世常熟錢謙益文江集序有云珊瑚筆格綠沉之管交輝玳瑁書籤雲母之牋雙擘花深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或擁書而徵事又云雕軒文駟驂玉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件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焚香雲母蓮花千年辟蠹豈若敬通見抵但對孺人子美漂流長隨妻子

湯畹生名淑英長洲人適休寧吳翽工詩善奕年三十六

天其莫春南鄉子云天氣最無憑乍雨還晴又做陰時候因人三月也清明暗買韶光柳釀金杯酒忽閑吟寂寞春庭鬥草心院落黃昏簾幙靜深深獨坐譙門又起更王西樵爲予言畹生詞佳者最多予錄二十餘篇燃脂集中

范滿珠休寧人范眉生名良妹詩才與兄相稱述母一詩曰獨眠不禁冷風呼摧落梨花滿地鋪可奈壻亡畱女在那堪皃死更孫無枕前有夢誰人伴燈下無言已淚枯不是彼蒼昏昧久如何伯道暮年孤詩語絕痛又旅夜絕句曰殘燈明滅亂蟲啼展轉鄉心月漸低夢對家人纔欲語雞聲依舊到窗西淒淒楚楚可念也詩名繡

蝕草紅豆老人爲之序

周明娛名庚莆田人諸生陳承續妻也生平製譔所見不多會覽其尺牘一卷清選遙秀映允爲玉臺之名構矣與仲嫂書云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趣毫惟聞猿哭是以耑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又云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與外一書曰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然後

知其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又云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絶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仲嫂能定三國志林媛能作松石圖新婦俱於此不凡惜俱逸其姓氏見尺牘新抄王西樵曰周詩名羮綉集凡百餘首是宗竟陵者亦有一二可錄小札名十七帖語語清雋備錄燃脂集中

甲申之難賊入後宮有宮人費氏者為賊所獲將污之氏紿賊曰身是長公主也鼠輩詎敢爾賊舍之居無何俟賊沉湎後挾匕首立斷賊首遂自殺南昌陳弘緒詩云衛天劇盜乘金輿含元殿化綠林區赭袍日角不知處鴟鴞飛向陛前呼圖營去盡戚畹走黷黷風沙掩陽烏玉貌嬋娟散

如丙紅鴉韃觜泥中迺費家嬌女明光姝巧手冉冉不能圖芙蓉墮井井水涸銀牀不覆綉羅襦衆驚窺視爭救出共惜花間顏色殊姝生妙計賺蟻賊稱是崇禎公主軀鼠輩何敢犯龍種汝主逸聞傑汝徒渠魁侯驗知非是擲向帳旁于思胡身藏匕首口佯許鎖衣醉倒紫氍毹挾刄立刺咽喉斷血纏亂濺殘香徒我仇既報我安徂七尺應須傍鼎湖談笑自蹈霜鋒凜髮鬈不受黃埃污盈廷豈少如戟鬚幾個男兒擢簡書寒燈哭拜披香影三十六青春草枯

錢塘女子吳柏字柏舟未嫁而夫卒柏衰麻往哭遂不歸毋家苦節十餘年遺疾夭歿所著有柏舟集數卷詩極鍛鍊詞尤富而長調更絕工不減徐夫人湘蘋也古文尺牘在明媖之上眞奇女子矣

洞庭女子遭亂自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士人憫而瘞之獲寸帛于衵衣油楮密固展視爲絶句十首聞者爭傳誦焉詩有云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沉底後不留青塚在單于結彎悲楚運格端好詎在班婕妤下令千古以下王嬙蔡琰花蕊夫人流輩讀之寗不愧赧欲死載錄其詩四首生小伶仃畫閣時讀書曾托母兒師濤聲夜夜悲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辭當年閨閣惜如珍何事牽裾遠水濱報與雙親休眷戀入江原是女兒身生年猶未過笄死後狂瀾歎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爲遠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 耕塢老人云女姓蘭名玉貞或曰湘潭人或曰即吾邑人以入水無月餘尚能逆流之理然

玩其句有雙姑語文似從下江而上者

王十一爲余說林四娘事幽豔而屑瑟蓋搜神酉陽之亞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宮人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首繫一小序序云晉江陳君寶鑰分臬青州入署之夜堂上忽聞樂作空中隱隱呵殿聲如貴人騶從至至則炬燎輝煌杯饌羅列賓客雜沓于堂上俳優厮養奔走于堂下胥役大駭走白陳君君固已心異矣因率衙卒呵禁之不止挾弓矢操而射之不止持轟天雷諸大炮擊之復不止越數日陳方燕獨坐小齋而風雨聲有自遠至齋中窸窣如人行聲少頃雙鬟褰簾入唱曰林四娘侍兒青兒咯事娘子願謁使君陳惝怳未答而美人翩然至矣妖質雪瑩綉紋花映脩蛾自斂斜紅半舒揄袂以前向陳而拜拜畢就坐徐徐啓曰某金陵林四娘也幼給事衡王中道仙去今暫還舊宮竊見殿閣毀于有司花竹淪于禾黍某故有宮中儔侶話舊情深停車無所敢假片席于使君之堂

某固無能有德于使君然亦非有害于使君今與使君爲方外交可乎某有小酒食願同醉飽并及從者微有薄犒幸無深訝焉陳雖疑且畏然度無可如何遂偕行及下箸則珍肴也引杯則良醞也從者視其犒則朱提青蚨也始稍稍定後則夜分必來更闌即去數入內與陳夫人姬媵締交若娣姒然陳之客過臨淄者或請接見無不歡好即席酬和落紙如飛詞中憑吊故苑離鴻別鶴之音爲多噫嘻此胡爲者耶又謂四娘貌本上流妝從吳俗秀髵鬢髮裊如遠烟覆以霧縠綴以珠璧身縈半臂足躡翠靴錦縧雙環環懸利劍冷然如聶隱娘紅線一流婢東兒青兒皆殊麗恒侍左右人亦無敢調者居三月一夕別陳君欲去且以青兒爲托把酒賦詩臨岐悵別聳身碧霄蹤影頓絕青兒後一二來久亦不至矣異哉曾記其一詩云玉堦小立羞蛾蹙黃昏月映蒼烟綠金床玉几不歸來空唱入間可哀曲

閻素華字雲衣以長板橋人事宛陵唐內史名允甲或稱

其羅羅羸秀孤倩絶照綽有林下風宜城俞綬爲立傳傳畧曰唐先生官中秘亡幾何爲于人所屏逐令人至爨牛衣時相慰藉如疇昔自是不復居國門歸而挽駕牖衕故居耳又時時有跡之者游徼織于道厲染相屬無弗辟匿者唐先生叱令人曰嘆嗜盡去諸令人對曰曩者妾不以公貧故不謹事公安則雁之危則違之失事人者禮且穽惘者流除闈闥安所所措足死卽死耳已事卒定爲唐先生友者罔不以令人能執義云

周炤字寶鐙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傳其丰神纖媚姣好如佚女性敏給知書歸漢陽李生生名以篤字雲田生固慕炤既得嘗炤則益大喜過望也然家先有大婦在炤眉黛間恒有楚色李生愛客遊常攜炤殘墨數幅

以示友人人無不色飛者生篋中有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霧烘染欲絕圖尾有小篆二一曰絡隱或曰炤又字絡隱云董以寧周炤傳云炤江夏周某女也某官山東按察使僉事遇闖難殉節死炤哀之作悼懷之賦賦畧曰倚江流之浩浩兮吊爾衡與屈平彼塡江而不溢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孰辨其爲杜蘅鳥之嚶咿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情賦長餘不錄讀之如聽三閭大夫姊嬃吟也龔百藥傳云寶鐙年十九所至雖謹自蔽匿人得窺見寶鐙蓋天人也　寶鐙有次林文貞韻寄王玉映詩云夫子南歸後永夜述名媛生小貯金屋弱齡弄玉硯海桑失廬畝竹素易釵鈿感爾瑤華贈時時動紈扇芰荷綴鴛翠天眞寫素絢咏絮謝女匹織錦蘇娘彥儂是小家女畏令仙人見注目倚鏡閣因風寄方便所恃一片心的的花燈練又有閨外君耨香子將歸一律云茶花楪蕋白紛飛小閣身如坐翠微不定陰晴天欲倦何方

燕雀晚知歸王孫歲歲懷芳草侍女朝朝倚
綉帷見說畫眉人且近湘山如黛未應稀

# 婦人集補

如臯冒丹書青若著

秣陵丁雄飛字菡生婦卜氏名曇字四香婉嫕柔惠歸丁以後每每有憂生之嗟常讀霍小玉及小青傳淚簌簌如雨性穎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从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經云不亂取手香不淫色體香不妄語口香不婬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貢妻也幼有劉三娘之目能詩歌其舟

泊蕪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黯蕪城路不見折瓊花惟聞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悽惘見淮南詩又鄱陽蕭氏亦能詩嘗有絕句云花谿紅亂燕雙飛錦水香泥春獨歸爲憶金釵樓上夜琵琶度月下簾幃

龐紉芳名蕙纕吳江吳聞瑋名璐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詩曰年來愁病強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巵綉閣闌尊同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雲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縷絲何事今宵稱絕勝筵前道韞總能詩見鼓吹新編陽羨陳先生日紉芳曾于衍波牋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滿經函小字紅箋手自緘睡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換羅衫繁花滿樹空教謝芳草盈庭未忍芟蕩子天涯歸未得雙栖喚殺燕呢喃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女冠龍隱俗姓夏氏華亭人也常因六姊孫佩蘅沒于丁亥家難爲賦一詩云憶昔于歸紈綺叢郎家聲譽擅江東肅雍自叶房中樂散朗仍歸林下風日煖晝樓彤管麗春深珠箔麝蘭通絲雲散後空憑吊野哭荒郊恨幾重又聞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露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頻驚桂棹迴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子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詩句清綺豈獨君家大哀一賦獨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者亦女冠也陳留人其禪坐書懷一律最流麗詩云碧雲靜鎖梵王宮猶似明霞拱禁中玉樹舊枝歸淨業內

家新調擅宗風三千里外腸堪折十二年前淚暗紅欲悟無生何處是禪燈移照鏡臺空清句如此可謂女中惠休矣　王考功曰孔植在京師納一小姬姓宋貌絕婉麗一日于几上寫明月兩字孔植問書此云何姬笑不答孔植偶爲尋言之余爲賦一絕云雙蛾學畫指初揩偸擲紅毫小字佳應識參軍新句好願隨明月入君懷孔植持示姬姬復爲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昌蔣夫人能爲小詞其如夢令一闋頗爲人所傳誦全錄入燃脂集中不記其詞矣　又云東昌有尼名泉玉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楷爲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烏林鎮人工詩詞先是已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兩髦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刭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驚頗聞洵美非吾土却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

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迹底事猶牽世上名啓正野乘曰張氏類得道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爲班姬蔡媛曷若爲共姜叔姬之尤愈乎

吳瑟瑟字數青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坤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姿善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畫倩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畫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瑟瑟畫最著者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鴿圖錢位坤瑟瑟小傳曰壬午八月既望瑟瑟于歸時清露晨流疎星夜落若遠若近楚楚可念也

王賓娘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人絕句千首十歲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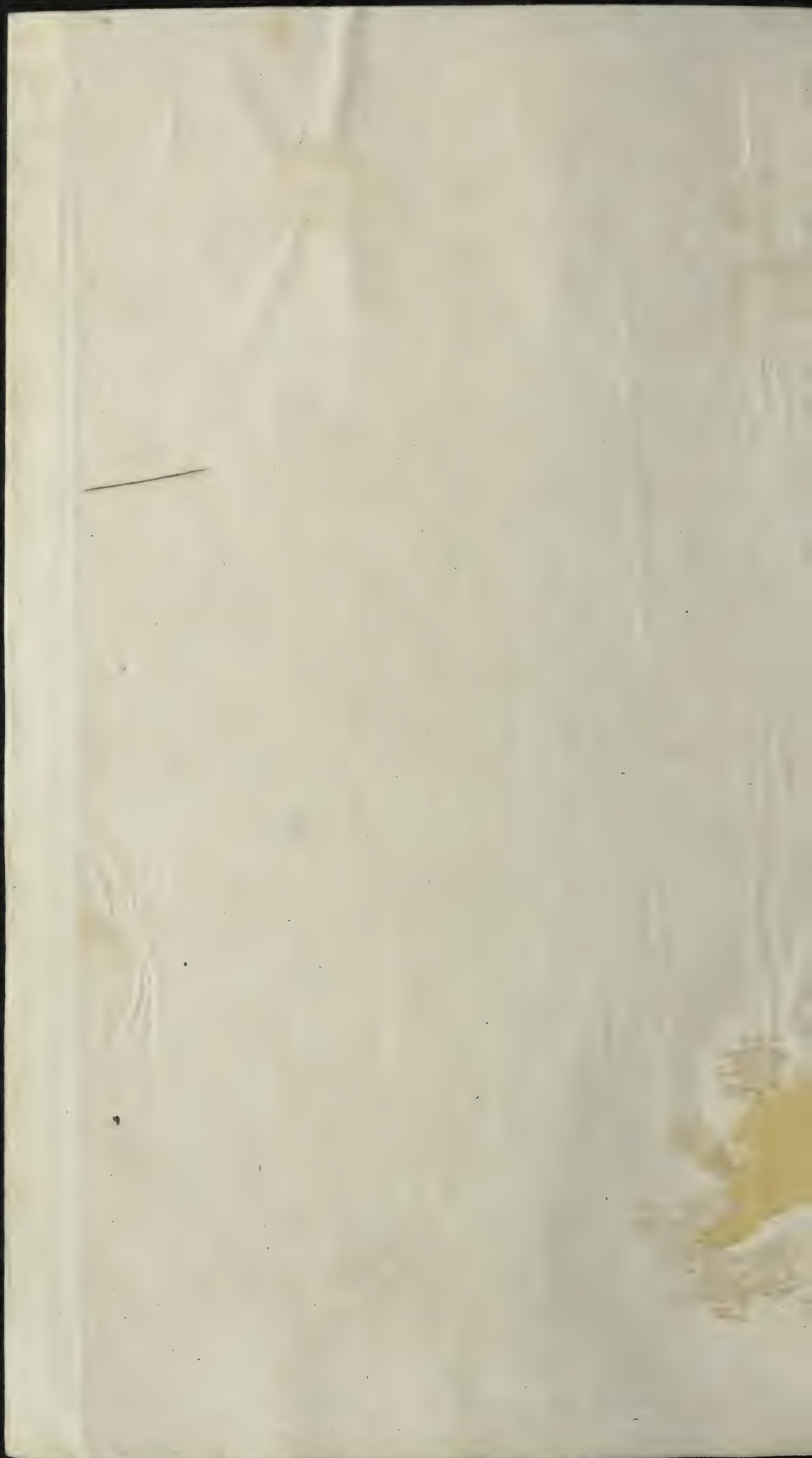
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偶心恒侘傺詩文諸稿都不以示人也賓娘王眞定（名追駭丁丑進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早經秋鶴夢留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鈎浪遊清院難消日偸上層樓未散愁空憶舊時衣帶緩不勝遙夜淚重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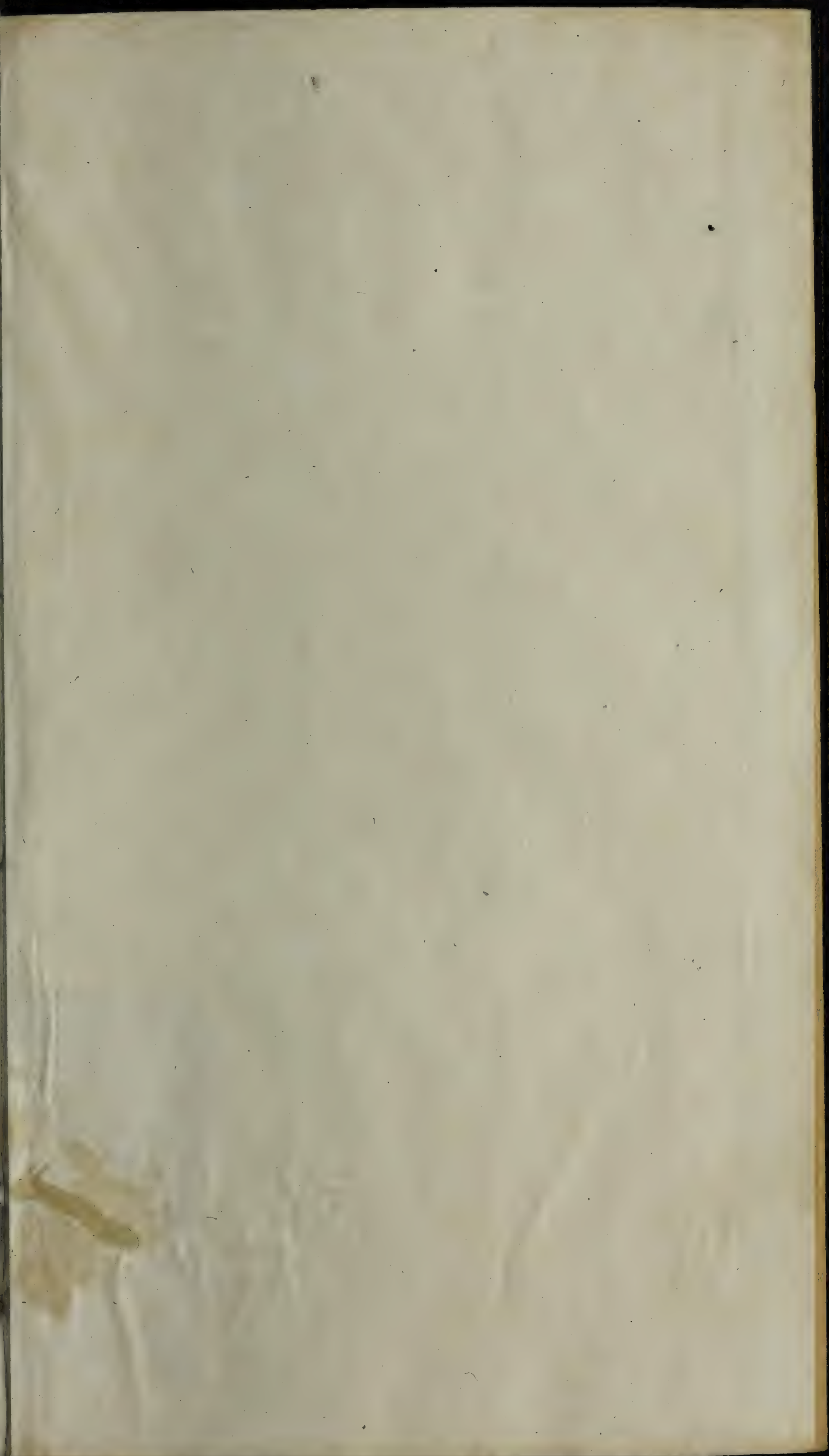
張一娘婁東張太史（名溥）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歸一孃自十三經以及二十一史無不淹貫文擬上國

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爲獻之復生適同邑吳綿祖陳黃門子龍輓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歎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有和秋柳詩云春來眉展試羅衣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隄花草怨人稀風吹荒岸流螢墮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滴賞心如夢肯相違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彭澤舉盃初漉帽秦川罷織欲縫綿營中畫角思歸日馬上章臺憶別年最是悲涼成九辨鴟雞啁哳寂寥邊二詩殊濯濯有致







道光丙午鐫

# 苕溪漁隱叢話

海山仙館叢書

[illegible]

# [illegible]

道光丙午鐫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畧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

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為一間為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為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為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葢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撿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

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詎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温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附生朝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敏　俞清老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俯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蘂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囀春鶯　媚兒

鄶生　麗人雜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 漁隱叢話卷第一

苕溪漁隱胡　仔　纂集

##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隷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尚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為一

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

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益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
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
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
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
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
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
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
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

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

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

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没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

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塲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塲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

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

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

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别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已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眞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

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眞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

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卷一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

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裩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裩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

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吽呼衒鬻以爲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

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眞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若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眞詩話云山谷言庚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眞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

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爲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懔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卽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飾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真可發一笑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

梁雙聲興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流清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綃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

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蘤湖荇曄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爲鶴

膝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某案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葢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磝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霡霂皆雙聲

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𠟃靈歷是雙聲𠟃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

韻不可謂疊韻也某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雋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篛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蘢室屋壅塵坌僮僕侍偪側涇渭淸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苕溪漁隱曰

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劒閣隔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喏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欲詞格淸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淸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古今詩人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言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凡詩人專門名家無有不可觀者特降而至於晚唐未免氣氣象衰薾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卷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

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

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子素知
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
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
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
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
事失照管爲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
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

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
造語之簡妙葢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絶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
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九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叅軍由叅軍爲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尙爲叅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葢其孝友

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輙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决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
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
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爲米
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
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
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膝閉
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
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
有眞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

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没蕩今惧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者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没以没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没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没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觕間求之以此碔砆美玉不類

蔡寛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邀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爲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爲屬雖

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為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

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

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判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遯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

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

門遥謝載酈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

淵明詩者卽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

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巳滿佳人猶未適謝元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嘗恠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

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識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芈勝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爲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葢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

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葢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

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漁隱叢話卷三終

# 漁隱叢話卷第四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

量爲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葢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

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荅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

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
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
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
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
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
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
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

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閧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絶無知其奥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刋谷詩云愛日滿堦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

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
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
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
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
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使錯舉
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
啟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
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

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趍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

得成蔡天啟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况淵明之眞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

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閒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

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
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眞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
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眞
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
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
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眞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
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
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

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顔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

之黨飲廝後爲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黨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晏卿喜豪飲亦大麄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缾

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爲好事者一笑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

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子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尙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爾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西淸詩話云淵明意趣眞古淸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葢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來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一作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㓜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眞余之

實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旣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卷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

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眞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淸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

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陽廉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眞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

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噂𠴲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寛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舡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葢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

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
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
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
脫招我飯胡麻眞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
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
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

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厠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厠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葢有所識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淸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盖有譏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歷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

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䳇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苕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潘子眞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

此語

西淸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會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

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遥相失各
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
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
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
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
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闈放朝夜誤
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
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苕溪漁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牴牾無疑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氷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

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漁隱叢話卷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六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

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若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

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

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苕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

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閒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純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

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作更側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遯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釃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

建旟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葢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苕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遯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考詩注孑孑干旟鳥隼曰旟後人多用隼旟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眞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

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景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陵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為存深意或以為初無意蓋以子美為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

盡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黄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籤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

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
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
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
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
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
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
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覂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
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

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與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旣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内人少

虎狼多少人愼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爲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

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淸省沈宋㰅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

也乃深美之耳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爲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漁隱叢話卷六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郡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偘偘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

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

眞有無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壹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為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為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若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内悒悒而崩此詩感

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唯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趍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

但見松栢荊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元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詩云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眞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即唐元元皇帝廟兩廊皆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眞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衮

千官列雁行者也國初猶皆存廹眞宗朝陵經過愛其筆蹟命行在畫工徧閲之有負藝者恥以爲不及會詔有司修葺郎請盡漫壁更畫遂悉見毁或云當毁折時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韈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淸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靑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

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苕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絶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絶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

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
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
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
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
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
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
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
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
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

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西淸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

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
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
與常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
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
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
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

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内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趍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

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覊愁旅思皆在目前末將梅蘂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服君平之卜所以

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涉萬里無所税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窓戸每宜通

乳鸞兒童莫信打慈鵶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眞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

貫穿以停穩筆畫爲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苕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爲覽者一笑

漁隱叢話卷七終

# 漁隱叢話卷第八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

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

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

毁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月爲晨光閉日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内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覩其詞氣桀亢如此固自可見其胷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

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
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戍高桂
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
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
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
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
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
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淞半江水王宰丹青絶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絶倫而宰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爲二李矣又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

苕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歷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嘗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〻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〻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〻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

苕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〻或名巔棘

初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爲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爲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爲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爲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鈌況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爲對偶非有奧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滅骨肉親每語

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

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

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趍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

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

挽詩云天綱𢙣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寬定如此嘗語參參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若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必不然之德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

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為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唫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唫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子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

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眞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淸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卧爲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閱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世傳古本作

天闚今從之莊子之管闚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
或作闒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於屬
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
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
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
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葢指龍門也後人妄
改爲天闚荆公又改爲天閲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櫸柳枝枝弱桃杷樹樹香或說

欅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欅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欅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見松茵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欅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欅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欅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懐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

疑不可以對鶬鴰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鵩鳥乃鳥之名鵩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鵩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葢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庖人且雞黍稚子摘楊梅葢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

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論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

瑣碎云金瑣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恠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

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大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

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
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
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
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漁隱叢話卷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九

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鄰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鄰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鴐齧鄰注云良馬低頭至鄰故曰齧鄰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别本作乙

乙蛣蛣以方言故云蛣蛣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

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葢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葢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逈柴門闊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葢見酉陽雜俎

瑤溪集云杜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夫唯文選是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

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葢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

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爲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
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眞州
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
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葢用老杜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
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
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
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眺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

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鬪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腷句對着意爭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

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

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啟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

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愼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

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爲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琯贊云

盛名之下爲難居眞可發觀者一笑

蔡寛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荊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刋注而從正若此之類不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碨礧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乃

直攷闕作閱攷駿作騣以爲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爲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

云空看小垂手忽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遯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為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頹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雁遠天浮雲西去伴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

度族人聞此事爲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向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荆公嘗有詩云莫

敎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必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淸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濶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

歴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

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
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
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
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
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
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
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雁
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
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老杜補遺云鮑當孤

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湝水盪其胷相加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胷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

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漁隱叢話卷九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爲妥花妥卽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槩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

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淸渭濵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爲壓卷盖

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佗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敘異端之汨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

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敎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於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繼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淸渭濱其道

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餅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益如此然後頓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云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閔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

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出此也南
朝何季山居若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
三高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未云若邪溪
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靑鞋布襪從兹始葢有隱遯
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今倐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
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
君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荔支此
主人用歌妓爲樂者渼陂行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
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

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
尊有俎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
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
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爲誰雄恭用賀六渾
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
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
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
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
之功此說爲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

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疎側生荔支見左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厓而鄰切武后改人為厓因而誤寫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阿咸家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

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歷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爲正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讀與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梔師長年三老謂袗領爲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

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

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體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摸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

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其

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

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

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

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苕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

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天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
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
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
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
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
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鏁

曉鐘開萬戸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苕溪漁隱曰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即此一聯也子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爲已用豈不爲當時流輩

之所譏誚乎無已遽以爲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
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
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
和間諸人可跂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
深稱者余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
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停盃
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
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卽舊遊春心將

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
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滅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
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蔕得失瞬息間
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
拳期勿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眞村陋也此
取其瑕纇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
也

漁隱叢話卷十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當誦予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入哀詩謂汝陽王璡璡雖死先於虔入哀詩乃鄭虔輩没後同時

作則虞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

耳其病葢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刋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入哀詩在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閣饒奇石末爲極勝

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
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
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
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
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栗過拳西京雜記
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
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
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荆州圖記當

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見所謂昭丘也藝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柟詩凍雨落流膠楚詞使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音東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故前苦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述古詩邪贏無乃勞張平子西京賦邪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僞之利自饒

足恃也一作嬴一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筩酉陽雜俎亦云灩澦堆云如馬戒舟航水經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即沒有時才出又十道志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楊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盖此事也代

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
時爲元帥故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
動殷樛嶱牛山老人刋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
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貌乃出此
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
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
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
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
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和賈至舍人早

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通應抑為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

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紉爲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眞率之至也

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

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

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
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
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
作詩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
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
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

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

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某按菁茶爲羹謂之菁羹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芧禮所謂菁葅即此物也子美詩葢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眞訣有乾石靑精䭀飯䭀音迅謂飡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靑如鷖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靑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葢一物也以菁羹爲靑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某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盍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

同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爲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齎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遥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

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榰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榰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懍乃傅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榰機石之說何邪

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傅會爲渡河之說媟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

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
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苕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歜述其自序云黙
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鑊樵全生弃逐嶺
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誤處授
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爾然三
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
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所謂李歜
者葢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騏驥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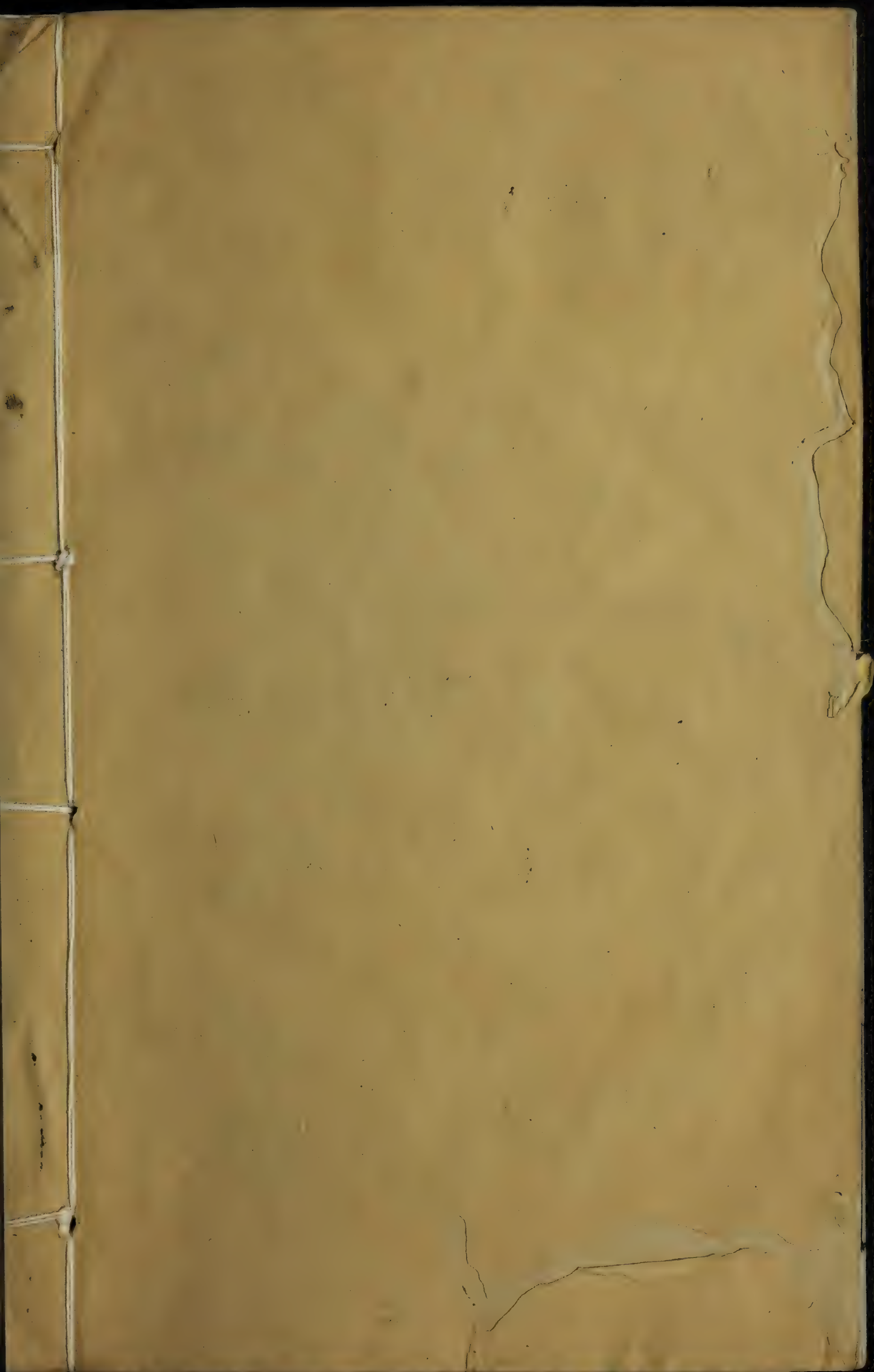
注云陳睃卧疾梁栒過門曰霜經草黃騏驥病矣駑駘何以快䮏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爲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喜此譚遂筆寄同叔子由一字同叔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鏟疊嶂則注云袁盎曰諸侯欲鏟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冊中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卧余繼燭至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僞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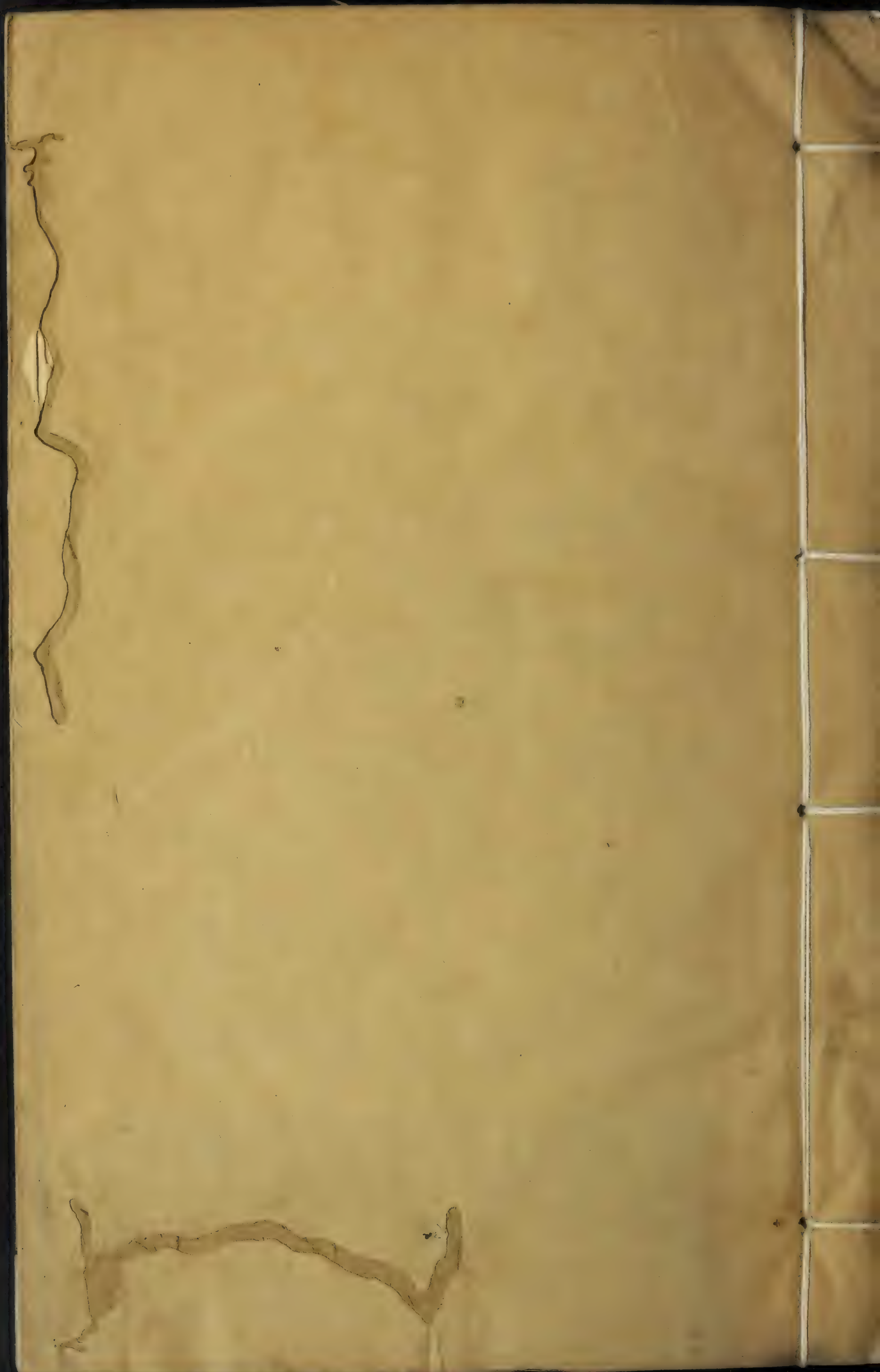
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歜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閎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

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閎休所作也閎休

嘗爲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漁隱叢話卷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杜少陵七

潘子眞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靈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典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

為賓客敬慕久之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
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
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illegible]
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
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洗兵馬詩云不知
何國進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舜時西王母進白環見
宋書志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古樂府隴西行健婦
持門戶勝一大丈夫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肘腋是

趙滅智伯事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驢席坐之人來坐
馬驢之句出於此也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
靑靑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
句中每函問答之詞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鐮胡與
羌句法實有所自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
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故老杜詩云竊效貢公喜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
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視平蕪按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即梁孝王歌臺今謂繁臺矣而西淸詩話乃云質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苕溪漁隱曰老杜詩云六月曠摶扶按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摶鬭

扶搖旋風也今云摶扶亦是歇後語耳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惷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

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爲前輩必明白竊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桐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王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歐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荆門别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

星想見氷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等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潘子眞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亹亹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燒沉水煙爐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不滅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

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老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

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嘗謂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冷齊夜話云詩句有含蓄者如老杜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宫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是也有

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中宮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收珠海南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輕改文字鮮不爲人笑後出塞詩我

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虜執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尙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淸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靑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

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繃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誌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豚亦云稚子余以問子蒼子蒼曰筍爲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爲野雉之雉或以爲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人詩爲證何謬

之甚也此詩蓋爲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綳便以稚子爲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雉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爲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故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云沉綿須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須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

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
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
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
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
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賢人君
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
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苕溪漁隱曰家家養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其說蓋
有四焉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

爲烏鬼冷齋夜話以烏蠻鬼爲烏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以鸕鷀爲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爲鸕鷀言川人養此取魚予崇寧間往興國軍太守楊鼎臣字漢傑一日約飯鄉味作蒸猪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養猪杜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乃鸕鷀謂養之以捕魚予少時至巴中雖見有以鸕鷀捕魚者不聞以爲烏鬼也不知夔州圖經

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然蓋爲其殺人而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若養鸕鷀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鸕鷀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白差烏鬼爲鸕鷀也沈存中

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戸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戸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緗素雜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養之以取魚也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魚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

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止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鸕鷀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四說謂鸕鷀爲烏鬼是也其謂猪與烏野神烏蠻鬼爲烏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扁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鸕鷀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取

其魚目覩其事益可驗矣



漁隱叢話卷十二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杜少陵八

漫叟詩話云吽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秋雨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見齊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本當作禾往在詩白間剝畫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窗也余嘗以白間對黃裏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

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樫風澁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爲腴丹青引意匠慘淡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飰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林所記雲事母風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之句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說者云爲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

詩韻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

憲宗在儲也

瑶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别爲一大文而比少興多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才升便隱似當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淒然有所感興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滿菊花園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頌之事說者以爲

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錄云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澁雨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黄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黄河美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宫

石林詩話云病栢病橘枯椶枯柟四詩皆當時事病栢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皆民力之殘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雲霄志當爲房次

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此荔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爲鷺而禮記月令羣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爲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邪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

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此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緜九章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

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砯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

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俛頭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巾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戸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

詳諦如此且一婦人識眞主於側微尤偉甚史鈌失而繆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淸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卽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罇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箬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春則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苕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按王原叔注云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麄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據質之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乂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

未嘗爲英乂幕客何爲不見容唐史云嚴氏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公卿仍獨驕之句當爲此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

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泛歙溪用老杜詩青惜峰巒過爲韻作五詩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青鷺飛煙漠漠猿嘯竹冥冥雞犬聞聲地雲霞蔽隱扃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舡其二云溪山美有餘自古神仙宅築室隱宜平題詩來李白至今負薪人間是餐霞客不向此尋眞飄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葱鬱釣臺峯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

從容勿謂狂奴態淸風激懦庸其四云草木紛紛落江山正薄寒雲藏桐子宅波急沈郎灘回首家林遠多愁革帶寬靑楓知客恨塗血點林巒其五云觀山如走馬倏忽千羣過水從雲際來舟疑天上坐羈孤猿失羣往復蟻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

遯齋閑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

卽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先帝卽睿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卽肅宗也舞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物第一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先帝卽明皇也

苕溪漁隱曰唐史張垍尚寧親公主明皇眷垍厚卽禁中置內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

官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絶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

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左車爲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眞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石刻又云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戶蘇少

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葉葉自開春之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

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續絃

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

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

膠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劍折

以此膠粘之

漁隱叢話卷十三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杜少陵九

苕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卽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盡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陳輔之詩話云荆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贊贊皇云譬之淸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之也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歎世耳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㵼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漁隱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己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五霜而去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東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

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元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

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蔡寛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會風雲際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爲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别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鎭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

久兒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强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身以此廢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事近世士大夫取幽事頗相關命亭曰關幽取半夜水明樓命樓曰水明皆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聽雪曰細香面西有軒

曰可月蓮池上有亭曰觀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詩句此爲得體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葢如此

苕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甞誤用事也

蔡寛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眞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卽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詩他語亦稱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煩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句幾不相上下

潘子真詩話云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事而不如宋之切當至造語則杜渾厚而有工是知文章當以韻爲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氣高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疎繆處劉禹錫操行極下內

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呈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惇云那便到此山谷云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戸耳

蔡寛夫詩話云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爲新句雖若爲戲然不害其格力李義山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

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爲宗凡諸公之說悉以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更拾遺類次爲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花絕句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

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覓榿木栽云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榿木惟蜀中有之散林而美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育驃騎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此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爲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合子定武有此石刻椶拂子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乃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哉余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蓋謂此也社日云尚想東方朔恢諧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史記六國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來伏臘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南鄰詩云錦里

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舊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栗可收所以爲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爲貧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葢烏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雖其言爲篆字而發亦似

有激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塞也取巡邏之義非是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遠贈李八祕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前出塞九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爲不妄解悶云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蘇武是吾師一句在上兼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

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謂孟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亦卒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妙最在狀物處如鑵醬落提攜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

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
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
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
於拔鯨牙其思賾彌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
間耶 [illegible]
西淸詩話云唐人弔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葢
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與奴白飯
馬靑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

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蔞言秣其駒同意又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固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某考子美詩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

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内翰注子美詩曰大歴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歴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某嘗考究杜陵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敘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内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無乃用小說麗情之語邪

漁隱叢話卷十四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

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

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此老胷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

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為超絕近世王
荆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
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
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既曰王維又曰
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
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
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轓尚憶
群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溢城白司馬水曹何事

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絶類牧之
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
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冏冏皆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
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晩節把筆學爲者豈蘇

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晩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絶人莫能爾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蔡寛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

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

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

此夢了不可得豈蒹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卅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工錖固自不凡當爲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入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讀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人詩多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

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取舊句縱橫役使知彼我莫辨耳

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舊說松液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今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蔡寛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

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鹿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嘐嘐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湮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尚其胷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

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黄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誣之甚也因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寛假之亦至

矣烏在以一字而議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耳

漁隱叢話卷十五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韓吏部上

東坡云退之示兒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試吟靑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惠讀金根車改爲金銀

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旣長略无文性温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无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不知詩之所稱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无聞也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絶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

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妹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鎖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淸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識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

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于志敍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西淸詩話云張耒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淸苦自

飾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荅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苕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眞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无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濶夜落春巖泉又經緯文章合調

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凛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楊花无畔岸微霒愁猿抱山木冗冬孤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塘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蟰蛸暮年遺老依桑柘此魯直

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拏舟在葭葦此魯直聽摘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此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去聲玉盤醉落滿船皆暫

醒又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慙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此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磈硊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此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又憑夷躚躚舞淥波鮫人出聽停綃梭此夢得聽箏詩也綿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水下泉此永叔聽箏詩也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

遺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此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僧義海謂子瞻聽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琴也互相譏評終无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等詩誰謂不可乎

西清詩話云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

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无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縱横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絶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

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
未閑君莫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洗盡從來箏笛耳詩成
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爲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
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淸絲
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
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
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
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
坡所未知也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

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檃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此詩爲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辨證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爲是眞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齋詩話云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樂

府雜錄云綱善爲運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苕溪漁隱曰東坡聽琵琶詩云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雁行高乃用文選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則琵琶非起於明君蓋前已有也釋名云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爲名焉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苕溪漁隱曰唐賀懷智於明皇時彈琵琶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用鐵爲撥今杜彬以皮爲絃各自是一家也

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

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薄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幺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薄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幺然六幺自白樂天時已若

此云不知何義也
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曲宫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絶妙一不博金二不换玉三峽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尤愛之爲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换玉曰塞門積雪仍命詞臣各探調製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轝挽玉麟背吟清風遠又一本云非雲非煙瑶池宴片片碧桃

零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此篇勝前篇也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宴其詞既不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愁悶无人問偷啼自揾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峰斂暈嬌和恨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黃魯直曰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

柳更揚者非諳客裏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

蔡寛夫詩話云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趂韻之失退之筆力雄贍務以詞采憑陵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人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詩終篇皆敘西垣事然其一聯云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渾外別无出處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无相干且趂蘋字韻而已然則人亦有事非當用而鑪錘駈駕若出自然者杜子美

收京詩以櫻桃對杕杜薦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
因歌杕杜歸及薦櫻桃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
如此乃爲工耳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
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
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
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漁隱叢話卷十六終

# 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韓吏部中

蔡寛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爾所謂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時柳子厚劉禹錫同爲御史二人於退之最爲厚善然至此不能無疑故其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寃讎二子不應爾欲疑斷還不盡伾文用事時亦極力網羅人物故韓柳輩皆在彀中然退之豈終爲人役者雖不能自

朊離而視劉柳終有間及其爲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爲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終始也退之與李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亡恙時宗閔纔爲中書舍人其所爲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

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漫叟詩話云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
魚世人多讀爲長少之少及閱漢史匈奴傳云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卽能射狐兎乃知少爲多少之少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
重疊用韻之爲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
字苕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曰
夜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用重疊韻以盡己之
詩意不恤其爲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

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脚詩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彊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遇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

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蕚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寳今寧祕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雋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剏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戶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悲知柱促

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勵志故絶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圃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

舟淸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傚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二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

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槃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乂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輿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眞寺詩押二槃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邪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山谷云老杜飲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韻各再押前字韻凡三押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用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鬢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菓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猶

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學林新編云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掤二餐字某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飧然則子美押餐飧二字者義不同冷齋誤矣餐千安切飧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飧兮毛詩傳云熟食曰飧孟子饔飧而治趙氏注云夕食曰飧蓋盤飧者左氏傳所謂盤飧寘璧者也故凡言盤飧皆當用飧字不當用餐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韻中有飧字二十五寒字韻中有餐字子美彭衙

行於兩韻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之文故如餐飧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園詩曰畦蔬遠茅屋自足媚盤飧贈孟氏詩曰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別李義詩曰努力愼風水豈惟數盤飧此數詩或用魂字韻中押或於寒字韻中押者此謂之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當是傳寫刋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少陵詩年譜云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李適之自左相罷政嘗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集中誤爲稱世賢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姫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无等差及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李渤石洪温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

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
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
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
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
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
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題其後
其中有數句不可曉蓋本脫誤也嘗得一善本乃二詩

仍多八字一云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著蟲魚定非磊落人淈也因公安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糞壤多汚穢豈有臧不臧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槃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

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唐子西語錄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後山詩話云南食詩䰲實如惠文山海經曰䰲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壯蠣也

冷齋夜話云贈同游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

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
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
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
絡緯圓轉淸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征蜀聯句云始去杏飛蜂及歸柳
嘶蟄語新意妙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亦記時也苕溪漁隱曰山谷亦有去時魚上冰
歸來燕哺兒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云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一本慕作篡退之詩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
高齋詩話云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蓋取
老杜淸秋燕子正飛飛老杜又取古樂府陸機悲哉行
云飛飛燕弄聲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
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把遺編究終始不知此
二傳果何等書

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韓吏部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减子美

後山詩話云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鈎陳太微星緯咸

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耳

蔡寛夫詩話云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

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爲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爲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二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柳子厚書迹湖湘間多有其

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尚碑最善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腳者如何也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子家有其父閑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遠精勁多出於薛稷魏華此蓋自其家法言之白樂天不甚論書然今世士大夫尚有藏其眞跡者如錢文僖家一二帖爲體精彩殆不減徐會稽也

東坡云游靑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靑龍寺貧無紙取柹葉學書九月葉赤而實紅

退之詩乃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牖戸飛電著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柱杖詩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涪翁晝寢蒼龍掛壁皆用退之詩也

隱居詩話云剡苕弔斑林角黍餌沉塚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壤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眞斑竹也苕溪漁隱曰斑竹惟湍湘有之鮮紫倒暈

如血色天生如此卽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清湘屢矣嘗親採此斑竹以為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

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山谷云會合聯句孟郊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故意

氣相入雜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聯句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卽有此理也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誌便以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苕溪漁隱曰退之爲子厚羅池廟碑子瞻爲退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如歐公之言乎

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蓋將信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蔡寛夫詩話云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无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衮江南野錄爲陶傳

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无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所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爾亦自當年百餘歲唐詩人如劉商皆傳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旣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苕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

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
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荊公作四家詩
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
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
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
亦无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苕溪漁隱曰退之詩
如何人有酒身无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
味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呂氏童蒙訓云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苕溪漁隱曰洪龜父謂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龜父乃魯直之甥其言有自來矣若居仁之言殊未可信也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懔无幾休日愴已晚張籍

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
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撑公作游溪詩詠
唱多慷慨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
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與
韓也
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
也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
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

取之方能下沈顔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
如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陘
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
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顔爲妄
辨也
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
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
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
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蘇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柳子厚平淮夷雅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爲精確

苕溪漁隱曰與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捩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詩云未諳鳴摵摵那似卷翻翻又有摵摵井梧疎更殞之句摵音縮又音蹙並到也又音索乃殞落兒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潘岳秋興賦庭樹摵以灑落

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

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苕溪漁隱曰少游集中進卷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大成者與非子瞻有此語也

夷堅志云陳珦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珦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又有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

有東坡黃樓碑方宗𡨚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
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
然敲杵之聲不絶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
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議者莫不嘉陳之
識尚而誚苗之无别也

漁隱叢話卷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柳柳州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

常在於醎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

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参然在前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熟眞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眞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

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温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皇荂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

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絶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寛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眞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

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眞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洪駒父詩話云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絶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眞若劍鋩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葧薌氣子厚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决起捨綵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山谷云千里楓林煙雨深无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顚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右元次山款乃曲款音媪乃音靄湘中節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款

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款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苕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讀磨崖中興頌於碑側有山谷所書款乃曲因以百金買碑本以歸今錄入叢話又元次山集款乃曲注云款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款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爲之音耳

冷齋詩話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下无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

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淸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孟東野賈浪仙

張文潛云唐之晩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覊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

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温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爲郊島詩豈非誤邪

蔡寛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无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斸石破山先觀鑱迹發

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緗素雜記云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余案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練之未

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爲僧居法乾寺號无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邪遂奪取詩卷帝慙恧下樓而去遂除島爲遂州長江簿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今是堂手錄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

斷復連時賈島詐爲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
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
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
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眞苦吟而成
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
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

天秀捷疾蹁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笠澤叢書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邪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玉川子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食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兪作日食詩云食之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内則俚說爲當矣又月蝕詩中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

覆尸无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无功而享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麄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卽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邪後卒汙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无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玉川

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而成詩邪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讀

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漁隱叢話卷十九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李習之

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游聯句前之距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强爲

之亦可謂善用其短也苕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翱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翱本傳考之翱嘗為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翱未嘗為鄭州刺史古今詩

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翺詩非也傳燈錄有此二詩石林以謂翺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也

李長吉

緗素雜記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又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宫官

輦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坼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案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以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疑李誤也鄜

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黃初元年徙咸陽始皇所鑄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略同竟未詳其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又後漢蓟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爲兒童時已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注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至此四百二十餘年故東坡贈梁道人詩云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云鶴骨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緗素雜記云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龍銜燭以照太陰又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消搖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希逸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五臣注云扶桑日出

處若木日沒處由是知若木在西燭龍在北而李云如此眞誤矣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厖眉書客感秋蓬誰

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後舉進士賀父名晉肅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爲著諱辨一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嚴甚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當時闗然非之舉子就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題目不便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權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皐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部未嘗使閑字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一處而

已頃見王侍郎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既不避則不應只犯一字後於薛樞密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較之乃是般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苕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慢此字在句中容或印本有誤至於汎愛容霜鬢留懽卜夜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闌字殊有理也鄰家閑不違山谷謂問不違詩意乃佳王原叔作間字非也曾閎朱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閑字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少陵詩總目云汎愛容霜髮留歡上夜闌而正文作卜

夜闌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先諱兼於屬對亦不工矣

李衞公

蔡寛夫詩話云巴峽中有吐綬鷄比常鷄差大嗉藏肉綬長潤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可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項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葳蕤散漫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

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雜錄云眞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眞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於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處見人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荆公有絶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雪浪齋日記云李衞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雞頗似少陵句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蟠詩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常建

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邪

洪駒甫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

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淸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嚴維

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

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纇若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眞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已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鷰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塊雨東所居小房
瑯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鰈魚水有盈縮與江潮
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題詩云孤
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窻中列遠岫已誤用
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
台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
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爲長嬴長嬴卽恢台
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奴登切獸名能屬足似鏖
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鼈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與郡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邪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

臥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喜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書於劉楚公第或以爲此即儲光羲詩苕溪漁隱曰此
一聯乃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羲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絶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宫裏時盖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

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曰自憐郡姓爲儒少也

雞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恭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圍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

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四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

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傳游藝爲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

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
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郎
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
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
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
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
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
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

烏失驚蚍蓋爲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爲戲也呼兒爲囝音蹇父爲郎罷此閩人語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囝别郎罷心摧血泚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爲戲至今觀者爲之

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詞曰些一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爲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兒淮南人曰塢猶楚人曰些嘗有士人學爲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苕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苕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

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
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
歸司空曙詩云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
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
東坡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
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
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
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

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譸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葢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匕首雖不著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爲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恰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

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陽寓目不知何以指爲想夫怜之辭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凉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緗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縝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

後也又啉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
無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是明貪婪
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
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
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
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
蓋婪藍一也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别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

茲蘸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鼇旣頓領諸鼇
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
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
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
亦未易辦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
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
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
以德懷況欲斃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

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偏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

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何遜爲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絶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爲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爲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會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

光其自序以爲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曹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誇蓋世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迹詩草乃云病壓人頭

蔡寛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爲者今猶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荅者乃云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鉏麑觸槐

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大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苕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眞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樂

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所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苕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脚不如人時稱爲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唐彥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溝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

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在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

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歷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爲工耳老杜詩既爲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傍

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予爲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嘗亦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相問曰既言無敵安得却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苕溪漁隱曰庾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

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顔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蔡寛夫詩話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

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晩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蔕如

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窓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又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爲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

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冑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爲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如齊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爲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

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
曰殺風景謂淸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
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歷中罷相守潁以惠山
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
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
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喝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
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

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緗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淸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

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瓌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靑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徤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

東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凛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旣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

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
温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
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
溪生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
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
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士人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學
海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珏哭義山詩也詩云辭林枝

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非佳語耳

雪浪齋日記云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絶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荆公詩曰溪邊飮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王建

西淸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内中數曰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

紀嗣滕王湛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鏁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語也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

風

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大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絶天下傳播傚此體者雖有數家

而建爲之祖耳

漁隱叢話卷二十二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史引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

一麾之卽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淸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别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卽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緗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爲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郞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

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酪從

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摭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

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
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
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靑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
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慙汗仰皇扃蓋學老
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
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
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
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

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駝足千里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苕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眞詩話云庾信字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无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爲新之一端也

潘子眞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稹之敘事遠過二子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趂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覩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鬭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甜時門臨泉觀鬭龍韓自河陽還沐但道經時

門豈復覩當日之鬬龍邪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未雩何龍飽欽止謂予言本是未雲何能當以此爲是

遯齋閑覽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温庭筠

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温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鵶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苕溪漁隱曰温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

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无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

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間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
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糚臨鏡慵承恩不
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
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
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高齋詩話云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
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致元
西淸詩話云韓偓詩鵝兒唼喋梔黃嘴鳳子輕盈膩粉

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爲鳳子
遯齋閑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後人嫁其名
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
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敘中亦具載其事又嘗
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
詞致婉麗非凝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爲小詞
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
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爲凝作
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耇日對白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衡雲女碓風掃石楠花皆此類也

禁臠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峯高不下萬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

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栢以千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戸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

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温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窻半夜鐘庭筠詩多纘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爲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擊鐘時某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

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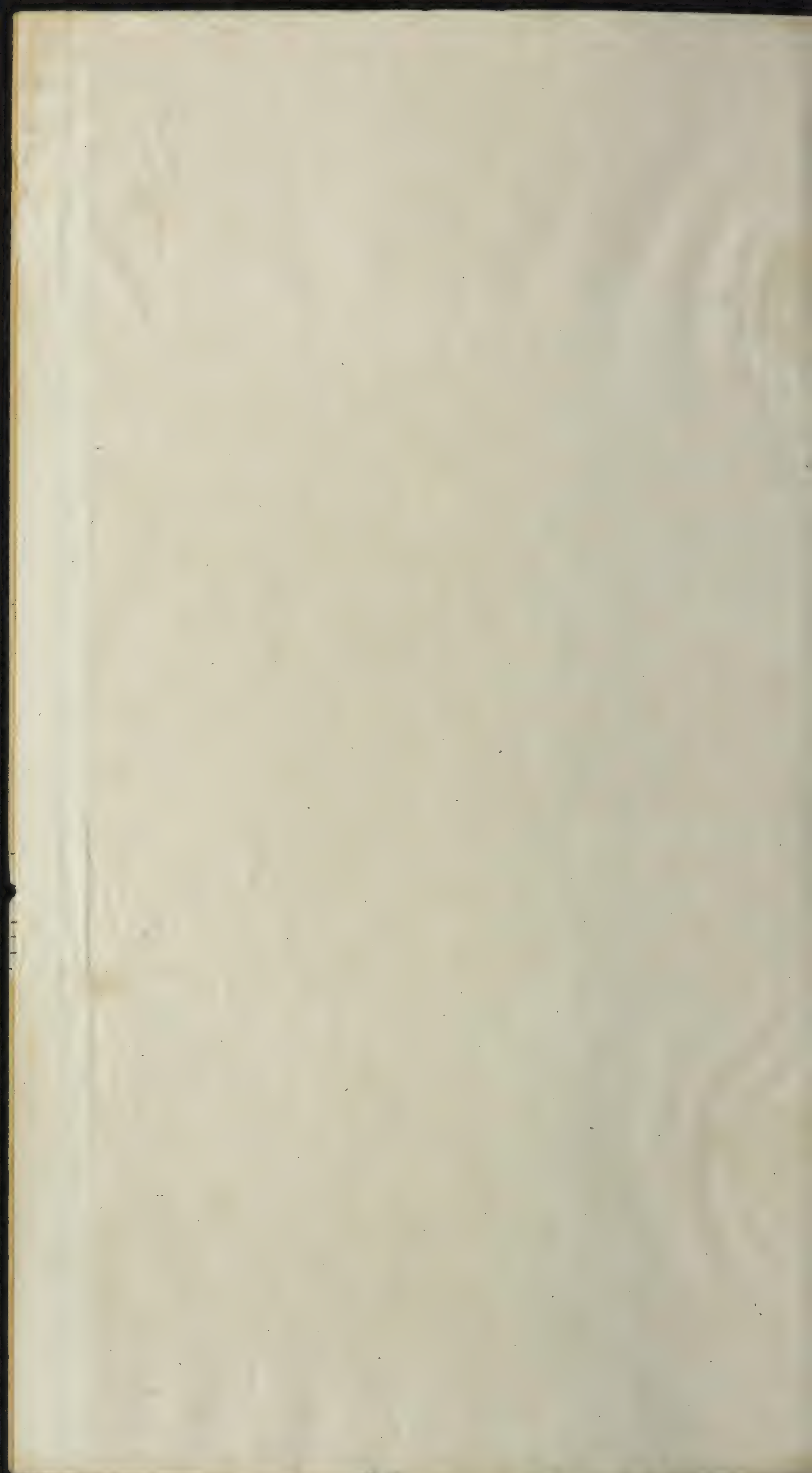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內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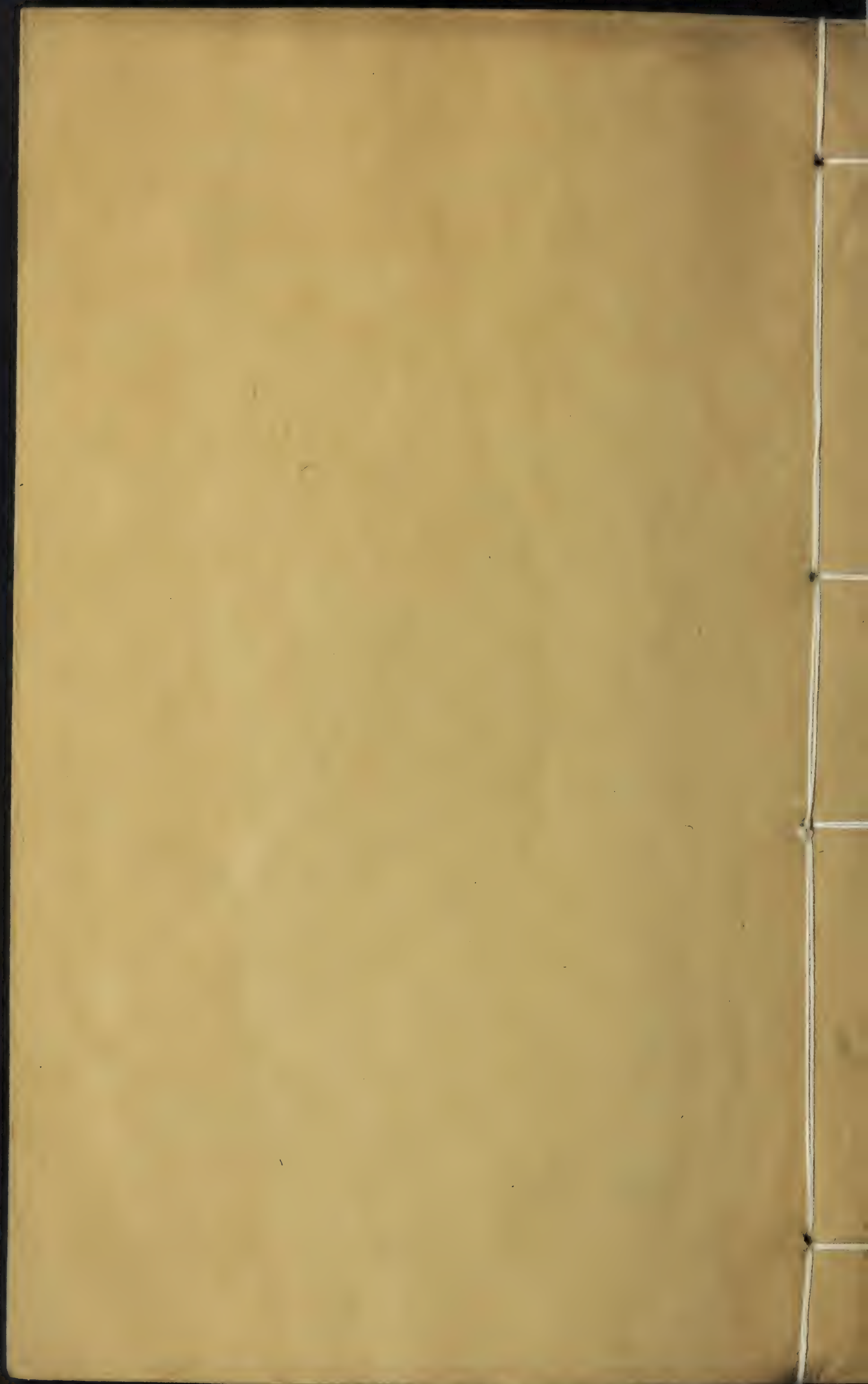
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罷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

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繆所未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餳粥對禺中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餳粥冷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皆清明寒食詩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三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

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淸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余嘗

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

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是歲牓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

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未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苕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爲異余嘗考高道

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疑若異人錄別无以證之未遽以爲誤也

祕色

侯鯖錄云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流瀣共稽中散鬭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錢氏爲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

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塡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絶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

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絶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苕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人邪果二人邪當竢知者問之

苕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楮筇縱步款鄰家

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美暢諸二詩暢當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宫一絶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

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向長楊作雨聲乃杜常也又武昌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乃方澤也二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摭言云李濤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

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

苕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下土故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楊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鸕鷀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歷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

尙三十里瓜洲以閘爲限則不惟潮不至楊州亦自不至楊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縣亘數十里皆爲良田其爲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卽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爲一邪

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

敎化有云又聞猓然死終不相棄離事見十道四蕃志

夔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

爲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

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

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

漢殿戴馮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

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

其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衞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各容數石尚存苕溪漁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唐人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

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尙父鏐辟為從事官至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无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无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

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竪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无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竪子乎

西淸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

爲吾師丙得識者鄙其價薄大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鎭州王鎔書記

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緜緜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别後𡾟嶅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

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士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復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復問郁巏嶅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

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无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栫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會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

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无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政无恙以詩賀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更調金鼎佐无爲白麻驟降

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
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
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
厚

苕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
者如一詩一詞蓋亦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
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
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
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

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徧舉



漁隱叢話卷二十四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本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内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迂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承熙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暮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眞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歷初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眞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書監召旣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

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
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
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
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宫尤盡孝道慈聖
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
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
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即降步親扶慈聖屢却不從聞者
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韉昔御

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爲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

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常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墻此語甚工

徐鉉

東軒筆錄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

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著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

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
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畢文簡士安爲州
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
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
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
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爲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爲長

洲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宅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蔡寛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張乖崖

西淸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靑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

須多謝鬢邊蒼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苕溪漁隱曰余考三朝正史張詠傳眞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憫之代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清詩話之言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傳逸人眞廟時人贈張忠定詩曰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張答云蕭蕭疎葦對門墻見說新秋鱠味長何事輕抛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寇萊公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絕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无榮无辱自由身林下大槩言之初无主名也胡祕

監且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王文穆

西淸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上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甫詩話云潘子眞爲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

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潘子眞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内徙浮光淸逸尙幼侍曾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姪也亦自義郴來晉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船行戲爲語曰舟移水面四令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展丁以謂水實有面眉以況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

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眞宗及敘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 生朝附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衞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

疏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

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班立青雲腰佩玉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祕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鬢鬚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時獻混元圖又詩云邠州教授貧希有獻壽無花亦無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胷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淸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麄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爲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漁隱叢話卷二十五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豔兩絶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絶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

遍都城矣苕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决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苕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戸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爲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

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絶倒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荆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眞強分機械枉天眞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

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嘗語人曰裴度也會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會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

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西淸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靑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僶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
足校邪許亦憮然而去苕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
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
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
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
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
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

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宋莒公

西淸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鎭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鵠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

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葢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葢如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

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

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路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潤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

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渺然眞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淸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淸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洒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絶句云小院春寒閑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䆫歸夢无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淸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廸宋元憲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

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歷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云撥隊爲參政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加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久作詩曰粉

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鼇山更上頭

苕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爲棟眞剛不作鈎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刻于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眞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晩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捄焚焚收而溺至引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以矜

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刋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 王君玉

緗素雜記云西淸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

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氷繭瘦蜂老露房空聞角曰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僊荆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

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别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眞所謂翻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苕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燕錄相合因附之

漁隱叢話卷二十六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胾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尙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

古極衙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迪古得其詩遂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謫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兗將毋

之官年少氣鋭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絶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文忠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苕溪漁隱曰余舊記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

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盍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

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

葢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歷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眞定高陽爲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魏公自鄆州徙鎭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眞亭詩云所期淸策慮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幙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别館鶯花任送春在

鎭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爲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爲人所稱多
以燕子樓爲絶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爲警絶詩云博
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夏識眞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
斗功名啓漢圖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僊都雍
容進退全天道凜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于後
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住
水邊樓風淸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
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

一夕休燕子樓即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彥升高祖廟詩云壓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入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爲守相與甚歡公

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寛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故其詩有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之句世多以謂人之所爲可於書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即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之氣韻觀之葢精神所寓有必不

可掩者初不在眞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氣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

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躭着聖人微言先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邪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知

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文定敘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歷中嘗爲滁州游瑯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

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无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爲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苕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卽以此經殉葬久之其冢間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刼其冢其家知之卽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

邁未嘗少貶與劉濳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日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

州安道口占此詩爲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窓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栢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卽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

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士依雲實流泉鴬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蔬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

西淸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

苕溪漁隱曰僞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

中造語穩貼无異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无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苦竹岡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槪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眞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畧无佳處直方何爲喜之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蔡寛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爲警絶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偸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爲圖葢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无侯白奴僕當時

有衞青破殿靜披蠻臼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无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横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為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横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糚樓曉翠揭

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近似野薔薇也遯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撚黄金危欲墮蔕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公後復有詩云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葢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

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淸香莫把酴醿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賣梅花絕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苕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鈌力終存架瑑珊

瑚欠策勳日暮閑廳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懷勞念舊之意

遯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鈎輈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棲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支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繆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

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卽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卽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

之百計賙恤爲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介甫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皇荂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

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蠭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彦博富鄭公弼爲相劉沆王堯臣爲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

闕慰藉恩禮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漢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鎭北門而文元爲代

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濵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

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

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閒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

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十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淸獻以淸德服一世平生𡮢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旣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謝有言馬竚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朞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 司馬温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温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

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王直方詩話云温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 韓持國

潘子眞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

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靑烟幾人家綠野山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絶妙華老亦亹亹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着衣裳迎戸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華老云尚想紫芡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横紫翠一鈎新月破黄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絶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戸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

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華老亦疊疊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華老云尚想紫荚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鈎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

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
使荊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着衣裳迎戸
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荊南夢至僊府三人者聯書名
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
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
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僊以是爲
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

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紋絲蓋始終皆同决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也

##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

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王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王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别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甫王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以戲之云栗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眞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

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

毫芒三辱淸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嘗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王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閒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眞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苕溪漁隱曰江湖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

湖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

漁隱叢話卷二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

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棐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盖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

愈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淸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敎一日不花開其淸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荆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坡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漆之墨送君以

君以陽關隋淚之聲酒澆胷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學者以謂此格獨魯直爲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晚再婚永叔以二絶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訾相其人而無擇皃寢恐不得當也

同舍馮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竢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葢爲此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爲詩云北州能事藹佳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鈒墜鬟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羡君瀟洒有餘清李名愿李都尉長子先曾知相州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苕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横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

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鵞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窓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餠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

掃起斷復續猊虎圍成呀且攫共貧終歲飽薤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胷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

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窓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根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爲鬼所憑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端葉向人間說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薝蔔無香散六花之句注云薝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蓋亦猶王綸女雪詩以端木開花六出遂以比雪花之六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未極其趣曰薝蔔花卽今山梔子花也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佛說譬如入薝蔔林中惟齅薝蔔不齅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說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

初不論其香之有異兼梔子花只有一種卽無染梔子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有大小皆是六出亦無入出者其香悉濃郁佛書止言如入薝蔔林中何嘗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奇絕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仙簷之句余讀

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此事也應慙落地梅花熾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淡交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與坡詩全相類豈偶然邪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盖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貧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藴矣余亦嘗有春雪鄙句潤貧宿麥兩歧秀寒勒新花幾信風遯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横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苕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窓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尙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牓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閧然

以為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牓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鑾問答見鄭文寶江表誌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

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脩史促成書特免扃從嘗賦詩云屬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遊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至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舉梅聖俞作莫登樓詩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爲禮闈一盛事予崇寧初爲點檢試卷官嘗亦屢登壁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无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爲開封府樓亦隨毀

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鎖之勞苦永叔嘗呼爲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朶人

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
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眞國色花
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
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朶而已元微之看牡丹
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蘂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
珠瑩又西明寺絶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
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
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芳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
枝絳艶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

葉多情隱羞面臥叢无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
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
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朵花
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
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
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
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
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

乘照夜車大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淸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

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歌之太眞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其一事卽松窗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糚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眞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

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卽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公惜之也

西淸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

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苕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公作羊胛仄聲押韻未知孰是

唐子西語錄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

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无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鐶又有當宿直詩萬釘寶帶爛腰鐶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爲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甫首爲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爲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匀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解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爲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

苕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脁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无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盖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

晝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靑理髮趺坐頫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魯直題云剔耳厭塵喧搔頭數歸日且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

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脩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无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士爲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

凝淸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淸境每誦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无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无伯樂亦无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

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眞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楊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楊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楊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苕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貫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簦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葛葉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錄云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冥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漁隱叢話卷三十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孔毅夫雜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牙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盖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

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未有知者
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
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
曰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
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
祥方今天子聖毋滯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
至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藁數十幅其遺晦
夫詩云我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晦夫年六十六尚少

余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曰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

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己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郎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曰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

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卽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璫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騎邦媛將夸侈中金齎十鎰為我寄使君奇紋纖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鬪八七比比雙蓮華篝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

驚上目遠爾有薄詰旣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
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介得粗
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
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
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喑啞
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尙不避
斧鑽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旣知弗可懼復以强詞
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
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内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卽

敢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
中執法懷疏又堅迣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
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
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
竊笑等蚌鷸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
與嵐氣汲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
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男林多薇天黃甘雜
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
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

西漢梅子眞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慙況茲別乘秩始
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爲編其集時有嫌避
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
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
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
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
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
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

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撓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爲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潁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顔魯公體蔡襄頗敎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孫君謨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岔且裂點疾蝱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无已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苕溪漁隱曰臨川集荆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即是此兩句王直方

稱陳無己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淸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瞑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

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卽非和歐公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脩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絶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榧實而

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檣牙使之不鳴達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欋牙鐵鎖漫横絶檣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椏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

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青綸之句爲是也

遯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淸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枝低欹草生

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眞能道幽獨閑放之趣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旣積土爲山因以爲池瀦水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歷閒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淸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旣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

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

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東坡云舊讀子美六和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爲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眞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顧况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

空傳瘞鶴銘眞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

西淸詩話云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圜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淸

臣見寄王帳夜嚴兵似水芽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驅猛虎如羣羊之句眞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絶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晩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眞草與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黄昏决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决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

苕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稱絶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云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淸勝過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隨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切耳曼卿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在井欄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彊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為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踈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暉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

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晏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讀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鈕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岳厚井水駭龍蹬蟻封觀驥騄直能道盡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晏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鈎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鈎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簷垂氷筯晴先滴草屈金鈎

緣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絕句詩調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

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

漁隱叢話卷三十二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歳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凉俯窺憐淨淥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歳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

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已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啟言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争惟其無所争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持棊隱語也

遯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胷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苕溪漁隱曰世傳霞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纒縛見性自分明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彥博也

遯齋閑覽云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

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棊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若溪漁隱曰介甫有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

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閑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麽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

常用四脚棊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自以爲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曰將夕矣

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翌曰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君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荆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蒼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祇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議論嘗舉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

荆公得之大笑宅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葢爲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彊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

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

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醽醁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爲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

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祕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𣵠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躭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窻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泠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藥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

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黄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靑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糚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靑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加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

身歸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居中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

苕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絶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遯齋閒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葢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運使君寄子魚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開籃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爲新奇寖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賜謚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絶或流多鵁鶄白鷺遮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鄧元孚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爲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作内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荆公題此余每以不見全篇爲

爲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爲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

瘦自許高才老更剛實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洪駒父詩話云荊公詩窓明兩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屨也以麻為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而為言又出揚雄方言亦曰麻履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

漫叟詩話云荊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

而荆公草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鶻行以紓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颼颼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哺雛山牆野壁

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鶻行云高堂見老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設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

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窓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頷略微笑而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寖失山水之勝非公

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數十處苕溪漁隱曰此乃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遥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

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槪惟

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覩閭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概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苕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眞是荆公作餘人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窣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雁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

易回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冷齋夜話云荆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者寘早意於殘晚中又曰驚蟬移别樹鬭雀墮閑庭者寘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

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今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西淸詩話云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

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
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艷艷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
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苕溪漁隱曰遯齋
閑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爲荆
公題金山寺詩尤爲中的王直方詩話以臨津豔豔花
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
衣郎之句仍載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爲之邪以
二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爲元之平甫詩恐誤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栽東崗王元之詩云
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
酒盞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黄昏風雨瞑園
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
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
是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
與詩人子細看蓋爲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

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槪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爲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又何也苕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之不知西淸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牛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荆公詩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横陳蒼官事見唐刺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士權列與槐朋友横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横自陳兮君之前若楞嚴經所謂於横陳時味如嚼蠟乃房融筆用其語也冷齋夜話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舟渚得横陳山谷謂余曰自獻横陳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子以楞嚴

經語對之
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絶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苕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爲柳葉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淸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水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眞可使人

一唱而三歎也

西淸詩話云熙寧初張掞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荆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鬬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巾裳盇謹之如此苕溪漁隱曰荆公春日絶句云春風過柳緑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余嘗疑蒸紅必所有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

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盖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
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
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
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
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黄閣勢連雙鳳闕
紫樞光直右銀臺盖東府與西閣角相近西府正直右
掖門崇寧以後宰相皆賜第例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

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却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荆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曰萬

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確荊公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

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若溪漁隱曰飛鳥不盡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齋以爲李翰林詩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卽俱味禪說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眞和游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

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

潘子眞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荆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爲手寫一通以爲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西淸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鷁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錦字對琴心荆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季以鏡約對琴心比荆公爲最精切近時洪駒父以青奴對黃

嬭黃嬭出金樓子青奴山谷所名也予讀國史補得銀鹿後以對子建集中金瓠涇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記予以涇螢對乾鵲又王存以河魚對海烏人以爲工

西清詩話云荊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時熙寧中華山圯水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子履詩云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及退之詩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無背不壽仕

宦齟齬己而子履蚤世如日者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夢云帝命同宋次道脩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盡焚之未幾朝廷果脩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荊公以三甲對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强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葢東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未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

之也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木氷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爲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遯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糚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遯齋閑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頃刻而就詞意相屬如出諸己他人極力效之終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貧交行後句老杜莫相疑行合兩句爲一聯而對偶親切如此又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㶚㶚君應識

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兩用皆以忘南北爲望城北始疑杜詩誤其後數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兩字以合已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字觀者更宜詳考苕溪漁隱曰余聞洪慶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瞀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也

呂氏蒙童訓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

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卽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斵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始爲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以爲貴也其後多有效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

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為巧然疲費精力日月而後成不足道也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褓也

西清詩話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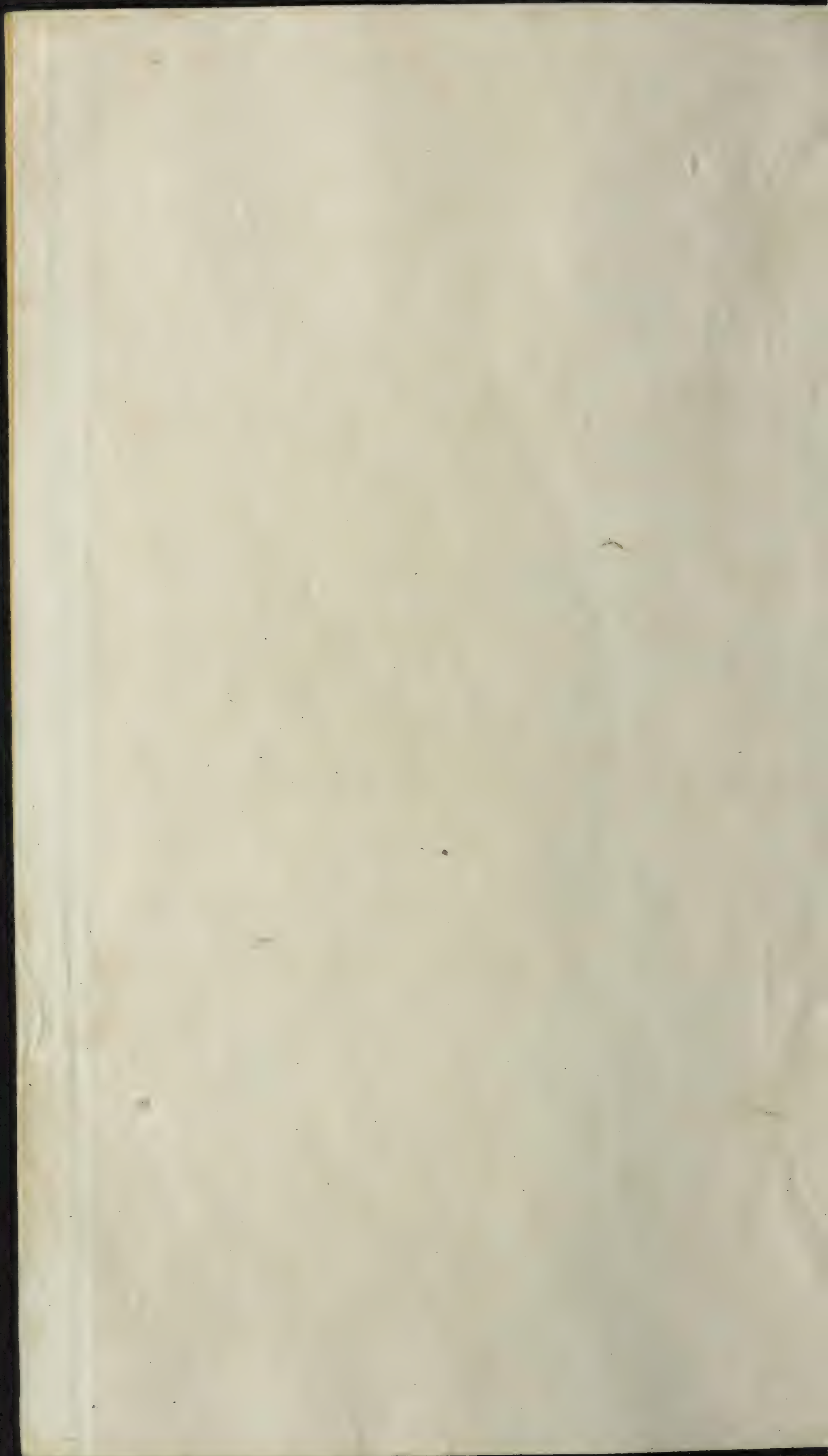
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荆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後山詩話云荆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温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之常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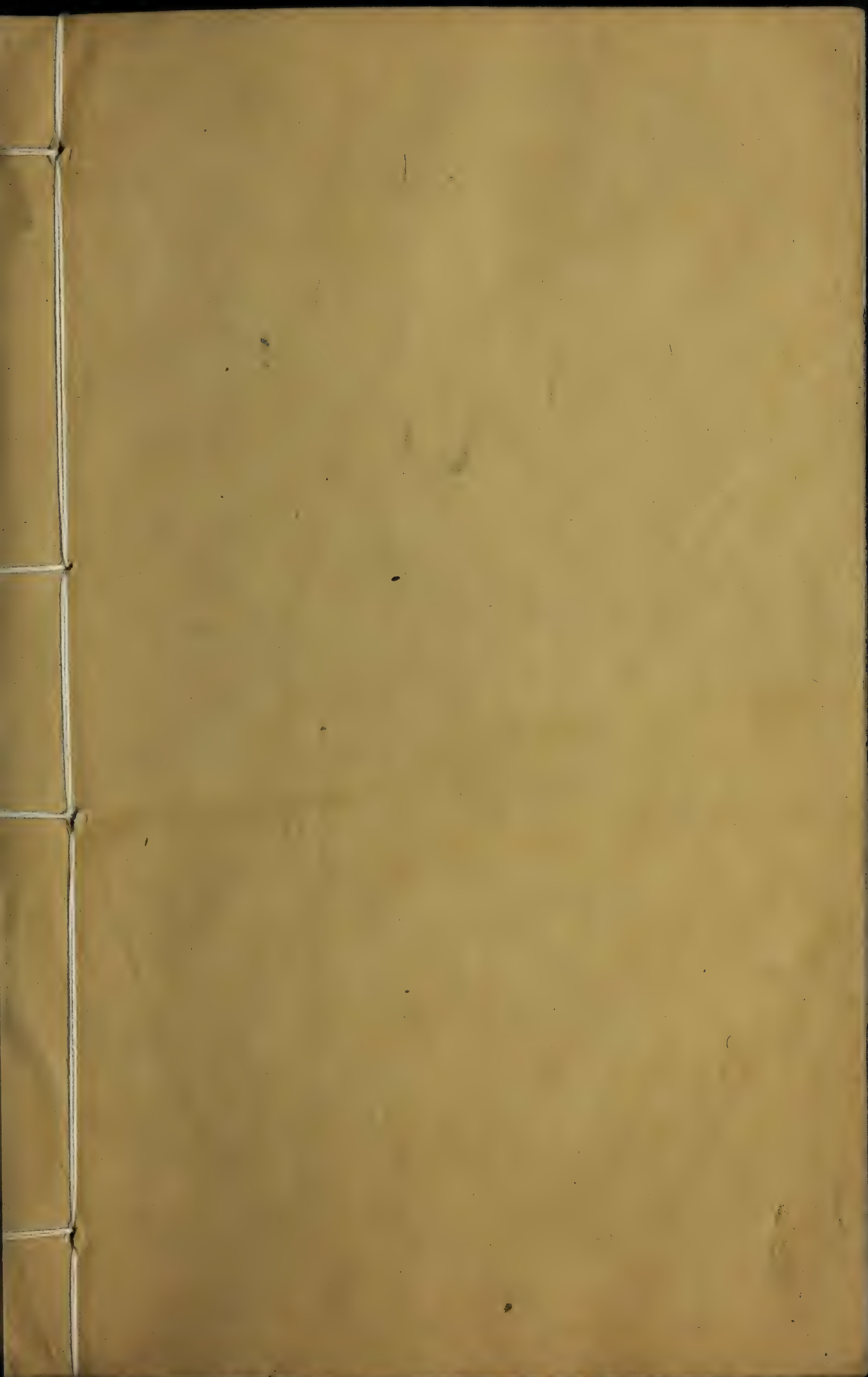
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牓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戸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眞可笑也

蔡寛夫詩話云荊公晩多喜取前人詩句爲集句詩世皆言此體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其間如一第知何曰無端意不

移欲爲青桂主誰與白雲期傍架齊書帙翻瓢作酒卮文明終有託休把運行推又白沙溪繞白雲堆但有何人把酒杯專慕聖賢知志氣可憐談笑出塵埃碧山終日思無盡清世難羣好自猜風滿老松門晝掩可憐高尚仰天才之類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詩無復佳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漁隱叢話卷三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三山老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静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荆公之句爲工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

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眞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壠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鸜鵒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苕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𢙢凉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㚙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𢙢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别託意在其中矣

遯齋閑覽云荆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請予擇其善者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所傳百家詩選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宋之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王維杜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據當時所見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不得而徧錄其實不然公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以杜歐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西清詩話云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從宋次道借本編百家詩選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誰不能之次道以爲然苕溪漁

隱曰余觀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卽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何從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荅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

五忌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耳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雁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每羣宿雁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雁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羣雁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

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羣[illegible]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施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惬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

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失爲佳製也

禁臠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者牛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爲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貧賤則語言不爲人所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魯直造而爲語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類苑云荊公題王昇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事實人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或謂之黃鸝見詩疏春鋤鷺也爾雅曰鷺春鋤亦取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春鋤煙雨微蓋言此耳

苕溪漁隱曰荊公詩客舍黃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曾分事見傳燈錄潙山與仰山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仰山仰山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什麼處得來寂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卽分半

與寂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西清詩話云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丱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箠箠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纔隋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鍇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暫登高齋詩押箠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

夜圍夢隋空中從此事奇譎而盤屈就強韻可謂工矣
倦游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
點絳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
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
幕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情無
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壁有宮殿
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
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子秋日詩曰

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虵王縡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凊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館中夢一人與之同至海中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妓甚衆其人欲與俱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來今非其時也平甫驚覺禁中鳴鐘矣乃自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數年果卒會

子固爲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爲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間誦曰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 王逢原

王直方詩話云王逢原見知於王荆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譽獻諛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乃大署其門曰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卽令我煩去郎我不思意當有知耻者而請謁不衰

桐江詩話云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鐫劖物象二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虵謝滿子權寄詩云九原黃土英靈

活萬古青天霹靂飛

蔡天啟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啟初見荆公荆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啟誦之終篇遂爲荆公所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畫馬圖詩即天啟作氣格有類東坡世因悞收入其後姑蘇居世英家刋東坡前後集遂刪去今錄之云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蕭洒兩坊岐薛

寗與申憑凌內廐多淸新內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
眞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
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入雁飛兎走驚絃開翠華鞍韂
從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舄珥遺塵埃靑騾蜀棧
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荆棘苜蓿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
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啓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間
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
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石林詩話云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嚙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啟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卽起捉其鬉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作集句詩贈之卽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

荊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眞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荊公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游山谷所書釣魚舡上謝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雞林每入貢輒市模本數百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食宫使祿居蔣山時時往來白下門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騍挾蹇驢門人乘間諷蓄輿宜

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嘗以人代畜一日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有頃秀老至公睡起遣秀老下堦曰爲士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爲補曰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詰責者荆公嘗云暮年要得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仍况其詩如紅蕖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營理報寧菴舍以佇游愒榮

從何時如約一至乎則欽重之意槩可見矣大抵惠洪多談冷齋夜話中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荊公欲使脫縫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子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詼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逕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

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

石林詩話云俞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中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

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駡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黄魯直贈澹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葢述荆公事也苕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則淸老實會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部送酒家償舊債

石林之言非也

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航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有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絶云陣前金甲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縑暗塵土凜然蒼鶻欲橫秋航不能辨卷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像袁世弼詩也袁汝州人慶歷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蚤死交韋多流落此詩在

袁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璵實音蠙袁誤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爲詩慕韋應物而遒麗奇壯過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父詩云方山憶共泛金舡屈指于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歸轎浮生聚散應難料末路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事鹿裘深入白雲眠世弼自號遯翁臨死一篇尤佳青靄千峰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掛寶劒應有莫生芻皎月東方隕長松半壑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潘子眞詩話云渺渺洞庭野蕭蕭黃鶴樓水通雲夢浦

人渡沔陽舟廣澤侵吳壤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斷溪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紛紜戰國秋吳生來赤壁魏武失荊州六代憑形勢羣雄死寇讎凄涼帝子宅浩蕩禰衡洲萬里浮雲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宮不見麋鹿自羣游蜀人張俞所賦也客有自荊湘傳此詩時世弼尙未冠見之笑曰此筆力不難到因過金陵遂作謁吳大帝廟詩云人若曹瞞虐天悲漢祿終山河分鼎峙氣象發江直七旦禮五治彌年豢幼冲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艨艟長策資公瑾雄才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述父兄忠

舊府峨雙闕驚濤涌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力因時險神謀與意通屈伸思所濟逆順審於衷駿足嗤交貨靈牙耀卽戎司盟界函谷獨斷保叢定霸恭丕烈推心建武同長沙兆生讖典午賴餘風戢守遺蹤在登臨四望中陵遷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居民祀干戈逐虜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銷孤劍飄零若斷蓬裴回堂廡下暮葉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敘事曲折過之荆公居金陵爲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有從來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

外莫辭攜手訪林泉又曰雪後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
作連陰旅懷未可頓消遣思與洛生溪上吟此兩篇世
弼贈功甫詩也世弼年十七題百丈山詩云瓊田收秜
稏玉溜注琅玕讀書最苦因爾癯瘠没時纔三十四歲
自作墓銘敘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遯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有採石
月下聞謫仙以爲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
烏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爲荆公所賞東

坡守錢塘功父過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十分也

苕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纏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

靈槎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麿青銅鳥飛不
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
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
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
興隨征鴻

邇齋閑覽云功甫會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
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
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潘子眞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嘗登時功甫尚未

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大父清逸云教載汲引袁二丈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力下筆曾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厲之功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威文之節制也清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君盡怪阿戎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鸞鳳人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頭談笑掃千兵

苕溪漁隱曰聖俞採石月贈功甫云採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眞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事尤爲親切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張子野

遯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屛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墻送過秋韆影並膾炙

人口世謂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押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柳徑無

入隨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漁隱曰細味
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溪詩
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子和詩云愁
似鰥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
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
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
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畜聲妓子瞻

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葢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遥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荆公見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云亭亭思婦石下閲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䕃髮彩初月輝娥黛秋雨叠苔衣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人矯首塵冥外陳跡遂無窮佳

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妾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
復安在交游聞無不愛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惟
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
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
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
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

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詩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爇不可漱言靜則云

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潘子眞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爲絕唱蓋用寇承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

漁隱叢話卷三十七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

所作自不必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苕溪漁隱曰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

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耳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歲晚誰人念此翁葢記原父語也原父旣歿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新糚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

粧釵橫鬢亂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爲衣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照夜淸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贈鄭秀才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東府詔跋陁羅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跋陁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爾苕溪漁隱曰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詩有崖

蜜松花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
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爲人淸直
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
天地卿輩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
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
低眉以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
牀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
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

牀寧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云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敘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

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爲親切苕溪漁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二事相類聊錄于此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

近日有何妙對曰東坡宿於臨皐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冊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曰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潘子眞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

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爲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

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和文饒薛董厲栗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見情也苕溪漁隱曰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眞所筆恐非其實然子瞻文章豈待介甫譽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之與白樂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辨之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

句有美而無篋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然當暑者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凉而已新史易曰殿檷生餘凉葢屈檷叢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眺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季默云中有淸圓句銅丸飛柘彈葢詩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

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麗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余將置田其間因往

相田得疾聞麻橋龎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絶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無再少時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

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眞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駞陌上會相見拍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爲德仁作也

苕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全篇云東坡先

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元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穲稏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游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舡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詩中所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

我遊蘭溪訪淸泉已辦布襪靑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舡蓋欲往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舡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原東坡自謂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駞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薊子訓之徒此一篇詩意本末次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眞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六句爲德仁作不知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

也苕溪漁隱曰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
入叢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若更
以雪堂畫叉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汁
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
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
使人悽然也苕溪漁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
東坡此詩欣然會意故錄全章益以自警詩曰我哀籃
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剸腸彼交

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鈌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緗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

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荊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苕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末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

輕議東坡尤爲可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

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
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芉魁
飯豆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漁隱叢話卷三十八終

#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東坡二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材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

已因答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

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東坡云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時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概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之云閙處淸游借隙光醉時眞境發天藏夢囘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

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

冷齋夜話云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絶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峙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

籤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爲江東提舉刑獄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

蔡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
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旣至傳舍適
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
郡大驚遂知名云

山谷云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色未
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時以爲右
軍帖中贈子黄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

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至於云平生批勑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錢穆父名字秀整東坡云穆四莫亂呼宅名字是時穆父已有九子東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詩云九子羡君門戶壯入合州憐我往來頻苕溪漁隱曰東坡送子敦詩有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之句山谷和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

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蓋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復不佳山谷亦再和有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之句押韻又似牽彊也

東坡云紹聖間人得二詩於泓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萬行苕溪漁隱曰或云此二詩乃東坡竄海外時作蓋

自況也不知其果然否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斬趾皆謂元章患淨病及好取人書畫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云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劉公嘉話云晉書有飯食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元嘗盛陳書畫召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

執書因有汚處元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半山老人詩云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歐陽永叔絕句云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騮陳無已絕句云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蹰漢書霍光傳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顏師古曰小馬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王直方詩話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有云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之句

東坡云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聞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有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興濃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蔕胷之句

遯齋閑覽云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

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葢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靑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葢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

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月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巳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自海南還至贛上以水涸舟不可行

逗留月餘時過一僧舍浴其長老魁梧如世所畫慈恩然叢林不以道學稱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滌道人有句借宣揚舉頭但見蠅鑽紙撫背時聞佛放光偏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掛但逢場却須更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又嘗與劉器之同參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簾泉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悦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東坡作偈曰叢林眞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

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游飯脯鮓鱠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内撅窖盤游飯盌中東坡大喜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

王直方詩話云蘇黄門以己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語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黄門云持是壽卯君其出局偶書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詩云淚濕粉牋

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筭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胷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

妙語意到處卽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西淸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窘東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絶云芒鞋靑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

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淸賞神遊杳靄間而今不是夢眞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爲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絶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絶云横看成嶺側成峰遠近

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冷齋夜話云東坡遊廬山東林作二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仇池筆記云余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

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曰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怏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

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苕溪漁隱曰此事恍惚怪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疑好事者爲之以附託其名耳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終

#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東坡三

緗素雜記云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翦弃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及觀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鬚乃以安樂公主爲東昏侯按東昏侯是齊明帝第三子雖昏虐暴亂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鬬百草豈

非誤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誤號國夫人夜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又誤也葢齊東昏侯有潘淑妃未嘗名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干淑妃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皐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爲妻御之皐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眞誤也

苕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

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晉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則蠟鳳凰戲乃僧綽也又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云丞椽頗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坡自大字寫之作亮字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椽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則亮字當作援也又次韻錢舍

人病起云何如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史記扁鵲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則非太倉公也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

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石林詩話云古今人用事趁筆快而悞者雖名輩有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牏厠姜龐不解歎蠨蛸據漢書牏厠本作厠牏盆中衣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盆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後山詩話云眉山長公守徐常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

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衞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衞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西齋話紀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時人王禹偁詩云稚川龍過頻回首詔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卽葛洪之字投杖葛陂

化龍乃費長房也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傅說在囹紨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爲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爲刑人哉苕溪漁隱曰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乃劉夢得詩非李商隱詩也

緗素雜記云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卽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卽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

能給遂弊衣履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若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伴着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事也苕溪漁隱曰余讀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蓋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即用此事為是若

緗素雜記謂用前事非也

東坡云僕遊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冷齋夜話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

爲虱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會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

士矯飾爲行范蜀公詠伯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之也

石林詩話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旣坼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薄之終不第而卒

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

從常從乞園蔬出其臨别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東坡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
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作詩云杏
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
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
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
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明
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
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
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

衰哉

冷齋夜話云世人之詩例多禁忌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畫雪中芭蕉詩眼見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筆題其壁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東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余嘗與客論至此而

客不然吾論余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淋浪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盖自定再謫惠州自惠而遷昌化人以爲語讖秦少游紹聖間請外以校勘爲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坊睡準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爲詩讖陳無己賦高軒過詩云老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之句不數月遂卒或以爲詩讖苕溪漁隱曰人之得

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烏得以讖言之何不達理如此乃庸俗之論也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詞云百年強半少來日苦無多益用退之詩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之語然東坡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方面晚雖南遷亦幾二十年乃薨則來日苦無多之語何爲不成讖邪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東坡志云燕邸萊州洋川公家裝褫古今畫爲十冊東

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牕淨几有坐卧之安又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云頭鬅鬙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山谷詩云蕭寺吟雙竹秋醪薦二螯破塵歸騎速橫日雁行高又擁膝度殘臘攀條驚淺春皆洋川公養浩堂故事而集中不載家君在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子家有大年畫小景二幅山谷親書兩絶句其上曰水色煙光上下寒忘機鷗鳥恣飛還年來頻作江湖夢對此

身疑在故山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栢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幾度卧游到處總傷神今豫章所刻集及宅本皆無

石林詩話云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

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爲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齋夜話云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張嘉甫問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則盧橘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何也東坡曰意不欲耳

終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

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行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几上云紫麝着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菊以黃為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識眞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牓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

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茝氣禀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餐英飮其水但恐蓬藋傷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洲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汙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

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只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嵒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聞白龍不見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筯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岸有怪樹樹枝之腋有詩曰巖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回爲斸石老生

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横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蟄舉首玉筋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疑學者爲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筋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

見之以告妻兒王愿愿深疑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併錄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葢皆出於老杜厨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

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賜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縐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晉卿言都教餵飼了官員輩馬着巨源云都尉指揮都餵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即云大家齊喫大家

茶葢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磨翦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為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膾為醒酒氷余為正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

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
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真詩話云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
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
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麁醜下叟前致詞暮眠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又少壯面目澤長大
色醜麁醜麁人所惡拔白自洗蘇平生髮完全變化似
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赤如壺此應璩三叟詞也吳兢
古樂府及藝文類聚所載語皆不完予得此本於臨淄

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當徒子之妻蓬頭攣耳
叉疥且痔便有五子東家之女登墻見窺今三年矣玉
未之許也烏在其爲麁醜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
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
曰蘇子卿齧雪啗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
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
記之

苕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欒城集中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

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迎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夢乃有同者異哉俄東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託宿㽞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盖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

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
著衲衣哲宗問右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
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答
但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
玉局之除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
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
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
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

因作一絶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爲程筠作歸眞亭詩云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眞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

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氷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會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

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落紅鹽之語也苕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採橄欖初未嘗以鹽擦樹身亦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之而東坡落紅鹽之語當自别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稍珍

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嚬眉皮核苦且澁歷口復弃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修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苕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

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槩見於詩詞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

石林詩話云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戸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不可測其意葢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諢亦何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

悄多情却戀頭尤為奇特

緗素雜記云舊唐書載唐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以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時選人嚴逈判語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謂杕杜何也韋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盖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

迎日鬬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它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狖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紛髯雜霜兎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騖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四十二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无已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

遯齋閑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

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窻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

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緗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絀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

蠏晁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晁曰但得有螃蠏无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蔡寛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閒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丞與鑾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

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

苕溪漁隱曰才調集有无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遂與前詩略同豈偶然邪古今詩話載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東

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歷日用此事也又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鐘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峩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璨江江山不違人徧滿千家窓但苦窻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噎微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

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慇懃與問訊愛惜霜眉厖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迺云效庭堅體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曰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窓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迺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

體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題劉羲叟家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邪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

死六十猶癡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局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宋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

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攝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析乃作

絶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鈎紫袍不識蓑衣客會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苕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爲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

烏臺詩話爲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臈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
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
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入
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
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兎供朝餔陶
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
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此
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

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以譏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旣飢荒我欲出奇擘畫賑濟又恐不從恐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旆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眞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

弟轍居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此東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新興律學某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人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書萬卷惟不讀法律蓋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以譏所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又云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撻此等貧民平生所慙今

不復恥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
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兪希旦作鹽司意不喜其人不
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敎黃
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
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
帶牛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
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
老翁七十自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

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三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羡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愼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晝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

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者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故山友愼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汧

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
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鵁龍顱鳳頸
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
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
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
繡羅鞍韉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
荒芊緜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
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

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崚嶒北
山亦崷崪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驅歸若呼始覺山中
有靈物鬱鬱其焚蘭覃覃其擊鼓祝屢云云巫屢舞我
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
央央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閑山空音
響絕某和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
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
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

天菽麥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神懶惰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調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後得一兩日李清臣來相看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弟轍時在徐州李

淸臣與詩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其詩云已飯盤蔬殭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爲方外游草亂不容移馬足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某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閑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

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
與朱雲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
粲在荆州依託劉表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思
意亦欲作此賦也又用轍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
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
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
閑作清詩斷送秋瀟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鬚不
後李清臣再次元韻云東來常歎捗朋遊得遇高人蘇
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定及三

千首彙別幾成三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談不後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某於仁宗朝會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某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

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養術仰聆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嚬豈不欲赬貭謝鐫鏤久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漏宏才之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

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此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嚬豈不欲頑質謝鐫鑴所引梁冀竇憲並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驕暴竊威福用事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此詩詆毀當時執政大臣引梁冀竇憲驕暴竊威福用事以比執政大臣言我不能效馬融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潁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

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夏持用日三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曾差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而罷既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

也
游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
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
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
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扑握
夜盋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
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
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
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

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獨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偏隘不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

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黃庭堅寄書並古風詩與某其書云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中内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氷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

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爲人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蔕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某答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不能援引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和答古風詩云佳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大

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此詩云佳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世之小人輕君子如狼莠之奪佳穀也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蝱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

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爲小人也又云空山
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
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蔕摩挲古銅
人歲月不可計閶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卽無譏
諷

劉攽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
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
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

夜入庭樹蕁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别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

弓箴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此詩云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鬨以譏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辱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劉攽

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拔惎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敓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四

東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

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義空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

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勉彊求進但守高義意譏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法不便也

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茆

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本人要任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平令王鞏將書一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詠開看是方平舊詩一卷某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

文但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注云其壻王輩攜來又云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此詩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淸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帝時衞玠初過江左王導見之云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於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某意言晉元帝之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衞玠之淸談風流亦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

以衞玠比方平故云淸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衞玠之淸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螿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螿蛙蟈之紛亂故遂掩耳不復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

悲吟意以王子晉比王翚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願公
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據左傳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
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天
下皆將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意
欲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朝政闕失如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某依韻和云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

生衣甑有埃淥蟻濡脣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弃孩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甑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飢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爲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别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其作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峩冠揖摺紳而今三見子坎軻爲逐臣

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喜愠子豈眞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眞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爲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爲當意以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

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
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戾
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
僧買魚放生作詩某依韻和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
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
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王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
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顙泚法師
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傳云如魚赬尾橫流

而方洋杜注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助役新法不便致大水爲災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朶陳襄作絶句某和云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

蹔閑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聲名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

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
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
意亦是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
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探
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
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
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
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

養此橫海鱣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亂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宏才也熙寧五年某寫書簡寄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待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

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岩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知君相待今安有此詩云世上小兒誇疾走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當年再游風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故欲去官隱居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紱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紱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顧祿位如鴟鳶以腐鼠嚇鵷鶵其溺於利如人之

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原見寄詩云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稽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

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雞也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雌雄也

蔡寬夫詩話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髥笑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臨事迂濶乃過我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彊今亦頗恰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枕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眞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知君决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

橫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彊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爲利害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彊者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言冠卿獨能守舊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譏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

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折挫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眞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爲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名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轗軻

漁隱叢話卷四十四終

#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 東坡八

杭州知錄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會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在井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脊杖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駮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沉香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及勘官張君濟駮勘不當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秋風摵摵鳴枯蓼舡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

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麨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意取盧仝月食詩云傳聞古老說月食蝦蟇精盧仝意以此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為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當感悟牽復又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

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爲公事故也

錢顗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錢顗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胷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

禹縱賢非骨骾葵花玉蕊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夭邪次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夭邪須頑獷狠劣也又云體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骾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

飾終非骨骾之人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苑鎮往西京游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爲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修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袁憐白鷺雷怯笑韓蘇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

子重龜靖長官此詩云小人眞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譏今時之小人闇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范鎭賢者難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謂范鎭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爲恐意言范鎭所言爲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靑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

本是書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軾爲將不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閤閑終日臥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洄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關劍關大道東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敎授舒煥和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

日脚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磷石若鐵林兵翻激奔衝精甲白岸頭旌旗簇五馬一艪飛艇信東下入夜寒生波浪間汗衣如逐秋風乾相忘河魚元出没得性沙鳥鳴關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爲難築亭種柳恐不暇天下龍雨須公還此詩意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

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
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
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
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彊醉寂寞
虛齋卧空甑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
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
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興
丈人眞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
三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

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弃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某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汙流犇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

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令屢
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辨也又云况復連年苦飢饉剝齧
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
洗盞欲彊醉寂寞虛齋臥空甀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
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來
屢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
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
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厨索
然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

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季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相識本人相見便言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人戶供通家業役錢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不

喜差急脚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
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
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
於鳳凰鳳凰是百鳥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
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都是訓
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話戲誚王廷老等不分明别是非
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游徑山蘇舜
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某次韻和答兼贈蘇舜舉
云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

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
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餔糟
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
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　兹
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二更渡錦水
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
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
巧相稱九仙更幽絶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
浮磬山前見虛跡候吏鐃鼓競我生本類奇塵土滿瓮

飫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
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
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此詩云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
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輒意以譏諷王廷老等昏
鬧如醉不從蘇舜舉擘畫簡便規例如訓狐不分明別
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邠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答云俯仰東
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
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

野邪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眞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加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颾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風定軒窻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淸香過夜掉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

笔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
緣無事飲馮驩應為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
君笑督郵此詩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
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
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
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意自言遷徙數州
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
起民勞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
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孔子責仲

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傾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常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

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椽屬之趍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顧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

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此賦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之日齋厨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大甚齋醞厨膳皆索然無備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五終

東坡九

王定國聞見近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須者三物耳葢研與少微爲五邪

苕溪漁隱曰東坡鳳咮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

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卽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
帝規武夷作茶囿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
山為鳳凰山故有山為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
山乃名鳳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
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
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劍浦黯淡有一種石黑眉
黃眼自昔人以為研余意鳳味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
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
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

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淸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淸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淸范文正公詩云黃金

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蘗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嵓裏白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

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觜爲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

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爲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

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爾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

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尙爾況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苕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爲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爲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眞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采摘是

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

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遯齋閑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

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子子譊譊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爲慶親姻畢集衆皆贊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寃衆皆以爲的對是時貢

茶一方騷動故也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鬬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鬬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苕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荼苦爾雅云檟苦荼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

厭粱肉假此雪昏滯益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窗麗午景蜀井出氷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淸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鬬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

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
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
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眞僞固不
可知就令識眞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
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
味哉苕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
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卽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
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
生未嘗曾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盛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冷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淒涼似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无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漁隱叢話卷四十六終

#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 山谷上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爻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怪石一絶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裳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爲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二女奴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墻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

望專房晃无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居仁用此語也
禁臠云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
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
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䵡韆門巷火新改桑柘田
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値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
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
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
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變之也余嘗效此體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運秋與物華俱老成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胷臆破弃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苕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

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
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與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
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
病起荊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絕句之
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
設晝夢愁彊戲爲吴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
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中南
玉寥致平送緑荔支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
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

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
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詩體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
東坡在嶺外游博羅香積寺同正輔遊白水山聞正輔
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此
亦是老杜體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
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類槩
可見矣
石林詩話云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
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

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敎人而終不能成篇
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
作夜窗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
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
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
文不可鑿空彊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
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西淸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

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戸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爲我生凉秋以爲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腸字韻茶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眞是奇語苕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氊寒之句效山谷體也余亦嘗效此體作一聯云釣艇江湖千里夢客氈風雪十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燈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百里大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黃魯直爲宮教五開府酒餘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苕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治容子掩袂泣前魚事見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

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絶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卽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着幽香未擬回

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覔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卽玉蘂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絶句云比瑒更

辭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苕溪漁隱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别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蔡寛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為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為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為絕唱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

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烏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凉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

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胷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眞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非紛紜窓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兩客爭碁爛斧柯一兒壞局

君不呵杏梁歸燕空語多奈此雲窓霧閣何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劇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臥菩提寺時新秋雨過凉甚夢與一道士牽衣昇雲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游蓬萊即襪而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彊邀之俄覺天風吹鬢毛骨爲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獵忽有

犬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昇殿主者衣絳搢仙冠執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頃與余同宿九江舟中親為余言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為

筆俗子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集不復玩思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斂袵何况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柱到風煙上乞與游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又甲子春過揚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王直方詩話云酴醿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國絕句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型猶在酒杯中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

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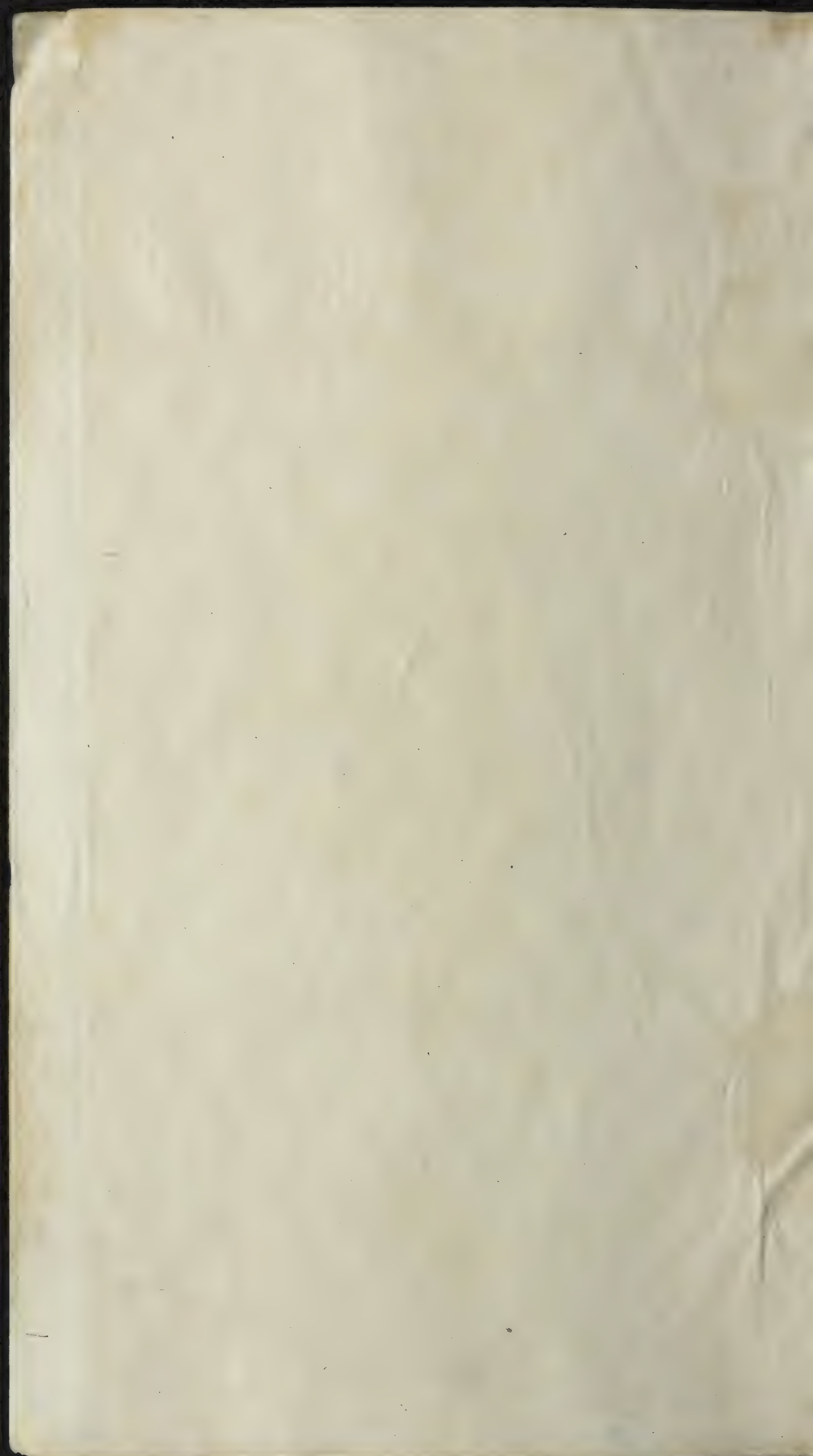
苕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吳雞鬬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眞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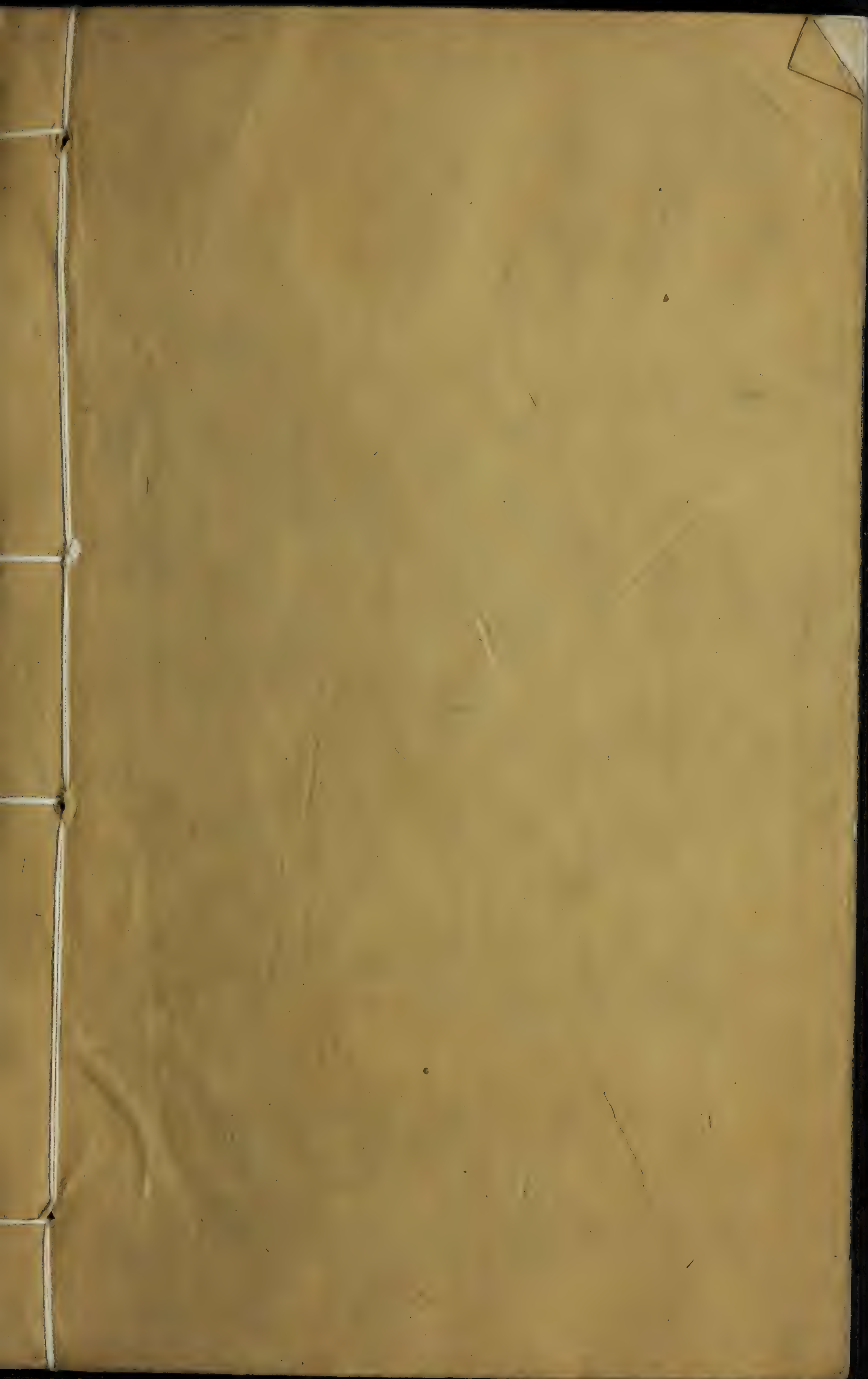
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見惠詩云淒凉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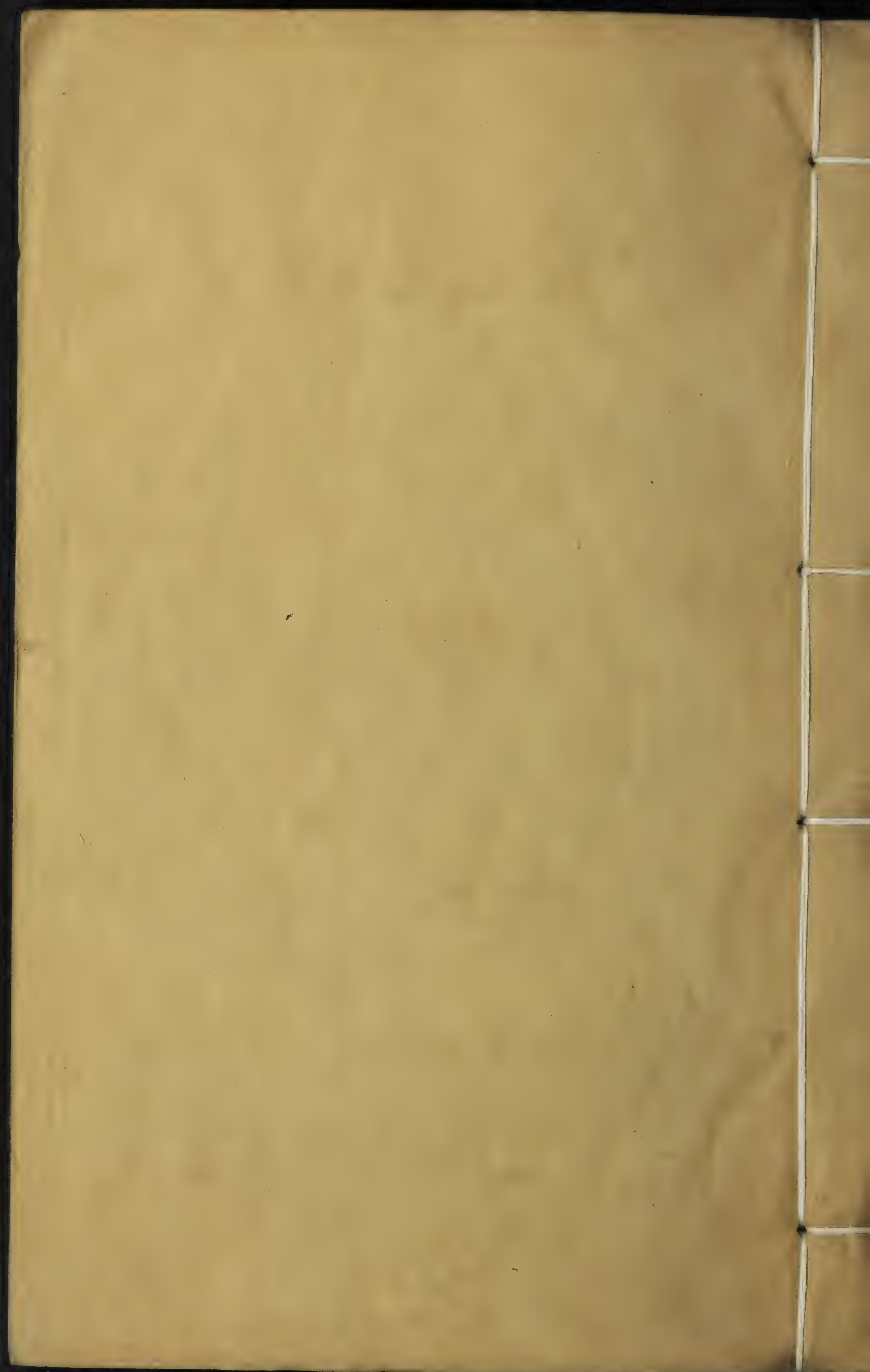
生塵襪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絶詠桃花絶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眞筌蠹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逐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爲蝴蝶夜翩翩靑絲網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姸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玉

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八

山谷中

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畫小景

山谷贈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雁行
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烟雨罩鴛鴦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責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
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黄魯直謫宜
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旣不如昔後當不
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
凉少游情鍾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
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
哉苕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旣不如昔

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窗詩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暇之語邪

苕溪漁隱曰荆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絢絲荆公又有小立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語意全然相類二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暗合豈其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知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

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淸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苕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

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懵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縴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厦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窓春曉翠如葱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牋佳句敵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墮水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絶雨園葱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彊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過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嘲一浴濁者人云

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塡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垜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苕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日

作麽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眞實在魯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鬚若緣坡竹此出髯奴傳炳之大以爲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陁烟雨外葢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

端石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慌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子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

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卽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作也其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苕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饕餮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横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遨令人瘦貧馬百菽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爲鄙句云青玻瓈色瑩長空爛銀盤挂屋山東晚凉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覔露坐發興新浮蛆琖琖拋青春不妨舉醆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靑山白雲江湖之復有不足之歎邪

漁隱叢話卷四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胷中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爲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

此君也

苕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已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寵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

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作出於牽彊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爲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宅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

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佳然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也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慰寂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為詩賀也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濶欲波瀾之濶去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濶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已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

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如此此則知所以爲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葢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

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盖

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藁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寛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或云當作官船居非也庚子山賦云風吹雲夢湊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絶一云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一云體熏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為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苕溪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絶句因紀其事云新詩淵拂自蘇黃想見當年喜色香

草木無情遇眞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温厚靜深
如其爲人者也黄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
羸馬齕殘蒭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
夢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
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
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
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
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

之也

山谷云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極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晝寢凝清香爲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爲公詩爲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水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苕溪漁隱

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山谷嘗賦道院枸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

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苕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葅和菌耳辛膳胹薑芥葅酢菜也亦作葅側魚切胹音而煑熟也

潘子眞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谷曰勁氣嚴凝海淸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

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
黄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常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
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一朝
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爲妙絶山谷亦嘗歎賞此
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棗花纂纂麥秋椹子離離不羨十
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
引睡直須黄嬭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

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漁隱叢話卷四十九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眞字題月團新碾瀹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絶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一絶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

氣竹風宜永日冰壺凉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
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
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蔡
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
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
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
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
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

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荆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荆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

謂葉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嘗有別紙眞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荊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為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

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
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却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
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
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
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
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
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
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
此詞高絶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

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爲黃本錢穆父爲戶書皆居東華門之堆垜場少游春日嘗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

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
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
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别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
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
西州竹陰花圃會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敎風鑒在塵埃
醖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
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
敬葢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

稜轉夕輝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衒耀如此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瘿瓢共舀覺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團練有

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沄沄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尙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淸寒不見痕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闌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呼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壽詩

草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壓九青字韻俱盡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蓂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摶風出北溟諸人愕然相視讀畢俱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

王直方詩話云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莘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鬨然觀爲人喜傲謔然此句實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翦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閤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

乳鴉啼

呂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䢼亭湖廟下登舟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嘗宿乘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俄夢美人以維摩像來求贊少游極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

詩詞妙天下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余過雷州天寧與戒香道人夜話問少游字畫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蹟也

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醑蜻蜓偷眼避紅糚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清在絳

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醆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鴛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兒思禹使余賦崔徽頭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會同會手彈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

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雁同看秋崖月上煙劉們云天連雁前人有古戍天連雁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征路醉乘班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露滿空寒白織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煙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

幽吹窅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鬟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既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彷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

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旣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

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葢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絶句幃幔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獸無煙却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覯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鏃與我爭鏠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游間皆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詩思

大發

漁隱叢話卷五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後山詩話云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杜詩云坐深鄉黨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無己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

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東坡有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
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
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
皆相類也然無己初出此一聯大為當時諸公所稱賞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漢廷用
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
處未宜彈葢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

扶老趍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字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趍嚴詔後作謝啓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媼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爲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意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王直方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悞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作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裴徊衒耀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陳留市中有刀鑷工隨其所得為一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禮以為達者為作傳而要無已作詩有閉門十日雨吟作飢鳶聲之句大為山谷所愛山谷亦擬作有云養性霜刀在閱人清鏡空

後山詩話云晁無咎言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苕溪漁隱曰無已自矜其詞如此今後山集不載其小詞世亦無傳之者何也

石林詩話云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吳下

士大夫云寇名國寶恭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牓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其人已而數爲好事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已學乃知文章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晁無咎

王直方詩話云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遊間多以爲有智數者故晁無咎贈詩有兵甲胷中無敵國之語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歷覽羣賢詩說並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一句不知當時羣賢偶遺之邪

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也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皋新雨輕痕漲沙觜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注無人獨舞任翠幙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歸去青綾被空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召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此摸魚兒也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

溪曲對一川平野數間茅屋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樓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疎籬下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醞酒何如今朝熟此滿江紅詞也

茗溪漁隱曰余觀雞肋集惟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奩秋蟬之麗穀百和更生之寶香穠華紛紛白日暮紅顏寂寂無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惡

誰能量頋君虛懷廣未照聽我一曲闗山長不見班姬與陳后寂聞衰落尚專房

張文潛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先與周翰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讀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喫煙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家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之句也故山谷次韻亦云張侯筆端世三秀麗齋房掃花坐晚吹妙語益難忘苕溪漁隱曰文潛此詩首句云朝衫衝曉塵歸帽障夕陽日

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造語極工後又有一詩云歸帽
見新月撲衫暮塵紅似不及前兩句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筍盡禪味松杉眞法音山谷云
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演實相飯香悟
眞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為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人物魁偉故無己有詩云張侯便
然腹如鼓雷為飢聲酒為雨山谷有詩云六月火雲蒸
肉山皆戲語也
潘子眞詩話云文潛次張遠韻有襄王坐上徽詞客子

建車前步水妃曾過低鬟留盼處爭先凝笑獨來時東
邊日下終无雨關上題詩合有碑腸斷吳王煙水國扁
舟何日逐鴟夷或問無雨有碑何等語也予答以東邊
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劉夢得竹枝歌也别後
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宋華山畿詞也事見
匠智古今樂錄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
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
也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

人以爲幾於湯燖右軍也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文潛和之最工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爲難及

王直方詩話云舟人占雲若砲車起輒急避之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文潛有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石林詩話云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自以爲莫能及苕溪漁隱曰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掛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亦佳句也

王直方詩話云白頭青鬢隔存没落日斷霞無古今此文潛過宋都詩氣格似不減老杜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此王康功詩語意新奇

呂氏童蒙訓云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容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淺山寒帶水旱日白

吹風川塢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姿亦學可及學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嘗因過倉前作輸麥行有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迫輸王北農語也

漁隱叢話卷五十一 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二

徐仲車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苕溪漁隱曰余嘗記仲車二詩有云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鷗不起瀲瀲灧灧天盡頭秖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

可奈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又詠蒲扇詩云妾有一尺絹以爲身上衣自織青溪蒲團團手中持朝攜麥隴去暮汲井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娥眉皆佳作也

謝無逸

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煆煉篇篇有古意尤工於詩予嘗愛其送董元達詩云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鬢眉班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謗書盈篋不復辨

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袞袞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
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又寄隱居士詩云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
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頭
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與之
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議惜之
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
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
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

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爲魯直所稱賞

潘邠老

王直方詩話云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爲着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淸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旣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勸㲉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謂龜父駒父玉父鴻父也時人以爲急口令又寄人

詩有思君帶移孔之句惟和張文潛痛字韻詩頗有佳語其云文章逦來氣骸低聖經頗遭餘子弄公歸蹂荆舒之說懲應痛葢王介甫始封於舒後封於荆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詩多犯老杜或若邠老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厮炒

潘子眞詩話云白鳥沒煙飛微風逆上船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終古乾坤別逝川羅浮南斗外黔府古河邊波浪三江口風雲八字山斷崖東北際盧艇有無間卧柳堆生岸跳魚水擣彎悠然小軒冕幽興滿

鄉關西山連虎穴赤壁隱龍宮形勝三分國波流萬世功沙明拳宿鷺天濶退飛鴻最羨魚竿客歸船雨打蓬落日春江上無人倚杖時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支獵遠頻翻臂漁深數治絲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此邠老江間所賦也邠老唐太僕卿李蔚之後衢之曾孫鯁之子寓居齊安得句法於東坡頃與洪駒父徐師川洎予友善山谷嘗稱邠老天下奇才也其爲詩文他皆稱

是年未五十已歿良可惜也

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坡山

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淸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濶

邢敦夫

王直方詩話云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大驚以爲異人伯時因畫爲圖而邢敦夫作長歌

云長安城頭烏欲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
碧但有明月流淸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着白接
䍠長吟搔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燈火
鬧小兒拍手攔街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南山
皓龍眠居士畫無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
途紙上軒昂無乃似君不學長安游俠誇年少臂鷹挾
彈章臺道君不能提攜長劍取靈武指揮猛士驅貔虎
胡爲脚踏梁宋塵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
白水靑山起煙霧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好掛三花樹

惇夫時年未二十也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戸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拾其殘草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襄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

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啟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眇然孤墳宿草已生煙日暮行人道傍舍應逢年少共談元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雪浪齋日記云崔子方喜作五言詩如白日行空瀾青燈耿夜闌眞佳句也惇夫自少即爲壯語如移牀聽秋雨是也李漢老題敗荷云紫荷虫篆霜葉枯褭蹄亜房裂青膚造語甚新

高子勉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上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

零玉筍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爲山谷所喜

石林詩話云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詩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六言有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佳樹冬不彫橫塘春更綠此徐師川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風騷森出入

此趙鼎臣詩極爲雄偉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此高子勉詩怪麗之甚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霞抹晚空魚尾赤水生春渚鴨頭青

胡少汲

山谷云胡少汲與劉邦直詩夢魂南北昧平生解后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

解后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桐江詩話云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亨伯輩唱和山字韻詩少汲最後和成人皆歎服詩云章句飄飄續小山古風蕭瑟筆追還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功業會看鐘鼎上聲華已在搢紳間他年記憶憐衰老爲報西川引一班苕溪漁隱曰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之句甚爲一時諸公所稱道今少汲乃云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此三字以爲己作

邪

張芸叟

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絶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楊公濟

王直方詩話云楊蟠字公濟嘗爲蕁茶詩云休說江東春日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髯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蓴任我年時人以爲讀其詩不必食蓴羹然後知其味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横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王仲至

西清詩話云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才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王直方詩話云有以長韻詩上王正仲者其間一聯云狗監新傳賦雞林購近詩屬對頗工又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公讀畢曰眞所謂佳作但恨却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其藁果然

崔德符

漫叟詩話云潁昌崔鶠德符博學能詩嘗惠予三詩其一潛心齋詩雙扉掩餘香一榻下涼幔前人嗟不死萬古映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諳微遠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淺止遽軒詩我如萬斛船歲久腰已懶誰能逐相師終日問手板去謀一寸安輒被三尺挽憐公謝鑾鞀鼓臥旗亦偃丈室詩此家英妙姿玉雪照冠冕新詩一何似鸞鵠見蕭散躡屣往從之寧復念重趼

雪浪齋日記云德符詩所謂食鯨老氣橫九州廬山詩云遙知金刹近林表颺幡尾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

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穎昌富文物崔鷗陳恬猶爲下
士

趙循道

高齋詩話云趙企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爲詩亦工恨
不多見嘗記其警句云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
裏來幾夜已生蝴蝶夢三年辜負鷓鴣班青鏡不覽一
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苕溪漁隱曰愁從竹葉杯中去
老向菱花鏡裏來乃用雍熙間楊黎州詩剛腸欺竹葉
衰鬢怯菱花之語也余亦嘗有一聯云愁隨竹葉消春

蓋喜入燈花綴夜缸大觀間循道嘗宰績溪績溪乃余桑梓之邦因此傳錄得趙循道詩多大率體格全學白樂天故句語皆平易如青燈影冷碁三戰紅火爐温酒一盃四山來不斷一水去無窮餘不及此者亦多

任子固

潘子眞詩話云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于儒學作詩寒苦趙清獻喜之其集中有莫管流年一擲梭花前對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終須有到底無時不奈何嘗從清逸老人游西山夜宿翠巖聯句蒼龍夭矯西北來鑿破明

鎖珠成碧岫任何人架空起樓閣地靈不敢藏餘秀潘窓雲重衣巾潤梳木風清肌骨透任客來一夜與僧談氣覺浩然充宇宙潘

漁隱叢話卷五十二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雪浪齋日記云無盡會稽樓詩云天連遠水三吳濶人倚危樓萬象低又湖上青山一抹高煙中草木細如毫語甚奇壯

雪浪齋日記云予先人儀眞府君嘗於無盡席上賦詩云隔浦魚龍驚燭影近人鷗鷺慣歌聲時置席近水無盡得之大驚激賞不已

唐子西

唐子西語錄云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葢絶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閑中所得句也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餒嗔郎罷妻寒怨槀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栽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窓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

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槪如此

韓子蒼

苕溪漁隱曰李伯時畫太一眞人臥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蕭然有物外思韓子蒼有詩題其上云太一眞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爲帆浪爲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千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眞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岧嶤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

青藜夜相訪子蒼此詩語意妙絶眞能詠盡此畫也

陳去非呂居仁

苕溪漁隱曰陳去非詩平淡有工如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呂居仁詩清駃可愛如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窻留月鏤微明去非墨梅絶句云含章簾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兎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後徽廟召對稱賞此句

自此知名仕宦亦寖顯陳无已作王平甫文集後序云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故葛魯卿於去非簡齋集敘遂用此語葢爲是也居仁有絶句云胡虜安知鼎重輕指蹤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此詩有謂而作可以意逆也

汪彥章

桐江詩話云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爲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爲絶唱詩云此老胷中百萬軍暫勞試手大羊羣山頭不復望

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史君千里閩山騆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巽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鐃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屏向來不事鬬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若溪漁隱曰石敏若橘林文汪彥章龍溪集今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衆不可槪舉如烏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作雨聲寒負郭生涯千畝作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

十年燈火客氊寒。白邊人去雁行斷江上秋高風葉寒。
天濶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余干渡詠水晶數珠
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
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邪設
或此諸詩皆彥章作則橘林文中好詩本來無多子儻
去此遂空冀北之羣矣夷堅志云錢塘關景仁子開爲
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
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
開具啟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

子之駿昔曾伸於賢者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蘇養直

東坡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者乃吾家養直所作清江曲也苕溪漁隱曰養直後湖集又有後清江曲云層波渺渺山蒼蒼輕霜隕木蓮葉黃呼兒極浦下笭箵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蓑淅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一笛清風

萬事休白鳥翩翩落煙渚殊不及前篇也

謝邁

雪浪齋日記云謝邁初夏謝云按掌蕉葉展新綠從便榴花舒小紅句雖雕刻而事甚新苕溪漁隱曰江西宗派圖中有謝邁恐須別有佳句若只此一聯固無甚高論也

雪浪齋日記云謝夷季江左知名士也其詩云平生忠義寸心赤萬里風波雙鬢斑其弟幼槃詩云覓句每從山色外發機元是鳥聲中二人以布衣死貫長江云賢

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信哉苕溪漁隱曰夷季幼槃容或謝邁之字乎當俟知者問之

## 楊察

隱居謝話云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於境上者十有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謝曰十二天人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

## 徐忻

西清詩話云徐俯作詩有唐人風氣遊劍池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又和雪詩云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

詹存中

漫叟詩話云詹默存中會稽人博極羣書文詞高古陸農師列爲上客元符中在臨川作法椽游從甚久嘗愛其詩曰茅屋不聞雪紙窓宜讀書又曰山人誤採槍旗信却恠枝頭雪未消又禱雨詩曰下僚竊有隨車喜遙見枝頭少女風又送高彥應詩曰莫似公家三十五時

來不寄一行書皆奇作

周明老

王直方詩話云周知微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雙頭白蓮圖云君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室生蕭洒鵝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淅川入圖畫天空水濶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

雲深蒼梧遠冰姿泣露不成糚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没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上已日與食有句云疾風暴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爲可賞而其狂未見其比也

的對

歸田錄云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迂叟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

無對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直方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漫叟詩話云晁次膺嘗卽席贈歌舞妓云尋常自是司空慣只尺寧憂丞相嗔雅不減張杜骰子男[illegible]之句

後山詩話云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苕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

月庭中指月爲對云圓少鈌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
戲云員多鈌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亦一時之
實事彼時尚爾而況今乎

水晶宮

苕溪漁隱曰吳興謂之水晶宮不載之於圖經但吳興
集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
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因此詩也

漁隱叢話卷五十三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東坡云余官鳳翔見村邸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眞箇是

唐子西語錄云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不知何人詩也

東坡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闗右寺壁上

愛之不知其何人作也蔡寬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

苕溪漁隱曰余嘗於驛舍壁間見有人題云悠悠前途

莫問榮枯得之本有失之本無此達者之言也又南史

顗愷之云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

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余嘗愛其言極有理故附益於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漫叟詩話云吳民載嘗和子詩有一聯云條風着野方

蠶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麥秋晨氣潤槐

夏午陰淸此二聯未易優劣

雪浪齋日記云予家翰林公詩云萬壑松聲山雨過一川花氣水風生極爲作者歎伏子祖湘潭公皖城詩云江涵秋潦鱸魚美岸入春風荻笋斑荆公和此詩今集中云送某如皖城者是也

詩眼云友人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胡蘆酒一篇詩胡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春盡時余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正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

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邪沈存中言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髠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敘事猶爾所謂一胡蘆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傑之士高情遠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夫李白意先立故七

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讀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萎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惟第三句若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矣於是横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吟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猶下看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遽成詩乎聞者皆服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爲王宫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曰吾鄉有一諺云富因校些子貧爲不爭多此極有理

高齋詩話云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有驛舍壁間題詩云逢橋須下馬遇夜莫行船此語可爲道途之戒

苕溪漁隱曰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豈有不省事乎又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豈復爲酒困乎

漫叟詩話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
國寺詩律尤古嘗記其有西捷口號云聖明陛下如先
帝闢國謀臣似召公不遣毛嬙嬪漠北只將魏尙守雲
中百年境土迻巡復萬里窠巢指顧空今日版圖非昔
日玉關西有嶺名葱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頭壯士
雪髭鬚欲滅西羗更脅胡先遣檻車傳妹勒却分禪將
定天都莫年投筆眞男子得意歸田亦丈夫飽食自慚
還自責一毫曾有報君無

苕溪漁隱曰剽竊他人詩句以爲已出終當敗露不可

不戒如近時吳可晚春詩云小醉初醒過别村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亦灑落可喜余偶於一達官處見譚知柔所獻詩文一編試取閱之即吳可之詩在焉但易其題曰晚醉口占仍改詩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然知柔詩文編中小詩極有可喜者今舉其尤者二絶麥隴風來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淸樾對啼黃栗留漫郎無處覓歸田江北江南水拍天斗擻十年塵土夢秋

風吹上釣魚船又詩文編中有印纍纍古風一篇與余舊所傳臣居仁詩亦有印纍纍古風一篇略不異一字未知竟誰作也

後山詩話云曹南院爲秦帥㗈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㗈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公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石林詩話云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

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陵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伴麗人嘗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

邁叟詩話云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侯鯖錄云張公庠自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

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兩句云是李元膺
遊春詩未知孰是鄭毅夫代探花郎一絶與前詩格調
殊相類今錄于此詩云嫩綠輕紅相向開一番走馬探
春回青衫不管露痕濕直入亂花深處來
桐江詩話云潁昌曹緯彥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
釋褐郎物故彥章多依棲中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
射弓左右薦至對御作射弓詞點絳唇一闋云風勁秋
高頓知斗力生弓面弝分筠簳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

飛上黃金碗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今人但知彥章善謔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彥章後字元龍兄弟幼孤母王氏教養成就王氏亦能詩嘗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過湘中郵亭壁間有左鄯絕句云疊疊山腰繫冷雲疎疎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又於苕溪道觀中壁間有鄭子覃絕句云紛紛紅雨入蒼苔密蔭新成鶯友來擬逐幽人夢

蓬島一聲裂竹故驚回皆佳作也壬午歲過三衢於驛舍壁間見題一聯云不知何處雨便覺此間涼自在無峭急之態不知何人詩也

侯鯖錄云長安北禪寺筍石鄭天休題十字云春至不擇地路傍花自開苕溪漁隱曰余有句云飛花紅千點芳草綠萬里

雪浪齋日記云李成季詩淸麗然時有不工處日邊雁帶臘寒去雪底梅將春信來非不佳而末句云心緒都成一寸灰殆未工也

王直方詩話云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兩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絶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雪浪齋日記云晁以道詩云淸霜下牛斗凜然北固秋全似選詩又有謝公樽俎煙霞外庾信文章涕淚前極

爲佳句

西清詩話云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詠白鷹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昊爲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云家公在玉堂春日貼子云三十六宮人第

一玉樓春困夢熊羆龍燭影中猶是朧鳳簫聲裏已吹春世傳蔣穎叔作非也

苕溪漁隱曰余宣和間居泗上於王周士處見張仲宗詩一卷因借錄之後三十年於錢唐與仲宗同館穀初方識之余因戲謂仲宗曰三十年前已識公於詩卷中仲宗請余舉其詩渠皆不能記殆如隔世反從余求之向伯恭仲宗之舅也仲宗有香林九詠其間雍熙堂詩云鼎彝勲業推元老文采風流及後昆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麥秋亭詩云東坡喜雨事如此吾

鼻名亭思不羣不問兩岐何許秀且看十頃卷黃雲皆可喜也

侯鯖錄云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遹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漁隱叢話卷五十四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高齋詩話云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濶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

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
爲宰屬遂遷戸部侍郎

苕溪漁隱曰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
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
瀟洒爲余作苕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時有鄙句皆題之
左方既久益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
長柳波上來來去去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
中天秋雲漠漠煙蒼蒼蘆花初白蓮葉黃釣船盡日來
往處南村北村秔稻香卷起綸竿㩮櫂歸短蓬斜掩宿

漁磯日高春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又滿江紅一闋云泛宅浮家何處好苕溪清境占雲山萬疊煙波千頃茶竈筆牀渾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稱爭不教二紀賦歸來甘幽屏紅塵事誰能省青霞志方高引任家風舴艋生涯答箵三尺鱸魚眞好膾一瓢春酒宜閑飲問此時懷抱向誰論惟貧頻

王直方詩話云王崇極之與先君同在熙河作詩送先君入京云渭城楊柳已青青強駐行人聽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從樽酒滿杯傾相逢洮塞休兵後此去秦

川照眼明若立螭頭借前箸且敘充國事春耕先君誦於吳冲卿丞相緣此知名

隱居詩話云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會經國難穿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佳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為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才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苕溪漁隱曰余舊覽倦游雜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駢立故沈水部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覩峯巒奇怪方知倦游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篸又云海上尖峯似劍芒春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眞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

此百嶂千峰何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陌泥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爕成三日雨

義倫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藝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東軒筆錄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候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

西淸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噂短於其後人號惡喙

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東軒筆錄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澁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

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煙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東坡云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

爲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
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云今日出東郊東
郊無好色靑靑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
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
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尙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
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
哉雖其平生詼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不亂
也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

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遯齋閑覽云李廷彦獻百韻詩于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又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歎問何以自娱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東軒筆錄云劉攽性滑稽喜謔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趍朝聞叫班聲汾謂攽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王平甫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攽見而笑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馬默爲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

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坐稷下衡益口南荆贅壻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睿武公蓋記前

事以自解云

王直方詩話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時作舊云雲裏荆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古槐此詩法也

桐江詩話云元祐間東平王景亮與諸仕族無成子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間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當時人號曰豬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目之曰說法

馬留又湊爲七字曰說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彌歲不能
對一日邵篪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
目之曰湊氣獅子仍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湊氣獅子
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宅事舉社遂爲虀粉
冷齋夜話云吾叔淵材曰平生死無所恨所恨者五事
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
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二
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
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

吾論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爲密翁翁嘗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黃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第十六與東坡有姻連嘗作賀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自以為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作詩怎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蓋是醉中所作異日又持一大軸呈坡坡讀之云爾復醉邪

東軒筆錄云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

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遯齋閑覽云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時寥凝有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漫叟詩話云錢昭度詩二八飛泉繞齒鳴蓋用鮑照井謎也井謎二形二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五八是四十數昭遂使作二八識者笑其不能用事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誶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苕溪漁隱曰郭忠恕嘗玩聶崇義戲嘲之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爲虐可以爲戒

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六

## 文殊

傳燈錄云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凉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 遠法師

山谷云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

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静過虎溪冐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古靈

傳燈錄云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

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牛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文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圓澤

甘澤謠云唐李憕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

林寺與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峩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

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又
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
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
錢塘訪圓澤葛洪陂畔帶秋深卽此事也

靈徹

雪浪齋日記云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
入暮年窓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
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
集古錄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

傳以為俚諺慶歷中許元為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
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徹詩也

船子和尚

冷齋夜話云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
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
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
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
歸

參寥

冷齋夜話云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州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餞客罷與之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霑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

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眞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

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繰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

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别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

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洪覺範

冷齋夜話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覓長短句問欲敘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為眞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歎息為遮欄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畫戟叢中清香凝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歸舟雲濤喧醉

枕

雪浪齋日記云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巖攧鵒風掛龍對攧鵒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韓子蒼云往年余守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

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爲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爲恨

冷齋夜話云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苕溪漁隱曰忘情絕

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邪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爲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絶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别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

材一洗障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云余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宜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雁蕩天台看

不足盡擻兒女寄蓬窓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
九江名節適眞如醉白生涯領略似湘龐向來萬事都
休理且聽樓鍾咽夜撞與公靈鷲會聽法游戲人間知
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鬬消已覺花
無蔕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
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豬肉雖美無多食後三
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
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
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

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云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

直曰觀君詩說煙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戶種類邪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頂螺忘歲年脫却衲衣着簑笠來伴涪翁刺釣船余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歎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

通靈醫得花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譙門畫角催殘照

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眞香為誰風鬢宛新粧

半樹入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

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

露着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

此論

冷齋夜話云余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昇閣得禪

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

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漢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

中至第十三尊畧髣髴卽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厚之云仙驥籋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帀天飛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

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着韈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没滋味巳且爲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七

雪竇

苕溪漁隱曰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以妄爲眞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贊元

僧寶傳云王荆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昆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

公般若有鄭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陁此爲近道且當以敎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敎元爲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北

窓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人以爲實錄

了元

僧寶傳云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拊掌稱善

秀老

冷齋夜話云法雲秀老關西人面目嚴冷能以禮折人

李伯時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致而伯時畫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士大夫而以畫馬之名行已可恥矧又畫馬人誇以爲得妙入馬腹中亦足可懼伯時大驚不自知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勸畫觀音像以贖其罪黃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公艷語蕩天下淫心不止於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魯直領應之故一時公卿伏師之善巧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魯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時

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觀魯直此語似有憾於法秀不若伯時之能伏善也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藏韓幹畫馬多分其駿爲三莫曉何意惟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云鳳書裁五色馬鬣翦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則應是時國馬皆如此也李伯時喜學韓幹畫每不知三駿之意常難於下筆有得樂天詩者先爲誦之而不言所出伯時力請之乃使爲盡工作數馬始以集示之云

惠詮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惠詮徉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爲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清順

冷齋夜話云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千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

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
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
鳥忽飛來啼破幽絶處荆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
坡晚年亦與之游甚多酬唱

僧詩無蔬筍氣

西清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
時僧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
象葢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
尙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

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冷齋夜話云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

香滿石樓又曰堯仁况是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

石林詩話云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已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處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

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戲詞

冷齋夜話云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慍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却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着花遲

不向春風一笑待何時

蒸豚詩

東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邪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氊

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湯泉詩

冷齋夜話云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而心不然之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爲和之遵曰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渾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溫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

凰山下敲蓬戸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超利走如煙勸君抖擻修禪定老覺如蠶已再眠元詩雖少醞藉亦一時快之

夏雲詩

泠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筯啖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雲子

厚曰夏雲多奇峯眞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緇黃雜記

蔡寛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李義山呈令狐相公詩曰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顯言之葢當時自不以爲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冷齋夜話云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山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艶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悟王師旋渡江

侯鯖錄云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曰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洪駒父詩話云王荆公書一絕句於壁間云竹裏編茅

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爲掃門葢詩僧顯忠詩也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喜吳僧聞復詩枇杷花發天欲雪黃雀不飛枝上寒以謂冬間難得花余舉示子和子和曰黃雀不飛枝上寒佳句也

西清詩話云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癩可善權老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爲瘦權可得之雄爽權得之清淡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皆佳句也

古今詩話云南方浮圖能詩者多士大夫鮮有汲引多汨没不顯福州僧有詩百餘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不減古人也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體李義山詩虹收青嶂雨鳥没夕陽天所謂屋下架屋者非不經人道語不足貴也

東坡云余謫黃州休馬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譍瞋今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滏水僧寶奢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

死人有見之者
泠齋夜話云鄧峯永庵主南禪師法子也初未嘗問法南公所至處輒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恨不及識有嗣慶者事永甚久即以慶主黃龍魯直爲作疏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及見之與語多解體又嗣法南公魯直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年射得南山虎今日看來是石頭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載宋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刋石於長安甚

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辭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於世可見也

雪浪齋日記云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蟾蜍竹老搖疎白菡萏池乾滴碎紅當時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撐月危峰欲墮江亦佳句也

侯鯖錄云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曰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

不搽紅粉也風流

冷齋夜話云雪峰悅禪師明眼尊宿叢林敬畏與興化銑和尚友善銑城居三十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常誡之曰公何不袖手林下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銑者多不果脫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於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一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臂尚餘九百九十九

正法眼藏雲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

頌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東坡云芝上人爲余言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闕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唐時人也

漫叟詩話云饒節字德操棄儒出家後有詩寄呂居仁

云向來相約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奈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擬借夜窗三四刻共君趺坐說幡風楞嚴經云譬如人以頻伽瓶貯遠空以餉他國

東坡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格亦不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亦可愛也

漁隱叢話卷五十七終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八

## 回仙

東坡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靑紙小朱書淒凉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

中書君豈不中書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蘂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粱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游盜浦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俓語竄入睟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

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苕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山壁上草書一詞人亦爲呂仙作其果然邪詞曰韲粱歌水虹影淸光曉橋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横空幾番到拔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琳宇洞天無鏁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西淸詩話云鍾弱翁帥平源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

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兩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簀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簀乃二口豈洞賓邪

東軒筆錄云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

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神仙雜記

今是堂手錄云太學體遠齋饒州人嘗同遊一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同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詩不休

東坡云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

時人僕射畚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室老人也運人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迪家出所藏晉水部賀公手書乃知此詩賀作

西清詩話云張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裾琅珮者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絶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絶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西清詩話云近有人游羅浮留宿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

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盡取欠墨錢劵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西清詩話云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

白髮社翁遇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旣久告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卽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卽與一金喫椀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相召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

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鞓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困寢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榻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榻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班我欲

從公蓬島去爛銀坑裏看青山子姻家許中復之內乃
趙槩參政之孫云我十許時見劉跛子來覓酒飲笑語
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
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隱居詩話云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
方平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
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
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
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

嘲之曰五百年來别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孽鱗方擬窮歡喜不奈閑人背痒何

東坡云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羅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邪

夷堅志云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淸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

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眞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鬼詩

東坡云寇元弼言去年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

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侯鯖錄云李眞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
毬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
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
殿鎖淸秋曾見嬋娟颺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
月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挼盡繡鴛鴦如今重
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古今詩話中載此詩只有
二首不及此詩備故盡錄之
洪駒父詩話云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

一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努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東坡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翁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惆悵金泥𧄸蝶羣春來猶見

件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天啟會於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淸吾每愛此兩句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

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
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
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邪
王直方詩話云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
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
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
爲然又一篇云玉戸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
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盻
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爲邯鄲宮中金

石綠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
中爲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
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樹萱錄云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
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
如年頃刻不見
秦少游云實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
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
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

#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九

## 長短句

後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卽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漫叟詩話云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真珠上玉鉤或改爲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

如春夢非所謂遇知音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
余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
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
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
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
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

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詩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東坡云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見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西淸詩話云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

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好

後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

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後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此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若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

蓬萊島當云綵締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後山詩話云武才人出慶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夷堅志云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爲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搢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已二鼓矣草二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

雪浪齋月記云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

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體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

苕溪漁隱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

馬隘别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葢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陋鳴蛩凄楚來窓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

橫琴膝攜筇手曠望眼閑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
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爲
君吟爲君壽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襏襫子觸熱向人家襏
襫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
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
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
陸續映蕭洒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
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淥待玉漏穿花

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苕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挂石壁露頂洒松風其清涼可想也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唇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和仲卽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靑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淸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靑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倂錄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隱

偹眉横綠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湧霧飛過廣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横翩然歸去萬里騎黄鶴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點絳唇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卷蓬瀛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煙水斷歸程捲霓旌爲誰迎

空有千行流淚寄幽貞舞罷魚龍雲海晚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君到松江呼小渡莫驚鷗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溼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呌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呌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呌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

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
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
之卽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洒江梅向竹梢稀處
横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
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
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
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
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
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戸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

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夷堅志云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塲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

黃楊柳帶棲鴉柔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右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

果則與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嚋昔尋芳祕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然祕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覰者止見其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朶香紅扐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頭些子眞眞消息寄醉落魄

苕溪漁隱曰孫巘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

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眞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麄豪亦氣概可喜今謾筆之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倂曹劉割據白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會孫周發海嶽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漁隱叢話卷五十九終

# 漁隱叢話卷六十

## 憶妓詩

古今詩話云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路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常李逢古留守求一見旣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罷坐信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牎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

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卽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旣不誌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爲之假手乎

洞仙歌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戸无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

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氷肌玉骨淸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横雲鬢亂起來瓊戶啟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東坡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

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氷肌玉骨自淸凉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花蘂夫人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靑城人以才色入蜀事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

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葢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

虞美人草行

泠齋夜話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者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

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爲誰舞茗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寄借得渠家集集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聞暗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回文詩

漫叟詩話云回紋兩讀必偏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窓小泣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其二曰同誰更倚閑牕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其四曰前堂晝燭殘凝淚半夜清香舊惹衾煙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霽橫參其五曰娥翠斂時聞燕語泪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琵琶

侯鯖錄云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苕溪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爲吳處厚箋注得罪調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屛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囀春鶯

西淸詩話云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絶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内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絶春

鶯休囀沁園花

媚兒

遯齋閑覽云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魯生

侯鯖錄云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

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麗人雜紀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爲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特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

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朝奉郎中丘舜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苕溪漁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寄齋錄云朱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王直方詩話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窻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

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别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泪柳葉眉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召東坡具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

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青瑣集云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攜歸呈其父其父葢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帚泛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今是堂手錄云杜太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西人呼

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賤袠皆此妾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鵶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鵶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冷齋夜話云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會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後山詩話云韓魏公爲陜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

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
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
君王乞愛卿
澠水燕談錄云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
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卽判曰五日京
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
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
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
此

後山詩話云杭妓胡楚靚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碧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

後山詩話云佳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夷堅志云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福州古

田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葢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个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漁隱叢話卷六十終

